

PL
3090
JFEN 69

蕉風

F# = 574

n174-176

1967

(DB)
四月號

(總號第一七四期)



游 祿 輝
YEW LOKE HOOI
87, Taman Jaya,
14000 Bkt. Majam,
Seberang Perai,
MALAYSIA



目錄

讀者、作者、編者	(二)
四月的歌	憂草 (三)
煤炭山噩夢	黃崖 (四)
讀書和寫作	朱哲 (二六)
異鄉風雨	冰谷 (二七)
馬華新詩選	魯鏗編 (二九)
水滸人物散論	岳騫 (三三)
歐遊印象記	瑪戈 (三七)
亞林漢的詩	錢歌川 (四四)
龍引十四年	黃潤岳 (四七)
鶴立於寒意之上	淡瑩 (五一)
認識卡謬和「黑死病」	王潤華 (五十)
黑死病	卡謬 (五七)
世人皆欲殺的羅隆基	溫梓川 (六七)

美金二角
美金一元
美金一元

港幣一元

馬幣五角
馬幣三元
馬幣五元七角

零售 (每冊) :
半年 (六冊) :
全年 (二十冊) :

定價：



蕉風月刊

第一七四期

一九六七年四月號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一九六九

The Chao Foon Pres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Chao Foon Monthly

April, 1967.

KDN 2128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獠牙王

心底秘密

論平兜

屁股不可亂踢

往風日記

梅井(七三)

夢平(八十)

依藤(八七)

英培安(九十)

黃崖(九九)

費郵寄平之戶訂期長
。內之費訂在括包
郵按，寄郵空航須如
。費收資郵際實局



讀者

作者

編者

這一期，我們大量推出本地作者的創作和翻譯，可以說是展示馬華文壇的力量；今後，我們將繼續往這個目標努力。

黃崖先生的「煤炭山噩夢」是「煤炭山風雲」的最後一章，該書除了「尾聲」，已全在本刊發表。讀者們對該書反應良好，紛紛來信請求出版單行本，現作者已決定作全盤修改，交出版社出版。

梅井先生負責的「馬來文學譯介」專欄，本期刊出的是馬來民間故事「獠牙王」；最近邵氏影片公司攝製的我國首相東姑著作的「吸血魔王」，便是根據「獠牙王」改編的。相信本文的發表，能為讀者所重視。

王潤華先生是一位辛勤的西洋文學研究者，他將按期為本刊撰寫一篇「世界現代文學評介」，並選擇一部「世界現代名著精華」，使我們能花很少的時間就可以瞭解現代世界文壇概況，並欣賞一部當代名著。

「龍引十四年」是黃潤岳先生繼「黃金時代」、「煎熬」之後的力作，寫的是他在龍引辦學的經歷。

「馬華新詩選」是魯銓先生三年來埋頭努力的一項工作。本書將來將分兩種版本出版，一為華文版，一為國文版。緊接着這個專欄，我們打算推出「馬華小說選」、「馬華散文選」和「馬華文學史」等專欄，希望讀者和作者們能在這些方面多多提供意見。

由於稿件過擠，「我的生活」和「最難忘的……」兩項徵文本期無法刊出，謹向讀者和作者們致歉。

柯戈先生的「過去的烙印」一文在本刊發表後，各方反應甚多，英培安先生的「屁股不可亂踢」就是針對該文而寫的，我們不加修改的予以發表，以示本刊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場。當然，我們還歡迎其他的作者對有關問題提出討論。真理愈辯愈明，本刊決不抑制任何一方的看法，凡能說出一個道理來的，我們都願發表。

下一期除了各原有的專欄照樣與大家見面外，我們將刊出錢歌川的散文，憂草的散文詩，溫任平、林過的詩，以及姚拓的小說。



是誰聽到四月的脚步聲？是我，一個穿皮夾克的青年；是我的眼睛聽到，是我跳躍的心聽到。

還嘆息麼？請不要，這是綠色的月份，這些日子又會重新寫在浪上了。當我放眼展望，橡樹又已重綠，許多工人又重回到工作的崗位，忘記了過去的一段愁悶日子。四月呵，母親的月份。

到了四月，四月流到我的血管內，我從繁華喧鬧的紅燈區重又看到自己修長的身影。我去海邊看浪，我去綠色的田野沉思，我發覺昨天已經過去了。昨天就是這樣的日子，鞭炮聲使人不能入睡，昨天瀰漫着酒醉的囈語，昨天是狂歡的節日，可是每個人都浪費了。

於是可愛的四月悄悄在嘈雜亂聲中到來，帶來一片新綠，還有新的一段日子。醉酒的醒了，鞭炮聲停止了，年青人重又尋回曾經一度被掩蓋的青春，那是像詩一樣的東西，他們去戀愛了，在樹下，在海邊。

而且，四月的夜晚也是美麗的，天空上萬星閃爍，好像是那一位好詩人的生花妙筆寫的。星星說是甚麼言語呢？我從我愛人的眼框裏看出它的意義。詩人這樣說，我相信了，於是在四月的藍空下，我以渴望與感激的激動，輕擁這富有希望的月份。四月呵，感謝你帶來給我滿眼鮮綠，還改變整個地方，改變成一首詩。

四月的歌

■ ■ 草 憂

煤炭山噩夢

黃崖：



金字塔總有坍塌的一天。

我記得很清楚，那是王阿明和黃秋霖被槍斃的第一個星期，當我要去醫院的時刻，池部良大尉打了電話來，要我去崇華小學談談。

「難道醫院裡又發現抗日份子嗎？」我想：「這一次，我真是甚麼也不知道，他要詢問就由他詢問好了，反正我不必杜撰假話去瞞騙他。」

爲了小心起見，我打了一個電話去醫院找安娜，問她醫院裡有沒有出什麼事情，她回答：「這裡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很平靜。」

放下聽筒，我的心情更加沉重。

「既然不是醫院裡的事情，池部良找我又爲什麼？」我疑惑地想。

池部良和佐籐一樣，在我的心目中都是惡魔，一想到他們，那些可怖的景象馬上躍現眼前，而我整個人便被恐怖懾服了。

我移動着沉重的脚步向崇華小學走去。我的目的地在我看來，簡直是地獄，而現在，我却要自己向這個可怕的目的地走去。我的內心十分痛苦，也十分複雜。

有幾次，我打算回轉身逃走，但我想起目前所擁有的，想起我是站在金字塔的頂端，勇氣便來了，信心也來了。

池部良大尉依然在那間空空如也的大教室接見我。

。他對我擺出臉孔，顯得極不友善。對付他們這一種人，我已有了經驗，我極力鎮定自己，準備應付他的挑戰。

「劉醫生，你知道陳如善被皇軍抓了起來嗎？」池部良大尉板着臉孔問。

「哦！」我裝作一點也不感到意外的樣子。「和崎大佐告訴過我，如果陳如善不出任維治會會長的話，皇軍會對付他的。」

「你想我們皇軍抓他是爲了這個原因嗎？」

「當然是這個原因！」

池部良大尉露出奸滑的微笑，兩隻眼睛眯成細線般地從眼鏡片後注視着我，使我感到一種莫名的壓力和恐怖。他一直沉默着，室內的氣氛越來越緊張，我心頭的壓力也愈來愈大。

「哈哈，……」池部良突然爆出一陣冷笑。這笑聲使室內的緊張空氣劇烈地震盪，使我的自信心在一瞬間毀滅了。

「不用怕他！不用怕他！」我心裡喃喃看：「他不過是我金字塔底下的一塊小石頭。」我在努力重建自信心。

「你和陳如善的關係一向很好，你對他一定很瞭解。」池部良大尉說。

「我和他的關係很普通，這個，我會經跟和崎大佐提過。」我說

「哈哈，……」池部良大尉又莫測高深地冷笑着。過了一會兒，他停了笑聲，嚴肅地說：「陳如善

的女兒也被皇軍抓了起來！」

我有些吃驚，但我力求鎮定地「哦」了一聲。

「你知道皇軍爲什麼要抓她？」池部良大尉問。

「還不是爲了要使陳如善屈服。」我回答。

池部良又笑咪咪地注視着我，突然，「拍」地一聲，他用力地拍了一下檯面。「哼！你胡說！」

我整個人震了一下。怔怔地，我慌了。

「告訴你：陳如善和他的女兒都是大大不好的游擊隊！」池部良又拍了一下檯子。

我手足不知所措了，原來他找我來，是爲了懷疑

我是游擊隊隊員，是陳如善同黨的，難道我有什麼證據落在日軍的手裡嗎？這一下子，我可糟糕了。但不管如何，我必須保護自己。我用細微的聲音說：「大尉，我怎麼也不會想到他們是抗日份子。皇軍抓他們，有證據嗎？」

「哈哈，當然有證據。」池部良大尉伸手摸一摸下巴。

「既然有證據，皇軍抓他們是理所當然的。」我說：「我可以走了嗎？」

「不，不。」池部良大尉兇獍地叫着。「我有話跟你談。」

「大尉，有話你儘管說吧，我一向是忠於皇軍的。」我說。

池部良的臉上掠過一種難堪的表情，但瞬即消失。而在此刻，我發覺我仍是站在金字塔的頂端，我是安全的。池部良如果真的抓到了甚麼有關我的證據，

他早就會派人來拘捕我，決不會打電話叫我自己來的。現在，我只要好好的應付他，諒他不至於拿我怎麼樣。

「劉醫生，」池部良的聲音變得溫和了。「你常到陳如善家裡走動，總該看到一些可疑的人物。」

「大尉，我很少在他們家裡看到外人。」我完全鎮定了。「我想，有關陳如善他們的事，你們最好是審問他們吧！」

「劉醫生，陳如善已經死了，他的女兒又昏迷不醒，」池部良說：「我們皇軍需要你的協助。」他的語氣很和善，好像他想改變態度，拿感情籠絡我。

我已明白了我的安全地位，當然不會上他的鉤。我堅定地說：「大尉，我要是對陳如善有甚麼懷疑的話，早就會向皇軍報告的了，那兒還會遲延到今天呢？」

「難道你沒有聽到其他的人提到他們的事？」池部良問。

我指一指臂上的太陽徽。「大尉，你說誰會和我談起抗日份子的事情？」

池部良大尉聳一聳肩，似乎要放我走。就在此刻，一個日本兵匆匆地奔進來，他向池部良行了一個軍禮，吱哩咕噥地用日本話說了一大堆。

池部良站起來，喊我跟他一塊兒走，似乎是發生了甚麼嚴重的事情。我想問他，但覺得還是少說話爲妙。

我們沿着長廊向前走，長廊每隔五六步就站着一

個衛兵。

我們到了一個房間的門口，房門緊閉着，兩旁各站着一個衛兵。池部良對我說：「劉醫生，陳如善的女兒快要斷氣了，我希望你能救活她，我們非常需要她的口供。」他說完，門口的衛兵推開了房門。池部良帶着我走了進去。

房內一片黑暗，我甚麼也分辨不出來，只聽見一些微弱的呻吟聲，此起彼落。

池部良大尉發出一聲命令，一盞水銀燈亮了，一道強光射向着房間的中央，在光的圓圈內躺着陳美珍，她身上的衣服破成碎片，碎片之間露出的肉體，上面滿是發紫的血塊。

我慢慢地走上前，俯下身看看她的臉孔，我大吃一驚，這那兒會是陳美珍呢？她那美麗的臉孔扭曲得不成人形。我感到茫然，內心有幾股巨流在洶湧。

「你看她是不是還有救？」池部良提醒我。

我伸手去按她的脈，她的脈跳得很微，微得像水泡。「可以送她去醫院嗎？」我問。

「不行，我們這兒有藥品。」池部良說。接着，他用日本話對隨從說了一些甚麼，似乎是責罵，也似乎是命令。

我依然感到茫然。我的心靈浮盪了起來。我感覺到沉重的脚步踏過我的心頭。

啊，啊，那是死神的脚步。

我回到住所，關上門，又關上窗。

我倒在沙發上，似一攤謝了的花瓣。

想起了美珍那被摧殘的身子，想起了她臨死時的情景，我的每一條神經都在痙攣。

記得一位哲人說：「當你擁有一件東西的時候，你不覺得有什麼價值；但當你失去它的時候，才會覺得它的珍貴。」

這是至理名言！

在以往，我沒有想到我是愛美珍的。但在此刻，我發覺我過去是愛美珍的，現在也是愛她的。

像我這樣的人居然也會愛人，這的確是不可思議的。但，愛就如詩人所說的那樣，它是一顆看不見的種籽，落在土上要結果，落在石上也要結果。

當你看到心愛的東西被毀滅，你會憤怒；當你看到心愛的東西被慢慢的殘酷地毀滅，你會憤怒加上憤怒。

這時，我在憤怒加上憤怒之後，又再加上憤怒。逐漸增加的憤怒，已使我的心身無法包容了。

「我要報復，我要為美珍復仇！」我喃喃着。我不願再做金字塔的夢了，現實已經粉碎了我的美夢，而我要親手把自己的金字塔搗毀。

我把手臂的臂章扯下來，我不要再掛這惡魔的徽號，我要去當游擊隊隊員，我要和日本鬼子拚個死活。

「到那兒去當游擊隊隊員呢？」我想：「王阿明死了，黃秋霖死了，陳如善和美珍也死了，我找什麼人連絡呢？」

我想起來了：「安東尼神父一定會替我找到游擊隊長。」

我站起身，千斤萬斤的力量在支持着我。如果池部長站在面前，我會一拳把他打扁的。

我到聖米高教堂，安東尼神父正在午餐，他見到我，很感意外。

「我要找游擊隊長。」我開門見山地說。

「啊，不容易找到他呀！」安東尼神父顯然想岔開話題。

「神父，難道你不信任我嗎？」我很激動。「我替游擊隊做過多少事情，這還不足証明我對你們的態度？」

「王阿明和黃秋霖犧牲了，陳如善和美珍也被捕了。唉！你想在這個時候找游擊隊長？」

「神父，我是無辜的，我沒有害王阿明他們，更不會害陳如善他們。老實說，陳美珍的死，已使我積極起來了。」

「美珍死了？」安東尼神父大吃一驚。左手的餐刀滑落餐盤上，發出「鏗」的一聲。

我把早上的經歷告訴他。他一邊聽，一邊搖頭。「唉，天主呀！救救我們吧！」他不斷的在胸前劃十字。

「神父，我要跟日本鬼子拚了！」我發誓般地說。

「不用急，不用急。」安東尼神父抓起了餐刀，用力切着豬扒。「我們會給你一個很好的機會去對付日本人。——你不需要去打游擊。」

「爲了抗日，我就是犧牲也在所不惜。」我堅決地說。

安東尼神父注視着我，過了一會兒，說：「劉醫生，新建的日軍憲兵司令部很快的便要蓋好了，將來一切武器和彈藥都要搬進那座新建築物去，到那個時候，我們如果要想破壞就很難了。不過，在目前，破壞雖然比較容易，但也不簡單，因爲日軍對軍火庫的戒備十分嚴緊，誰也不容易在晚間走近它。——我想，劉醫生，或者這是你可以擔任的一個任務。」

「日軍的軍火庫在礦場的總辦事處，那兒離醫院很近，我又有日軍分發的特別通行証。」我高興地說：「神父，我一定會完成你所說的任務。」

「對的，」安東尼神父點點頭：「你是一個最合適的人選。」

「什麼時候要我去破壞軍火庫？」

「這件事得先和游擊隊長商量商量。——喂，你的臂章到那兒去了？」

「我把它扯掉了。」

「劉醫生，你現在一切要和平常一樣，千萬別引起日本人的懷疑。否則，不但你有危險，而且也影响到這兒的抗日組織。沒有必要的話，你不好常常來找我。假如有什麼需要，我自自辦法和你聯絡。」

「我知道。」我站起來告辭。

走下教堂門前的石階，我好像是一個新生的人。我的脚步結結實實地落在地上，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生命有了意義。

「作一個人，必須要有勇氣去選擇真理，追求真理。」我想：「過去我的人生態度是錯誤的。我枉度了許多歲月。」

我走進醫院，對這個環境有了一種新的感情。我想找醫院裏的每個人談談，要和每個人做朋友。

在走廊上，我遇到了安娜。

「劉醫生，你大半天去了什麼地方？」她用關懷和責備的口吻說：「我就心極了，你是不是又到陳家那兒？」

「有什麼好就心的呢？日本鬼子能把我們怎麼樣？」我說。

「嗤，劉醫生，你怎麼可以這麼稱呼日本人？」她顯得很緊張。

「安娜，日本鬼子是我們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不必欺騙自己。」

「劉醫生，你忘了目前的環境，也忘了自己的前途。你，你——哼，美珍那妖精把你迷住了！」她生氣地頓腳。

「安娜，陳美珍和她的父親全被日本鬼子殺害了，她那兒會迷住我呢？」我說：「安娜，這是到了我們應該覺醒的時刻了！」

「劉醫生，你忘了王阿明和黃秋霖是怎麼死的嗎？」安娜懇切地說：「你為什麼好好的康莊大道不走，却要走獨木橋呢？」

「好，你就走你的康莊大道，我就走我的獨木橋。」我說，接着，吹着口哨，繼續向前走。……

三

安東尼神父差了一個印度小孩送個口信給我，約我在黃昏的時候到教堂去。

我的內心感到說不出的喜悅。

「神父一定已經和游擊隊長商量過破壞軍火庫的計劃。」我想：「他要我去教堂，就是要談這件事。」

我依照安東尼神父約定的時間到聖米高教堂去，當我跨上大門前的石階，發現教堂裏正在進行彌撒。

「神父要我來，總不會是要我來望彌撒吧？」我想。

我慢慢地走進教堂，坐在靠近門口的一個座位上。昏暗的教堂只有祭台上的幾支蠟燭燃亮着，一切顯得迷迷濛濛，瀰漫着神秘的氣氛。安東尼神父在祭台上唸唸有詞地專神做彌撒，他連看也不看一下台下。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難道他忘記了我們的約會？他為什麼要約定我在他做彌撒的時候才到教堂來？」我想。

正在我疑惑的時候，有人在輕輕地拉動我的衣袖。我抬起頭來，看見一個小孩子站在座位旁，我注視着他，認出他是早上來送口信的印度孩子。

「先生，請跟我來！」他低聲說。

我毫不猶豫地跟着他。我們走進神父的住宅，客廳裏有兩個青年坐在那兒，他們端詳了我一會兒，說：「劉醫生，請到地窖

去，你知道那路是怎麼走的。」

「知道的，知道的。」我連聲回答。

當我剛伸手去拉地窖的板門，地窖內有聲音說：

「唔，是劉醫生來了！」

我認得出那是游擊隊長長的聲音。

「啊，隊長！」我情不自禁地叫着。

「劉醫生，快進來，我們時間有限。」游擊隊長長說：「神父做完了彌撒，我們便得離開這兒。」

我走進地窖，裏面站着五六個青年。游擊隊長長和我緊緊地握手。「歡迎你，劉醫生！」他說：「神父和我們談過爆炸軍火庫的事，我們同意由你去完成這個任務。」

「謝謝，謝謝！」我既感激又興奮。

「來，我們來看看地圖。」游擊隊長長把我拉到一張小檯前，檯上鋪着一張用鉛筆畫的地圖，他順便把站在檯旁的五六個青年介紹給我。其中有一個說：「劉醫生，這個任務只有你可以完成，我們誰也幫不了你。」

「我倒希望有這麼一個任務。」我說。

「爆炸軍火庫只有在晚間才可以進行，但是，到了晚間，礦場總辦公處的附近通宵戒嚴，誰也不能通過。」游擊隊長長說：「劉醫生，你有特別通行証，可以通過哨站，同時，日本鬼子對你也不會有懷疑。」——然而，我要提醒你：這個任務是艱巨的，危險性很大，稍一疏忽便可能要犧牲的。劉醫生，你是不是真的願意担任這個任務？」

「隊長，我已對神父說過，我不怕犧牲的。」我說。

「劉醫生，我很高興知道你的決心。不過，我不願意見到我們的同志隨便犧牲，我希望能夠盡力保護你的安全。」游擊隊長長說：「來，我把軍火庫附近的情形說給你聽。」

原來，爆炸軍火庫實在不簡單。我只能通過礦場總辦公處外圍的哨站，再進去一點，我便得設法避過哨兵的注意。軍火庫是在靠近火車站的那一邊，火車站上也有日本哨兵。游擊隊的炸藥是土製的，必須把炸藥丟進軍火庫裏面，然後拉着引火線到一百碼遠的地方才可以點火。

「劉醫生，請你細細的想一想，你願意不願意接下這個任務？」游擊隊長長鄭重地問。

「我願意。」我回答。

「好，請你再仔細的看這張地圖，看清楚軍火庫在甚麼地方，有幾條路通到那兒，哨崗的地點……這張地圖，你要把它背熟。」游擊隊長長說。接着，他又叫一個青年游擊隊隊員教我注意炸藥方面的一些問題。

「鏢！鏢！鏢！」外面傳來教堂的鐘聲。

「劉醫生，彌撒完了，你應該回去了。」游擊隊長長說。

「好。」我點點頭。「甚麼時候讓我去執行任務呢？」

「神父會通知你，炸藥也會由神父轉交給你。」

「游擊隊長說：『再見！』」
「再見！」我想和他握手，可是，他却對我行了一個軍禮。

我隨着望完彌撒的教友走出教室。太陽快要西落了，天邊一抹一抹的晚霞，映得大地像一個血海，幾隻黑燕低掠過天空，把黑影投落下來。這情景並不使我感到恐怖，相反的，我却感到很快樂。

「這是日本鬼子的末日！」我停下脚步，觀看這充滿恐怖的異景。我忽然想起陳如善說過的一句話：「日本鬼子是一定失敗的！」

我繼續向前走，經過礦場總辦事處，我又停下脚步。我望着那染滿夕陽的哨兵，望着那燕影掠過的高大建築物，我心裏發出冷笑。

「他們全要毀在我的手裏！」我暗自喃喃着。

這幾天，安娜對我特別殷勤，但我的心却在思念着陳美珍。我想起她以前陪我到花園賞花的情景，想起我們一起欣賞音樂唱片，想起我們許多事情。

「爲甚麼我不早一些向她表示我的愛意呢？」我常常這麼想。「假如我們結婚的話，她就不會被日本鬼子殺害了。」

想起了美珍，我便對爆炸日軍軍火庫的任務，更有勇氣，更具信心。

可是，這件事一直拖了一個多星期，却沒有一點下文。

我着急了，再也不能等待了。我決定不管如何，要去找安東尼神父談談。

安東尼神父見到了我，露出愉快和滿足的微笑：「劉醫生，你終於來了！」

「嗯。」我很不高興：「游擊隊長爲甚麼一直不再找我？」

「不，他不想找你的。他要等你自己來了，表示你決心接受他給你的任務，才讓我把炸藥交給你。」

安東尼神父笑咪咪地說：「好，現在就請你把炸藥交給我。」我說。

安東尼神父看了一看我，說：「今天我不能給你的情緒太緊張了。」

「不，我現在就要炸藥，今晚我就要去採取行動！」我堅決地說。

「劉醫生，你知道這個任務很重要，而且也很危險。」安東尼神父說：「我們是志在必成，不希望發生一點小小的毛病。」

「神父，你不用勸我，假如你今天不給我炸藥，那麼，這個任務，我不幹了！」我堅持着。

安東尼神父無可奈何了。「好吧，在天快黑的時候，我會叫人把炸藥送到你的住所。」

我滿意地走了。

我興奮地坐立不安。我拿出一張白紙，憑着記憶在上面畫着軍火庫的形勢圖。我想像着如何走近它，如何丟進炸藥，如何拉着引線匍匐前進……

好。我正在進行這一切的工作。我反覆地想像多次，我

已經十分熟識進行爆炸的所有過程。然後，我燃點一支火柴把軍火庫形勢圖燒着，當火光在紙片上爆起，我不禁「哈哈」大笑，我覺得火光吞噬的正是日軍的軍火庫。

下了班，我站在醫院門口，遠遠地望着礦場總辦事處。「明天這個時候，這座大廈將不復存在了。」我得意地想。

我回到住所，脫了外衣，坐在客廳裏，在等待神父送來的炸藥。

時間一秒一分的過去了，但那送炸藥的人還沒有來。

「神父會不會欺騙我？」我想。「哼，我不如親自己去教堂拿炸藥。」我推門出去，幾乎與一個人撲個滿懷，我吃驚地往後退了一步，看清了那是每天送牛奶來的印度人。

「你爲甚麼不走後門？」我罵道。

「醫生。」那印度人指着身旁的一隻裝奶鐵罐。「這是神父叫我送來的。」他說完，轉身走了。

「這裏面一定是炸藥了！」我提起牛奶鐵罐，退回屋內，打開鐵蓋，裏面果然是炸藥和引火線。我雙手緊緊地抱住鐵罐，閉上眼睛，喃喃着：「美珍，今晚，我就會替你報仇了！」

.....

時間還不到九點，整個煤炭山就似一個死市。

「現在是行動的時刻了！」我想：「再晚一些時候出去，日本哨兵可能會懷疑我了。」

我提起醫藥箱（這裏面放着炸藥和引火線），準備離開住所。

「鈴……」電話鈴突然尖銳地響了起來。我嚇了一跳，手上的醫藥箱幾乎滑落下來。

「沒有事，沒有事，這只是電話鈴响。」我鎮定自己。

打電話的是和崎大佐。他說他的一個傳令兵患急性盲腸炎，已送往醫院，要我動手術。

「這正好，我有很好的藉口出外了。」我想。我到醫院去，只花半個鐘頭，便替那個日本鬼子割掉了盲腸。

我洗好手，拿起醫藥箱偷偷地躍出醫院。我彎下身子，沿着籬笆樹向礦場總辦事處走去。這是條最安全的路線，是我早已研究好的。

我漸漸地走近前面的大廈，左邊十多碼，便是一個哨崗。我已經走完了醫院的籬笆樹，掩蔽物全沒有了，我必須匍匐前進，避免哨兵的注意。

我乘着左邊哨崗的日本兵注意左旁的时候，開始慢慢地匍匐過籬笆樹和總辦事處大廈之間的曠地。

我移動一次，便停下來，左顧右盼一下，看看那哨兵沒有留意我，又繼續前進。

我感覺到膝蓋潤濕了，我知道是表皮擦破了，鮮血在流淌，但我一點也不在乎，我只願往前爬，往前爬！

再過十來步便是大廈了，如果那日本哨兵沒有發覺我，只要一分鐘，我就可以到達大廈前面。

好像冥冥中有神明在保佑我，日本哨兵一直沒有注意我，我離大廈只有三步遠了。但在這一瞬間，日本哨兵轉過身來，只要他的目光射向我這一邊，我便會被他發現了。

我不知道從那兒來的力量和勇氣，突然跳了起來，向前面的一個門口撲去。

「乒」地一聲，我已隱身於門角。

我撲向門口的聲響已爲日本哨兵聽到，他扭亮了探射燈，向我剛剛匍匐過的曠地上下照射，接着，那強光漸漸地移向我藏身的門口。

「天啊！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我向來不信神，此刻，我却向神明求助了。

強光射向門上，距我只有一寸之遠，我極力緊縮着身子；強光停在緊閉的門上，門角的陰影剛好蓋住我的身體。我屏着息，一動也不動。說實在的，我早已把生死置諸度外了。我不怕犧牲，只怕不能如願的打擊日本鬼子，給美珍報仇。

強光熄了。我深深地透了一口氣。過了一會兒，我從門角探出頭來，看看那個日本哨兵在燃起一支香煙，顯然他已寬了心，不認爲有意外的事情了。

我把身子緊靠着牆壁，輕輕地移動着。我已安全的通過十來個日軍哨崗，越來越接近軍火庫。我的內心又緊張，又激動，又喜悅。

「再過五分鐘，我便可以把炸藥放在該放的地方了。」我想。

現在，我來到了軍火庫前。

我細心用帶來的玻璃刀割開一個窗子的玻璃，把炸藥丟了進去。一切都進行得十分順利。我完成了任務的一大半。我有信心能够完成全部任務。

我拉着引火線，沿着來路回去，一點意外也沒有。再前去一點，便是籬芭樹了。

突然，我的右肘碰到一塊石頭，整個上身向前仆倒，放在臂彎的醫藥箱閃滑出去，落在地上，發出了响聲。我連忙伸手去拉它回來，却把眼鏡彈掉了。

日本哨兵高聲喊着口令。

我的成功與失敗決定在這一瞬間。我奮力向前一衝，身子鑽到了籬芭樹旁，我安全了。

日本哨兵的探射燈又在曠地上照射，我已拉了引火線到了醫院門口附近。

我站起身，偷偷地溜回醫院，披上了白色制服，把破爛的衣服遮蓋了，又從辦公桌的抽屜裡拿出一副眼鏡戴上，然後到病房去探視那個在半個鐘頭前開刀的日本鬼子。

我和一個日軍醫務人員談了一陣，他對我沒有任何懷疑。

我回辦公室，打了一個電話給和崎大佐，報告替他的傳令兵動手術的情形。

「劉醫生，謝謝你！」和崎大佐客氣地說：「讓你晚睡了，很對不起！」

我放下聽筒，覺得很好笑。

「我的行動真是神不知鬼不覺。哈哈！」我走到醫院門口，看看總辦事處大廈那邊又恢復

了平靜，我彎下身子點上了引火線。

在回住所的路上，我故意走近日本哨兵。

我對自己的表演感到非常滿意。

當我在沖涼房中燒毀破爛的衣服時，一連串「轟隆」的爆炸聲從近處傳來，每一聲爆炸，房子跟着震動一次。

「哈哈，哈哈，哈哈……」我禁不住發出狂笑。

五

早上，當我走近醫院時，我不禁怔怔地站住。前面的礦場總辦事處大廈不見了，只剩下燒焦的殘垣和瓦礫，一大群日本兵忙碌地在四周走動。

我原以為昨夜炸燬的只是大廈一角的軍火庫，沒有想到整座大廈全焚毀了。

我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好像我是犯了一個很大的過錯，但隨即我又感到釋然。

「這不是罪惡！這是戰爭！是我與日本鬼子之間的戰爭，敵人所受的打擊越大，我的勝利也越大。」

我用得意的目光望一望那焚毀的大廈，內心有一陣快感。

走進醫院大門，有一個人迎面向我打招呼。「劉醫生，早安！」

我一看那人，他是我在不久之前替他胃部開刀的廖亞興。「哦，亞興，你有甚麼事？」

他放低聲音，說：「劉醫生，到你的烏密再談，

好嗎？」

我點點頭，帶他到我的辦公室。

廖亞興突然伸手和我緊握著：「劉醫生，恭喜你

！」「恭喜？」我感到莫名其妙。

「劉醫生，你昨晚的任務是一百巴仙的成功。」

廖亞興說。

我吃了一驚。「亞興，你……你這是從……從何

說起？」

「劉醫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難道你還耽心我

甚麼。我是決不會陷害你的！」廖亞興的態度十分誠

懇。

「你怎麼知道辦事處大廈是我爆炸的？」我問。

「哦，對了，我得告訴你，我也是游擊隊隊員，

隊長派我來做聯絡員，要你設法把我安插在醫院裏。

王阿明不是犧牲了嘛，我可以頂替他的位置。」

「好，就這麼辦吧！」

「謝謝你。劉醫生，最近游擊隊的力量已大大的

加強，我們正在計劃大力的打擊敵人，將來我們要做的

事情很多呢！」

「很好，很好。」我寫了一張條子給他。「你去

找書記，他會給你安排工作。」

廖亞興出去後，我走到窗前，遙望着總辦事處的

殘址，看見日本鬼子在忙亂，我忽然想起美珍說過的話：「我們是暴發的山洪，是不可抗拒的力量！」

「哼，日本鬼子，你們的末日快到了！我們一定

要把你們趕出煤炭山！」我喃喃着。「希望游擊隊隊長快一點把新的任務交給我。」

房門被人輕輕地推開，進來的是安娜。

「劉醫生，昨晚真不得了，抗日份子爆炸總辦事處，我們醫院的玻璃窗差不多全被震破了。」安娜說。

這時，我才注意到面前的窗子，是沒有玻璃的。

「嘿，抗日份子可真厲害呀！」

「嗯。聽說日軍被炸死的有三十多人，受傷的也有二十來個。」

「他們沒有把傷兵送來我們醫院？」

「沒有。聽說全運到村口新建的憲兵司令部去了。我覺得很奇怪，爲什麼他們不信任我們醫院？」

「我們是他們的敵人？他們爲什麼要信任我們？」

「劉醫生，你千萬不要這麼說。我們和日本人友好的，那兒是敵人？」

「安娜，你不要再做夢了，日本鬼子是我們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和他們沒有友好可言。」

「劉醫生，誰幫忙我們就是我們的朋友，在目前的环境下，我們需要日本人的幫忙，怎麼可以把他們看作敵人呢？——目前，抗日份子雖然活躍，可是決不是日本人的對手，不值得我們投靠。」

「好了，好了。」我厭煩地擺擺手，知道勸她也是勸不了。

「劉醫生，我所說的一切全是爲你着想。」她覺得有些委屈。「而且，我相信你是一個很能照顧自己利益的人。」

「我知道。——哦，我們該去巡房了。」我真討厭她的囉嗦，連忙抓起檯上的聽診器，向門口走去。

我覺得我和安娜的距離很遠很遠，爲什麼她還要緊緊地跟着我？

六

「碰！碰！碰！」

「碰！碰！碰！」

在朦朧中，我聽見有人在用力地撞門。

我轉了一個身，跳下床，叫着：「誰？」

外面傳來嘈雜的腳步聲，顯然有很多人，但却沒有人回答。

我扭亮了電燈。

「轟」地一聲，門被撞開了，嘈雜的腳步聲湧進屋內。

我剛跨出臥房，兩支黑色的槍管便指住我。我睜大眼睛，面前黑壓壓的儘是日本兵。最前的兩個把我一拉，我踉蹌地向前衝去，撲進一個日本兵懷中，那個日本兵狠狠地罵着：「他媽的巴子！」

這一切事情都令我感到莫名其妙。我還是迷迷糊糊的，尙未完全清醒。

那兩個拉我的日本兵，現在在後面推我。「走！走！」

等我被擁出了住所，我完全清醒過來了。

「你們這是幹什麼的？」我用英語問道。他們沒有回答，也沒有理睬。

我被推下門前的陽台。我站穩了，生氣地用華語說：「我是醫院的院長，你們半夜三更來，到底是什麼事？」——你們當中哪一位是官長？」

剛才罵我「他媽的巴子」的那個用華語說：「我們奉命逮捕你！」

「逮捕！」我大吃一驚。「爲什麼？」

「到了司令部，你自然會明白。」他說。

「你們不可以這麼隨便逮捕我！」我抗議着。

他們不理我，又在用力推我走。

我掙扎着。「我要打電話給和崎大佐。」

「走！走！」他們就像趕羊似的趕着我。

大門外停着二、三輛汽車，我被擁上了其中一輛。

「你們太沒有規矩了。至少得讓我換好衣服，讓我打一個電話給大佐，或是你們出示拘捕令才可以抓我。」我怨懣地說。

車上誰也不聽我的。汽車開動了。

他們要送我去哪兒？這決不是去崇華小學或山坡上的俱樂部。

我開始由憤怒變爲驚慌。

汽車繞過火車站，駛出了市區。

「你們是什麼部隊的？要送我去哪裏？」我急着問。

「……」車上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出聲。

「他們說是逮捕我，這是絕不可能的。」我想：

「前晚的事情，他們不但沒法得到証據，而且我當時佈置得很好，他們絕不會想到是我幹的。那麼，他們

逮捕我是什麼原因？會不會是游擊隊中有他們的奸細？」我想起火車站的集體屠殺，王阿明和黃秋森的慘死，陳美珍所受的酷刑。「他們現在是不是不經審問，就要把我送到一個冷靜的地方，一槍打死？」

我想了一想，認爲這是不可能的，他們如果要想這麼結束我，儘可以在我的住所幹掉我，然後，把我的屍體運走。

「對的，他們要殺一個人是毫不在乎的，何必偷偷摸摸的呢？」我想：「他們可能懷疑我和抗日份子有關，想從我身上得到一些線索。可是，他們爲什麼要把我送出市區？」

車子顛簸着，我知道這是礦區通向公路的小道，也是煤炭山唯一和外面來往的汽車路。

「難道他們要送我去吉隆坡？我是一個如此重要的犯人嗎？」我的恐懼驟然加增起來。接着，我馬上鎮定自己：「不用耽心！我有充份的理由可以爲自己辯護，而且憑過去和日本鬼子的關係，他們不至於對我不講理。」

車子吃力地駛上山坡，到了坡頂，突然轉了一個彎，停了下來。

「下去！下去！」日本鬼子推我下車。

在我前面是一座龐大的兩層建築物，燈火輝煌，門口站着幾個日本兵。這建築物對我是陌生的，我在煤炭山住了三年，從來沒有見過這樓房，我感到十分迷惑。

「這究竟是什麼地方呢？我會是在做夢嗎？」我

想。

我想要看看四周的環境，可是，日本兵已擁着我進屋內，又把我送上樓去。然後，把我推進一個大房間。

「哈哈，劉醫生，歡迎你，你是新建的皇軍憲兵司令部的第一位客人。」池部良大尉右手握着腰間的指揮刀，傲然地站在房間的中央。

我見到他，雖然感到不安，但我和他已有幾次交鋒的經驗，心裏倒有一種安全感。

「大尉，你的部下說是逮捕我，這是真的嗎？」我問。

「哈哈……。」他發出冷笑。「這一次的确是逮捕你！」

「爲什麼？」我問。

他瞪了一瞪我，沒有回答，只用日本話嘩啦嘩啦地叫一陣。一個兵士跑上前，用力把我身上的睡衣扯破，另一個兵士持着皮鞭跟着上來。他揮着皮鞭，空氣發出尖銳的嘯叫。我以為這是恐嚇，那知第二鞭便落在我的背上。我覺得一陣劇痛，禁不住慘叫着。接着，皮鞭像雨一般的落在我的身上。

我一邊伸手保護自己的身體，一邊叫着：「大尉，你們不能這麼對待我！」

「哈哈……。」池部良只是在冷笑着。

過了差不多五分鐘，皮鞭才停了下來。我全身刺痛，身子挺不直起來，兩隻手染滿了鮮血。

「呼！」皮鞭又在空中發出可怕的嘯叫，但這一

次沒有打在我的身上，它是握在池部良的手裏。

「你是甚麼時候參加游擊隊的？」他厲聲問。

「游擊隊？我沒有參加！」我回答。

「胡說！」他的皮鞭揚了起來，「拍」地一聲，打在我的臉上，我的眼鏡被勾了起來，遠遠的飛落地板上。「跟你爆炸軍火庫的還有一些甚麼人？」

「他把我和軍火庫聯在一起，可真厲害呀！」我心裏想：「一定是有人出賣了我。——我要堅持到底，否認一切。他們不會抓到我的甚麼證據的。」

「你爲甚麼不說話？」池部良把鞭子向空中抽了一下。

「你冤枉我，我有甚麼話好說呢！」我說。

「嘿，你還想狡辯！皮鞭不夠苦，是嗎？」池部良兇獍地說。

「我可以跟和崎大佐通一個電話嗎？」我問。

「用不着！」他揮了皮鞭，重重地打了我一下。「是誰和你一塊兒去炸軍火庫？你說！」

「炸軍火庫和我有甚麼關係？你要抓人，怎麼可以抓我？」我抗辯着。

「哈哈！」池部良發出可怕的笑聲，他的左手伸入衣袋拿出一件東西，慢慢地提高，提高，在電燈下閃閃發光。「這是甚麼東西？你看！你看呀！」

我勉力睜大眼睛。嘿！那是我的眼鏡，那一晚跌在籬笆樹附近的眼鏡。我慌了，整個人像從高山上掉了下來，而脚下的地板也滑開了，我吊在半空，甚麼支持的力量都沒有了。「我要鎮定，要鎮定！」我心

裏喃喃着。

「這是和崎大佐送給你的眼鏡，是麼？它怎麼會跑到礦場總辦事處的廣場去？」池部良傲然地問。

「不錯，這是我的眼鏡，我在一個星期前遺失了。」我說。

「丟了？小孩子也不會相信！」池部良揮起了皮鞭。

「慢着，你聽我說。」我叫着。

！

「軍火庫爆炸的那一晚，我在醫院裏替和崎大佐的傳令兵開刀，我回住所後就聽到爆炸聲。」我說：「和崎大佐和那一晚的哨兵都可以爲我作証。我實在與爆炸軍火庫無關。」

停在半空的皮鞭落了下來，刀一般的割在我的新傷痕上。「哼，不給你重刑，你不會說老實話！」池部良咆哮着，他又用日語嘩啦啦一陣，兩個日本兵把我的雙手反剪着，推出門外。

我知道將有更大的試煉在等待着。……

七

日本鬼子用木板夾過我的手指，逼我坐過老虎凳，強把我灌水，各種可怕的刑罰都受過了，不但是我的身體崩潰了，就是我的精神也瓦解了。但是，不管如何，我堅持到底，不肯認罪。

我想，池部良居然沒有殺死我，可見日本人對我

是另眼相看的。假如沒有確切的証據，他們不至於要我的命。如果我能有機會跟和崎大佐見面，或者我會獲得釋放。

在一次池部良審問我的時候，我說：「你們想知道甚麼，我都願意告訴你們。」

「好，你大大的好！劉醫生，你早肯和我們合作，就不會受這麼多苦了。」池部良堆了滿臉的笑容，這是我被捕一個禮拜來，第一次見到他的笑。他叫一個士兵搬一張椅子過來，請我坐下來，接着問道：「劉醫生，你不要抽香煙？」

「好，給我吧！」我說。

池部良拿一支香煙給我，還親自爲我點上火。

「劉醫生，你有甚麼話，現在請說吧！」

我貪婪地抽着煙，精神得到了振奮，心情却慢慢地放鬆。啊，我希望這一刻便是永恆。我沒有說話，池部良在忍耐地等待着。

我抽了半根煙，才說：「大尉，我有一個要求：我只能對和崎大佐供述一切。」

笑容從池部良的臉上消失，他額旁的兩條青筋有力地跳動了幾下。「你這是甚麼意思？」

「我只能對和崎大佐供述一切！」我重覆着說。

池部良在踱着方步，皮靴有節奏地在地板上發响。他兜了一個大圈子，轉了回來，命令士兵把我押下去。

我猜想池部良在考慮是否讓我見和崎，結果他必然會接受我的意見。

果然，一個多鐘頭後，日本兵把我送上樓去，我見到了和崎大佐。

和崎看一看我，表情很尷尬。他猶豫了一下，說：「劉醫生，我高興見到你。」態度還是像我印象中的那麼溫文有禮，這給我極大的希望和鼓舞。

「大佐，你看，我這麼骯髒，不好跟你握手，真對不起！」我說。和崎顯得很難堪，他似乎在掩飾自己的表情，轉身對旁邊的一個士兵說話。

「劉醫生，大佐來了，你現在總該說老實話了吧！」池部良近於冷嘲地說。

和崎請我到一個佈置像客廳的房間去，房裏除了他，只有兩個士兵。

和崎招呼我在沙發坐下來，這軟軟的沙發把我上身和屁股的傷痕觸到了，我不禁慘叫一聲。和崎的臉色很難看，剛好頭先他吩咐過一些話的那個士兵端了兩杯太陽啤酒進房來，他高聲說：「劉醫生，請喝杯啤酒！」來遮蓋他的難堪。

我拿過玻璃杯，懇切地對和崎說：「大佐，我對你們皇軍忠心耿耿，爲甚麼你們還要這麼處置我？」

「池部良大尉一定已經把理由告訴了你。」他淡淡地說。

「爲了一副你送我的眼鏡，我就被打成這個樣子。」我說：「大佐，你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是明白事理的。你想想看，在那晚軍火爆炸的前後時間內，我有充份的証據證明我與那件事不相干，你們爲甚麼還要拘捕我？」

和崎乾咳了一聲。「爲甚麼你的眼鏡會掉在現場呢？」

「哦，又是那一副眼鏡，這件事，我已經對池部良大尉解釋過了。」我說。

「劉醫生，你沒有辦法証明那副眼鏡是事先遺失的。」

「好，你們就是這麼對待忠心皇軍的人！」和崎岔開話題，說：「劉醫生，你不是有甚麼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談的嗎？」

「大佐，我該跟你談的話全說過了。」我說。

和崎想了一想，站起身。「劉醫生，再見！」他走出去後，池部良跟着進來，他命令士兵把我押回牢房。

我滿懷着希望。我想，和崎受過高等教育，多多少少會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他會辯明是非，尊重人權。我再想起他一向的態度，更對自己的判斷感到信心。

「說不定，他正在樓上和池部良談釋放我的事呢。」我樂觀地想。

我等着，等着，除了門外巡邏的衛兵外，沒有一個人走近我的牢房。

但我還是滿有信心地等待着。

傍晚，兩個士兵提我上樓去。

「這是我釋放的時候了！」我感到非常高興。

池部良對我的態度全變了，他的臉孔不再緊繃了，手上也沒有握着皮鞭。他送給我一包香烟。

「大佐跟我說過，我們可以釋放你，但是，有一個條件。」他把後面的一句話加重語氣說，並用眼睛注視着我。

我搶着問：「甚麼條件？」

「你得替皇軍工作！」他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說。

「我不是已經替你們工作了嗎？」我說。

「我指的不是目前的工作，」池部良嘴邊泛起奸滑的微笑。「我要你打進抗日份子的組織，做我們的間諜。」

「這個，這個，」我躊躇着，「這個太危險了，要是他們發覺了，豈不是會要了我的命？」

「你本來就應該一死的。」池部良說：「你好好地考慮考慮吧！」

八

我回到牢房，想着池部良，想着陳美珍，想着游擊隊長，也想着我自己。

我像一個迷途者茫然地徘徊在十字路口。我忽然感到奇怪，爲甚麼我要真正的參加抗日組織？爲什麼我要去爆炸日軍軍火庫？爲甚麼我不答應做日軍的間諜？

「爲甚麼？」我想着，想着，想着。

「爲了我深深的愛上了陳美珍，爲了日本鬼子殺害了她，於是，我要報仇，報仇，報仇！」我想：「我要爲陳美珍報仇！不，我……我要爲自己報仇，因爲日本鬼子毀了我心愛的東西，……。」想到這裡

，我大吃一驚，全身像遭受電擊般的戰慄着。

「我真的只是爲了自己而報仇嗎？」我感到恐怖。

我想起安娜的話：「你是一個最能照顧自己利益的人。」

「我真是一個這麼自私自利的人嗎？」

我想起王阿明和黃秋霖被日本鬼子逮捕時那種慷慨激昂的態度。

「爲甚麼我不會和他們一樣呢？」

我在池部良面前一再否認爆炸軍火庫，那只是爲了保護我自己。

啊，我是自私的！我是自私的！

安娜瞭解我，只有她一個人真正的瞭解我。

我「哈哈」大笑起來，我笑我自己，笑那些抗日份子。我把自已當作愛國義士，他們把我看作殺敵英雄，這是多麼的荒謬呀！

在陳美珍被害後，我痛恨日本人達到了頂點。但爆炸軍火庫，已消除了我的不少憤恨，我覺得我已經報了我的仇。

「我爲甚麼還要充義士，做英雄呢？」

「爲甚麼我還要關在牢裡受苦受罪呢？」

「爲了自由，爲了生存，爲了自己的前途，我爲甚麼不可以和日本人合作呢？」

一連串的問題在我的心裡湧起。

不錯，我愛陳美珍，但那是過去了。美珍死了，我却還活着呀！而且，我還需要繼續活下去呀！

我覺得這半個月來的苦是白受了，我應該在被捕

後就設法說動池部良，表明我願意和皇軍合作。抗日份子與我非親非戚，只要對我個人無損，多殺他們一兩個對我又何妨？

長廊上揚起了脚步聲，打斷了我的思緒。

我抬起頭來，不禁楞住了。

兩個日本兵陪着安娜向我的牢房走來。這會是真的嗎？那漸近的脚步聲，那漸近的人影，……，啊，一點也不假，來的是安娜，是安娜！

「劉醫生！劉醫生！」安娜呼喚着。

我跳起來，向牢門撲去。「安娜！安娜！」我叫着，熱淚湧出我的眼眶。

日本兵開了牢門，放安娜進來。

安娜注視着我。「劉醫生，你……」她哭了。

我覺得自己很可憐，無限的悲酸從心頭湧起，我放聲大哭。

「劉醫生，我給你帶來了藥品。」安娜停了哭泣

。「來！讓我給你洗傷口。」

我像小孩子那麼聽話的坐下來。這時，我真的就像一個小孩子，我需要人的安慰，需要人的同情，需要人的扶持。

「劉醫生，你何必這麼受苦呢？」安娜一邊替

我包裹傷口，一邊說：「你又不是抗日份子，爲甚麼不願意和皇軍合作？」

「和皇軍合作？你是聽誰說的？」我大感驚訝。

「劉醫生，自從你被捕後，我便設法謁見和崎大佐，我求他救你。今天，他告訴我，只要你答應替皇

軍做事，他馬上可以釋放你。」安娜說：「他讓我來看你，要我勸你。——劉醫生，你這次如此不會照顧自己，真使我不瞭解。」

「安娜，我再也不願在這裏呆下去了，你去找和崎大佐，告訴他，我決定接受他的條件。」我說。

九

我被釋放了！

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氣，舒展一下笨拙的四肢，我深深的感到生存的可貴。

愛情，公義，理想，甚麼都是抽象的，虛空的，只有個人生存才是真實的，可信的。

我回到醫院，覺得一切東西都是可愛的。我找回了舊日的我，我重新擁有以前所有的一切。過去半個月的日子，在我算是做了一場噩夢，夢醒了，甚麼可怕的事情都過去了。

我又想把坍塌的金字塔重建起來。

「我的地位依然是微妙的，」我想：「日本人利用我，游擊隊信任我，我介在兩者之用，實在是左右逢源。」

但是，池部良大尉是一個魔鬼，他的利爪緊緊地抓住我，他命令我積極的混入抗日組織，要我每天打

一個電話給他，報告我的工作進展情形。

我的重建金字塔的計劃，是一項艱巨的工程。

「安娜，你替我想想看，我該怎麼應付池部良呢？」我懊惱地問安娜。

「我懊惱地問安娜。」

「你可以跟那些可疑的抗日份子來往，從他們口中探聽一些秘密。」安娜說。

「你要我眞的替日本人做間諜？」我問。

「當然。難道你想悔約？」

「……。」我痛苦地搖搖頭，心裏想：「在煤炭山，我認識的抗日份子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安東尼神父，另一個是廖亞興。神父是化外人，雖然我不信神，但我還敬畏神；廖亞興是我救活的人，他是我成功的一塊里程碑，我不能毀了他。」

「劉醫生，現實是冷酷的，你以爲你遲延偵查抗日份子，池部良大尉會饒了你嗎？」

「安娜，我明白。」

我想了幾天，決定要把安東尼神父拿去獻祭，否則，我對池部良實在交代不了。他催得我，逼得我太緊了。

「我怎麼告發安東尼神父呢？他是個神父，又是意大利人，沒有證據，池部良怎麼相信？」

「如果教堂裏來了游擊隊隊員，那便是最好的證據了。」

我覺得這的確是最好的辦法。但是，我想了一想，又覺得不妥。

「池部良要是問起我怎麼知道安東尼神父和游擊隊有來往，那豈不是又把我拉進了漩渦？」

我越想越感到可怕。

「池部良真是個魔鬼，他不是眞心釋放我的。他不過是想用我作餌，去釣游擊隊隊員；殺了游擊隊隊

員後，他會再把我殺死的。」

我跌進了痛苦的深淵。

想不到另一件可怕的事情跟着來了。

有一天下午，廖亞興溜進我的辦公室來，他低聲地說：

「劉醫生，因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必須告訴你一個秘密：游擊隊隊長對日本鬼子釋放你的事情，十分懷疑。他相信日本鬼子釋放你是有條件的，他命令我嚴密的監視你的行動，只要你的行動有可疑的地方，便一槍打死你。」

我吃了一驚，全身發抖。「亞興，這是公平的吗？我爲了抗日，幾乎把命丟掉，現在你們又在暗地裏想幹掉我。你們有人性嗎？」我氣憤地說。

「劉醫生，我原也是這麼想，我說你是抗日英雄，可是，隊長他們都說日本鬼子抓了人，只有殺，不會放的，除非你是漢奸。」

「日本鬼子抓不到我的證據，當然要釋放我。你知道我是一個技術人員，與一般人不同呀！」

「劉醫生，我要經過一個時期，隊長才會再信任你。」

「哼，你們到底把不把我當人？」

「劉醫生。隊長要我通知你，在短期內，你不得再去聖米高教堂，否則……。」

「否則，一槍打死我，是嗎？」

廖亞興尷尬地點點頭。
完了，我的金字塔再也重建不起來了！

我想左右逢源，現在，左右都是一把利刃在向我刺過來。我還能生存到幾時呢？

我要掙扎，搏鬥；我要躍出這惡劣的環境，躍出兩把利刃的威脅。

我要生存！我要生存！我要生存！

日本人是我的敵人，游擊隊是我的敵人，有誰能救我呢？啊，我只有靠我自己，靠我自己。可是，我能自己救自己嗎？

在無望中，我想起了愛情。愛情，這超越真實的抽象東西，它具有一種不尋常的力量，去完成真實所不能達致的目標。我雖然鄙視抽象的東西，然而，在此時，我却不能不利用它。

「安娜是愛我的，爲了愛情，她一定會用超人的力量來協助我。」

我想起安娜對我的關懷，想起我和她在舞會中的跳舞，也想起我們在月下的散步。

「安娜是深深愛我的。如今，正是她爲愛情奉獻的時候。」

我在痛苦中露出微笑。這是一朵開在荊棘叢中的花朵！

十

真實是有限的，抽象是無限的。

安娜答應協助我逃亡。她做着很美麗的夢，她說到新加坡後，我們可以先開一個醫務所，以後再設法開一家醫院。天曉得這個夢會不會實現？

煤炭山對外的公共交通工具只有兩種，一種是巴士，現在已經停開了，另一種是運煤的火車。火車，我們搭不得。我們的逃亡只有靠自己步行，先走到萬機，再搭火車南下。

這一次逃亡是十分危險的，從汽車路走，有日軍的檢查站，從荒山野地走，有游擊隊出沒。但只要我們能逃出煤炭山區，危險性便大大的減少。

安娜費了兩天的時間，調查了一條逃離煤炭山的路綫。她對我說：「這是最安全的路綫了，唯一可能遭遇危險的是橫過一處汽車路，那兒可能會遇到日軍哨兵，但只要我們小心一點，這一個難關是可以闖過去的。」

「好，就這麼辦吧，我們今晚離開這兒。」我說。我把貴重的東西收裝在一隻醫藥箱裏，晚餐後，我留在醫院裏。

下午落過一陣雨，到黃昏已全停了。天上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遍野是蟲鳴聲。

我坐在辦公室裏，電燈暗着，我在數着時間的腳步。「滴答！滴答！」時間以均勻的腳步前進。

我的心情越來越緊張，像似氣球被打氣，愈打愈大，愈大愈近爆炸的邊緣。

日本哨兵的皮鞋聲，「巴拉，巴拉」地從外面响

「滴答，滴答」，「巴拉，巴拉」；「滴答，滴答」，「巴拉，巴拉」，……其中穿插着長短的蟲鳴聲。這聲音迴响在四周，也迴响在我的心上。

「卡刺」一聲尖响突破一切的聲音，我的身子顫動了一下，似滿氣的氣球，一觸即破。

房門開了，安娜出現。「劉醫生，我們可以走了。」她低聲說。

醫院裏靜悄悄的。但剛才的聲音依然响在我的心上。

我們從醫院後面出去，在荒野中摸索。心跳，蟲鳴，蛇的「悉悉」移動聲，組成了交响樂。

「小心，上面是汽車路。」安娜警告着。

我們停了下來。我們屏息地觀看着，上面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影。

「你在這兒等一等，我上去看一看。」安娜說。我點點頭。

安娜向上走，向上走，向上走。她到了汽車路邊緣，她走上了汽車路，她停在那兒，過了一會兒，她轉過身，向我招招手。

我匆匆跑上去。面前是汽車路了，越過它，我就闖過了最大的難關。

突然，一個黑影從安娜身背躍起。

「啊！」安娜驚叫一聲，她被一個日本哨兵緊緊抱住。

我怔住了。「我要救安娜，或是乘機越過汽車路向前跑？」

「我爲什麼要救安娜呢？我自己重要！」我想，彎下身子，向汽車路那一邊衝去。

「劉醫生，救我，救救我！」安娜叫着。我不理她，只顧向前衝。

「救我！救救我！」安娜的聲音細小了。我已越過汽車路。

「救我！救救我！」安娜的聲音微弱了。我已經跑了一段路。

「啊，我安全了！安全了！」我透了一口氣。就在這一剎那間，兩道強光向我身上射來。

「站住！」接着是子彈上腔的聲响。我下意識地站住，我的雙眼被強光照得睜不開來。

「哈哈！劉醫生，真巧，我們又遇上了！哈哈！是池部良大尉的聲音。」

那魔鬼，他的利爪又在向我抓過來。池部良帶着兩個日本兵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向我走近。

「我快要闖出鬼門關了，難道我就等在這一兒，讓魔鬼攫獲？」我想。

「哈哈！哈哈！……」池部良的笑聲向我猛撲。他站在我的面前了。

我揮起手裏的醫藥箱，向他臉孔用力擲去。

「拍！」一聲槍响，池部良身後的一個日本兵慘叫一聲，身子在旋轉。另一個日本兵慌亂了。

我向池部良衝去。「拍！」又是一聲槍响，另一個日本兵發出了慘

叫。

我搶到池部良腰間的手槍，我扳動扳機，朝池部良連發三槍。他倒了，這魔鬼在我面前倒下去了。

我抬起頭，一個高大的人影在不遠處出現。他是……，啊，是廖亞興，我想起那打死兩個日本兵的槍聲。

「劉醫生，我一路都在跟着你們。」廖亞興說。

「謝謝你！」

「劉醫生，安娜被捕了，我們快去救她！」

「那太危險，我還要繼續向前逃。」

廖亞興聳一聳肩，沒有說甚麼。

遠處傳來汽車摩托聲。

「日本兵追來了！劉醫生，快！登上池部良的汽

車！」廖亞興叫着。

（本文接自第廿六頁）「讀書和寫作」

當然，青年人喜愛寫作、熱心寫作，是非常值得嘉獎，是應該加以鼓勵的；因為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目前雖然還幼稚、還欠通，但努力以進，總有老練，總有精通的一天。不過現在却有許多青年作者，並不作進步之想，以為目前所寫的，已經是了不起的佳作，已經是名作家了，於是一有空暇，便援筆展紙，希望又完成一篇，把讀書進修的事，完全放棄。這樣下去，江郎才盡，粗製濫造，那裏會有精美的一天？從前的讀書人，寒宵擁爐篝燈，咿唔不輟，為的

我駛着汽車，緊踩着油門。追蹤的汽車摩托越來越响。

「劉醫生，我們只好去游擊區了。」廖亞興說。

「他們會歡迎我嗎？」我問。

「你是抗日英雄，你爆炸了軍火庫，殺死了池部良。劉醫生，我是你的証人，我要向隊長報告。」

「你真以為我是英雄嗎？」

「劉醫生，我要把你當作英雄，因為，因為你救

過我的生命。」

我們把汽車丟在路旁。在廖亞興帶引下，我在荒

山野地中前行，前行，前行。

「看！那兒是游擊區！」廖亞興指着前面說。

在遠遠的黑暗中，有一點火光在閃亮，閃亮，閃

亮。

是要博讀羣書，打下堅固的基礎。基礎堅固了，下筆為文，放言遣辭，才會像有源之水，滔滔而出。他們已經有了堅固的基礎，但文章成名以後，還是讀書不輟，就是到了七八十歲的高齡，也是沒有間息。現在的許多青年作家，既缺乏堅固的學問基礎，又不去讀書，却儼然以作家自居，自欺欺人，真是莫此之甚了。

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就是寫作和讀書要並進的大道理，十分值得我們去警惕呢！



讀書和寫作

。朱哲。

由于十多年來亂自塗鴉，寫了不少似是而非的文章，又由于主編一個雜誌，所以認識了不少寫作的的朋友，算是半個文化界中人，因此，對於一些寫作朋友對於寫作的態度，有了一種很大的反感。

這個反感，至大的一項是讀書和寫作的不能兼途並進，尤其是在稍為有點薄名的所謂青年作家之中更多。他們在報章雜誌上發表過一些文章，出過一兩本單行本之後，便名迷心竅，沾沾自喜地以名作家自居，以為文章和著作也者，不過如此而已，以便盡量埋頭寫作，以博更大的盛名，甚至有些更以稿酬為目的，希望在此多撈一些零用錢，把讀書進修的事放在一邊了。

其實，寫作就等於用錢，是付出的；讀書等於賺錢，是收入的，只寫作而不讀書，也就等於天天付出。只天天付出而沒有收入，試問能付出多少？所謂「言之無物，行而不遠」，不讀書，當然沒有淵博的學問，同時又是平庸人，缺乏廣濶的閱歷，這樣，所寫出來的東西，又那裏會有高遠的意境呢？

陸士衡在他的「文賦」裏說：「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又說：「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我近來披閱很多青年作者的文稿，不但「意不稱物，文不逮意」，即連用字造句，也似通非通，這更談不到筆調洗練，遣辭雅麗了。所以，陸士衡勸我們要「遊文章之林府」，要「漱六藝之芳潤」，一定要多讀書，才可以將那紛紜揮霍，形難為狀的事物挫于筆端，才可以藻思結合，光色盛麗啊！

說來實在可憐，我會經和好幾位青年作者談到讀書的事，不但他們對中國的經、史、子、集一無所知，即連現代一些名家名學者的名字也茫然不識，知識和讀書淺薄如此，所寫的文章怎樣，不難想像了。

異鄉風雨

谷 冰 ■ ■



呼！呼！呼！

陣陣疾風，把橡樹的枝葉刮得東西搖幌，發出「嘩啦嘩啦」的聲浪，使人不禁就憂着：今夜，不知又有多少橡樹在狂風裏倒下，平白地犧牲了！

窗外，一片昏沉，一片嘈囂。

雨水就像一個啜泣的瘋婦，不停地咆哮和吶喚，那從黑暗中傳來的瀝瀝瀝瀝聲，可是葉子們被感動得紛紛落淚？

呼嘯的風雨以猙獰的臉孔出現，張牙舞爪，企圖吞噬周遭的萬物。大顆大顆的雨珠，彷彿是枝枝銳利的箭，射在鋅板的屋頂上，十分吵雜，同時也夾帶着幾分恐怖！

彷彿，天塌了；彷彿，地裂了。

如此懶人的風雨夜，許多人早已躲進溫暖的被窩裏，尋夢去了，誰願意聆聽室外風雨淒涼的警歎呢？

可是，孤獨的我仍在黯澹的煤油燈下，在稿紙的空白處填寫自己生命的坎坷，描述對現實生活中的感受。

……
人生的蹤蹟，宛如浮萍飄草，總是那麼地漂忽無定。我依戀的揮別了吡叻河岸的小城後，就做了流浪的水手，捲好行囊踏上魚米之鄉的土地。從此，我成了卡繆筆下的異鄉人，親友遠了，鄉音亦遠了，我唱的是吉普賽的歌。

在我，生活雖是寧靜，日子雖然過得不寫意，然而我向來就不會失過業，因為我沒有抉擇職業的意圖。只是，在故鄉小城呆久了，飛的嚮往就不免在心頭蠢動。

我常常有這樣地感覺——自己的生活範圍太窄了，應該到外面去闡大自己的視野。

我的冀望並沒有落空。在一個陽光晴美的早晨，於琮璋的流水裏，我辭別了河畔那剝落的家園，如一隻壯志凌雲的蒼鷹，馱着一個完滿的綠夢，飛向稻浪千疊的米鄉。當時的心境是：日子晴朗而美麗，生活的前路開滿着萬樹春花。

假如生活是海洋，那我便是掌舵的水手，正在尋找一個可以停泊的港灣。可是，海洋是遼闊的，港灣又霧樣淒迷，我瞄不準前面的方向。

幾天前，接到一封家書，內有一段：

「你離家北上，已有好些日子了，那兒的生活想已習慣。你媽及妹妹都能操作，家裏的經費還可以勉強過得去，不必你多慮……」

讀到這裏，我暗自慚愧。母親苦心孤詣，克勤克儉地供我讀了十二年書，而我所求得的知識，只能養活我自己，距離希望與理想委實太遠了。縱然我的父母沒有抱着「積穀防饑，養兒防老」的思想，但見到身為他們唯一的兒子的我，竟是如此沒有出息時，我想他們的心境也真够寂寞淒涼了。

本來，當我踏出校門，探求那一課社會課程時，我抱着很大的願望——要改善生活，讓母親的日子可以清閒些。但是，直到今天母親依舊在膠林裏，風沐雨，我的願望沒有兌現。

我向來就不相信命運，也不相信神。除了我自己，我深信再也沒有人能扭轉我生活的厄運。使我悄悄

感到安慰的是：無論在任何惡劣的環境中，橡樹始終是我忠誠的密友；我每天所接觸的，也還是一張張淳樸的臉孔。

把軀體奉獻給國家與土地，自己只從自然中吸取空氣、雨露和陽光以滋養，橡樹的犧牲是偉大的，橡樹的精神也令人欽佩。我要像橡樹一樣堅強勇敢，茹苦含辛，把生命獻給生活，不管前面的道路是多麼地崎嶇……

此刻，夜已深了，窗外的風雨依舊淒切地落着。我默默地祈禱：這場風雨過後，明朝有一個晴朗的藍天，太陽從橡林的遠處含笑地升起……

黃崖著

烈火續集

「烈火」一書是黃崖的近年精心創作，出版後瘋魔港馬萬千讀者，現續集亦已出版。該書係以馬來亞華人家庭為背景，描寫新舊三代在思想上的矛盾衝突及新生一代的希望和遠景。續集更精彩動人，切幸讀者注意。

高原出版社

每冊定價港幣四元正

馬華新詩選

魯鈺編

林英強作品選

作者傳略：林英強，在報界任重要職務已卅餘年。一九四〇年以前曾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漢口、廣州等地著名文藝雜誌上發表了許多新詩。著作有「麥地謠」（上海萬葉書店版，列為文藝新潮社叢書之一）、「馳馬驅」、「沙漠船之旅歌」（東方詩作家協會版）等。

湖上之歌

小馬的蹄聲，不是踢破溫馨之夢麼？棕色的光芒，已散落地，六月里，淺綠的湖水正搖幌有趣的联想。

楊柳岸邊，喜悅的艇子橫溢清爽之快感。葛嶺上碇着灰白的雲船，保椒塔是沒有荒蕪與暗澹。

也許我是走開冷而難受的寒漠之路口，也許我是步出叢蘆阻塞的陋道。今朝，我真欣幸地望見一株樺樹了。

湖山之外，儘管有猛烈的砂嵐，或是狂直的龍卷，在水與樹之間，我却永遠愛戀這蕩人的湖山。

一九四七年六月杭州

闕 題

大江之水洶洶的流下了巴陵，白天，晚上，從來就不感到疲倦。在這里，我有對李白的懷思；當新月與滿月的日子，心情是又溼，又冷。

黃鶴樓依舊泛濃密的文學的氣息，那玉笛之音呵，却早就溜走在襄河之上。

我帶着像在塔里木的孤寂的情緒來看龜山。在明日的風沙里，不是還有更多奇峻的峰巒？

一九四七年七月廿九日武昌

飛 向 南 方

清爽的風中我飛向南方，我的歡愉，今天寄托在水鄉的運河之傍。近午時分，從窗口看見了雲層，小島是半沒於紺碧的水上。

春之日暉，高空的燕子之姿是那麼的雄健。而我爲了遠地的深情，誰說我的心已衰倦？

獻身於萬尺以上的雲濤之巔，那絕壁，那斷崖，那湖水，那群山，一切的險阻却攔不住我的熱戀。

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七日南海之上

隆 披 尼 湖 上

隆披尼湖上，聽到了木琴，橫笛，與十六絃，寂寥的雨夜之星，總是靜默無言。

板椰和棕櫚之樹，有如我的所思麼？細雨洒上薄暗的砂道，我明白，愛戀正在搖蕩了。

舊時的故事，尤清楚的記在心里，憶想那柘榴的籬邊，却有無盡的傷歎。

以往的好處，消失於瞬息之間，夢中的薔薇啊，已是凋落了，而且是憔悴不堪。

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盤谷

有感

望。
當我正流宕在巴陵道上，心里滿都是滯悶的思想，也滿都是悲楚的失

獨自在岳陽樓上，看紺碧的洞庭湖水，哦，那起伏的百里的煙波呵，不是已飄失了，飄失了我的昔日的盪念麼？

一九四七年八月三日岳陽

行人謠

瀟夜，海原的潮音如奔騰的兵馬，大風之波啣不是搖撼椰子之樹麼，黛色之空，是令人憂沮之繖吧，負重的行人，益覺命之屯登了。

千山萬水，重阻着深切的慕望，陷失於荒落的巖隙，豈無悄戚之感麼？想起離散之日的雲靈，也想起秀拔的九龍山，常以噩夢暗墜思家的淒

泪。

歲月之陰溼的霧露，既蹙宿而不敢妄步其上啊。在苦澹的巔涯，更企

美大陸之黃沙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佐治港

鄉愁

雨之朝，閑寂之夜闌，惦念着朔風里的烟火，使我流洒感激之涕淚。北原的村里，韓川之流浮着緋色的靜謐之歷史。噫，在椰子之片丘，忍聽瘋人的魔笛麼？

最難忘了故鄉的明窗之風與澄爽之空的，憶思那悠久葱鬱的山巒，却頻添我的焦灼了。

蹉跌於闇黑的深層，依舊有無盡的企想。噫，茜色而婉婉的故家駒，能不爲我慕戀麼？

一九四五年一月五日卑拉克

鼠色的路上

黃昏在翱翔，牛車輕輕的輾過鼠色的路上。田野像淹沒於七月氾濫的紅河之水里，夢的芝草，因是便萎敗了。

在古的靜寂之時日，思維是一步步接近那深林的暗道。冷風中，我又感到溫暖的荑原之火，可是此心能戀念帶愁的低雲麼？

我是看過許多深峽，高山，也看過許多的沼地，港灣，山溪，那些悅目的綠色，現在是正被這黃昏的暗黑所虐殺。

無言的，我聽到天邊有深遠的彌賽亞之歌，還能再响往荒唐日子里的靡靡之音麼？在鼠色而多草的路上，我是担慮喧噪與爆笑，也正担慮着那可怖的蠻人之鉞了。

一九四七年一月越南

梁山上一個小人物

水滸傳人物世論

岳 騫



梁山一百零八名頭領中，有兩個一向不大爲人重視的小人物，實際上對整個大局却關係匪淺。此二人即白日鼠白勝，鼓上蚤時遷是也。

在一百零八人中，白勝排名一〇六，時遷排名一〇七，可知在梁山上兩人份量也相當低；甚至於趕不上從未立過寸功的王定六，所以如此，其中自有一段緣故。

先說白勝：白勝諱號白日鼠，何以得名，水滸傳未曾介紹。就字面而論，鼠本是夜間出現的，鼠若在白日出現，就是一個胆大妄爲，不守常規的鼠，此是一種解釋。再若就北方方言而論，「鼠竊狗偷」，鼠則代表竊賊，白日鼠者，——白天的竊賊也。所以就出身而論，白勝與時遷也是同一類型。

水滸對白勝介紹的不多，當晁蓋與吳用等二人商量劫取生辰綱時，晁蓋說道：「黃泥崗東十里路，地名安東

村，有一個閑漢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會來投奔我，我會經幫助他盤纏。——這是第一次提到白勝。後來何濤的兄弟何清提到，在安東村王家客店內見到店主同白勝打招呼，及至白勝走後，店主說道：「這人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是個賭客。」這是第二次提到白勝。白勝的輪廓如此而已。

就整個梁山泊來說，智叟生辰綱是一大關鍵，使無此事，就不會有後來的局面，梁山泊仍然是王倫的天下，林冲最後若非棄他而去，也只有鬱鬱以終，個人之力決不可能改變現狀的。

但智叟生辰綱出謀劃策的雖是吳用，真正唱重頭戲的反而是白勝，沒有白勝賣蒙汗藥酒，或者在賣藥酒時露了馬脚，吳用就不能「軟取」只有「硬取」了。當然憑晁蓋方面七人力量對付一個楊志，「硬取」是取得到的，但是却要大費手脚，即使取到，能否順利走得脫，也是問題。因為楊志不但武藝高明，個性也倔強，從他手上明打明搶把生辰綱劫走，他若不死決不會罷手的。所以說智叟生辰綱，白勝之功即使不居第一，也在第二（僅遜於吳用），至於三阮反而有點因人成事了。

白勝在全書中最精采一次表演是在黃泥崗賣酒時，這段經過太長，不便抄錄，好在讀者諸公人人看過水滸傳，試再翻開看一遍，可以看出黃泥崗前實在是白勝唱獨脚戲，其餘七人最多是插科打諢幾句，而且究竟誰從中插科，水滸都未寫明，可以看出水滸作者也把這一段重心放在白勝身上。

當然白勝當時的表演是吳用導演的，可是這與導演戲劇電影不同，所有導演皆有權指揮全體演員，只有吳用這次導演黃泥崗智取生辰綱一幕，却祇能指揮白勝而無權指揮另一個演員楊志以及和楊志同來的一批人，究竟楊志怎麼說，老都管又怎麼講，其他軍健又是什麼態度，吳用雖是智多星未必便能全部料中，就要倚仗單方面的演員白勝臨機應變去對付了，所以說智叟生辰綱白勝功勞即使不居第一也居第二。

白勝上了梁山之後也並非全無用處，屢次大戰皆曾參加，如打破祝家莊之後，他曾假扮都頭隨着假知府蕭讓去賺李應。晁蓋打會頭市中箭跌下馬來，就是三阮、劉唐和白勝捨死拚命救回，可見白勝還有點武藝，並非靠人事混飯吃。

其次說時遷，時遷上梁山比白勝遲得多，而且同梁山沒有任何關係，當楊雄與石秀在翠屏山殺了潘巧雲與迎兒，商量去投梁山泊時，時遷出來開了一段玩笑，要求兩人帶他一起去梁山泊。

石秀不認得他，楊雄却認得此人「姓時名遷，祖貫是高唐州人士，流落在此，只一地里做些飛簷走壁，跳籬騙馬的勾當，曾在蘄州府裏吃官司，却是楊雄救了，人都叫他做鼓上蚤。」時遷出場介紹得比白勝清楚的多，時遷的諱號鼓上蚤也簡單易明。鼓最易發聲，但跳蚤在上面跳則不會發聲，此處在形容時遷輕功佳妙，以後才能幹出許多重要的勾當。

「當時楊雄便問時遷，你如何在這裏？時遷道：「當時楊雄哥聽稟，小人近日沒甚道路——在這山裏掘

些古墳，覓兩分東西；因見哥哥在此行事，不敢出來衝撞，却聽說去投梁山泊入夥。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雞盜狗的勾當，幾時是了，跟隨得二位哥哥上山去，却不好，未知尊意肯帶挈小人嗎？」

就這樣三人一道上了梁山，在快到梁山時，住在店中爲了偷雞，惹起一場大風波，引起了以後三打祝家莊，是大家都知道的，將來再另文敘述。

時遷上梁山之後，曾經作了三件大事，都作得有聲有色。

第一件是隨湯隆賺徐寧上山，此一節在「湯隆可作軍師」一文中已經說過，時遷在這一場趣劇中，表演了幾項人所不及的工夫。首先是盜甲，時遷過去雖以偷雞摸狗著稱，但除去在祝家莊偷了一隻雞，尙未顯過真工夫，只有這次盜甲，可算是顯了才能。水滸傳寫時遷盜甲經過，也有武俠小說的氣氛，但是却非常合情合理，不似目前的武俠小說比封神榜還離譜。時遷盜甲行動分成了幾段，首先是用蘆管吹滅了房裏的燈，及至到了四更徐寧叫丫鬢起身燒湯，由於燈滅了丫鬢要去後面拿燈，開了後門，時遷乘機混入廚房，此是第一階段。及至徐寧吃過湯出門，兩個丫鬢點着燈送徐寧出去，時遷乘機上了樓，此是第二階段。時遷上了樓，踏着榻子上了樑頭，等到丫鬢又脫衣服睡了，時遷再用蘆管把燈吹熄，把裝甲的皮匣解下來，這是第三階段。本來大功已經告成，時遷就要下來，偏偏徐寧娘子聽到樑頭上有聲響，問起丫鬢，丫鬢說是老鼠打架，於是時遷就扮出老鼠打架的聲音

一路由樑頭打到地下，開開後門出去。這一段經過並無誇張之處，完全合情合理，只要有時遷的經驗及他那身輕功就成了。

時遷盜甲之後裝扮成一個跌傷腿的人，走路一跛一拐，難爲他學得像，瞞了沿途開店的店小二，也騙了徐寧，這種做作並非人人皆可作到的。

第二次是火燒翠雲樓救盧俊義，這件事難於盜甲，因爲盜甲是攻其不備，對手皆是婦女，縱火是要在鬧市中行之，對手是北京大名府城內官兵，偶一不慎，就會敗露。但時遷一扶着一個籃兒，裏面都是琉璃，就敢放火的藥頭，籃兒上插了幾朵鬧娥兒，蹣入翠雲樓後走上樓去。

及至梁山兵馬劫了聞成的寨，敗殘兵馬湧進城來，喊着「梁山泊賊寇引軍都到城下也」，時遷此時在翠雲樓燃着火，頓時「烈焰冲天，火光奪目」，這場火正面作用是梁山泊軍馬總攻的暗號，副作用却搖動了城內人心。由於翠雲樓失火，城內梁山泊的埋伏一齊出動，城外發動總攻，官軍方面亂了陣腳，不知如何抵擋，梁山泊輕易攻下大名府，救了盧俊義同石秀，論到功勞，時遷仍然排在前面。

第三次是去曾頭市議和，雙方互派代表。曾頭市派出的是曾昇同郁保四，梁山泊派出的是時遷、李逵、樊瑞、項充、李袞，這五人論座次都比時遷高，尤其李逵地位更爲重要。但議和時，一時遷却是代表團長，臨行時吳用叫過時遷「附耳低言，倘或有變，如此如此。」時遷帶着四人到了曾頭市，見了會長官

說「奉哥哥將令，差時遷引李遠等四人前來講和。」儼然是「代表團長」的身份。及至史文恭說了一句「吳用差這五個人來未必無謀」，「李遠大怒，揪着史文恭便打。」時遷說道：「李遠雖然驕傲，却是俺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特使他來，休得疑惑。」這段話十分得體，足見時遷辦起外交來也頗長於辭令。

最後梁山泊排座次重新分配工作時，時遷與樂和、白勝、段景住四人，担任「軍中走報機密步軍頭領」，在戴宗領導之下，刺探消息，若以現在說，就是情報工作。

現在問題要回頭來說，白勝與時遷不論能耐與所建功勞，在梁山上都不少於別人，何以排名如此之低，其中自有一段原因。

先說白勝：白勝在梁山可以說是「首義人物」，却在梁山上坐了倒數第三把交椅，其中基本原因大概有兩點：第一，由於他平日是幹些偷雞摸狗，在江湖上的標準來衡量，並非好漢生涯。第二，最大錯誤是白勝被捕後，供出晁蓋，這一點犯了江湖上的大忌。試看李遠、石秀爲救宋江、盧俊義，都是單槍匹馬跳樓劫法場，石秀被捕受審時，在法堂一味干奴才、萬奴才的罵，才真是好漢本色。白勝被捕後，「押到廳前便將索子網了，問他主情造意，白勝抵賴死不肯招，晁保正等七人，連打三四頓，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府尹喝道：「賊首捕人已知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了，你這厮如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人是誰，便不打了。」白勝又捱了一頓，打熬不過，只得招道：「爲

首的是晁保正，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跳海，其實不認得那六人。」

這一段經過，有一點要指出，在白勝來說「連打三四頓，打得皮開肉爛，鮮血迸流」還不肯招，總算難得。但是，到了最後由於府尹已指出晁保正，白勝又確實打熬不過，只招了晁蓋一人，其餘六人推說不認識，白勝也許不能認識六人，但決不會不識吳用，此等處可以看出白勝仍然衛護團體，吳用以後設法救他越獄也正爲此。可是這一來官廳有了証據，才能出籤去拘晁蓋。若換了李遠石秀，無論怎樣打也不會招，兩人不招，也許會當堂打死，但官廳却無法對晁蓋採取行動。白勝不了解官吏有當堂教供之事，以爲反正府尹知道了，我說出來又有甚麼關係，哪知道一來貶低了自己的身價，幾乎不得參與天罡地煞之列了。

至於時遷，沒有什麼錯誤，就在出身「成份」太差。梁山泊都是作強盜，但在江湖上強盜却是看不起小偷的，而且絕不同流。時遷在蘆州時就偷雞摸狗，挖墳盜物，完全是江湖上最低級的行爲。及至上梁山，途中又偷雞，以至引起三打祝家莊。晁蓋當時發怒要殺石秀、楊雄，也就因爲把梁山泊與偷雞扯在一起，實在太難聽。後來雖然一切不提，但在梁山泊好漢心目中，對於小偷，仍覺羞於爲伍，所以儘管白勝、時遷功勞苦勞皆勝於一般人，仍然要坐在最後。試看他們後面的尚有一個段景住，却「平生只靠去北邊地面盜馬」的偷馬賊，與時遷、白勝皆是同行，所以坐在兩人後面，此中脈絡，十分明顯。

歐遊印象記



十二，看歌劇：雪維爾的理髮師

在巴黎的半月逗留期間，我只看過一次歌劇，那就是在開會期中的一個夜晚，受法國教師組織的招待，到 Opera Comique 歌劇院所看的。關於歌劇，我雖然會讀過一些短篇零碎介紹的文字，也聽過一些著名的歌劇錄音片，究竟還未曾親眼欣賞過。這破題兒第一遭的際會，不但使我開開眼界，也增加一些音樂的實際常識。

據說過去的巴黎，一到夏季，歌劇場就停演；因為天氣較暖，誰都不樂意到歌劇場裡久呆。現在情況已經改觀，由於各國旅遊事業發達，每年的夏季裡，從世界各國到巴黎遊覽的旅客是那麼衆多，他們到了這裡，誰都想看一看當地的歌劇，欣賞其演技和音樂的藝術，即使是夏季，也還是生意興旺的。

這天晚上，上演的是「雪維爾的理髮師」。這歌劇是凱撒·斯特比尼所寫的詩劇，由作曲家羅西尼（Gioacchino Antonio Rossini—1792—1868）譜曲，是一齣輕鬆的愛情喜劇。內容是描寫當時意大利有一位老醫生，他家裡有位受他保護的姑娘，長得非常美麗。這位老醫生爲了企圖佔有這位姑娘，不惜用種種的方法禁止她和青年人接近，當然也就不許她和青年人談戀愛，聽他們唱求愛的夜曲了。

有位英俊的少年伯爵，他愛上了這位美麗的姑娘，雖然常乘老醫生不在的時候，到窗前的街上唱他的求愛之歌，却苦於沒有機緣和她親近。他每次慷慨地付出重資，請樂手們爲他伴奏伴唱，但從未見她走到陽台上來表示謝意。恰巧有

一次，當他唱了夜曲之際，從街角上走來一個理髮師。這理髮師雖然行業低微，却是多才多藝而好管閒事，是個愉快活潑而樂於助人完成好事的傢伙。他的職業是理髮修容，經常出入豪門，有許多機會和閨秀們接觸，於是伯爵請他贊助其事，安排與那位美麗的姑娘會晤。

老醫生嚴令僕役們，除了老琴師之外，不許任何人走進家屋。原來他希望得到老琴師的贊助，實現與姑娘結婚的美夢。當他把這意思告訴老琴師的時候，其實老琴師早就明白，於是告訴他，那貴族青年已愛上了姑娘，且常在設法追求。兩人商量的結果，決意散佈謠言來中傷伯爵，使這姑娘與他棄絕。不過這陰謀並未得逞，因為那理髮師已伺機而入其室了。

他告訴這妙齡的姑娘，伯爵是怎樣地愛慕她，還交給她伯爵的信。她讀了信，大為歡喜，立刻就聽見他；她又依理髮師的指示，寫信給伯爵，交理髮師帶去。

老醫生進來，看她神情不安，指上又有墨水污痕，深覺可疑，於是再三追問，她都一一假詞支吾了。

忽來一陣敲門聲，那青年伯爵走進來了，隨着一隊侍衛，裝做喝醉酒的樣子。老醫生對於衛兵的來臨，懷疑是假裝來查究什麼的，大為憤怒而拒絕查究，後來託言欲尋找其免稅的執照而走開了。這正是求之不得的機會，讓兩位愛人互訴傾慕，伯爵又交一信給姑娘。不久，討厭的老醫生走來了，衛兵們忙把他拿住，似將捉將官府裡去，但當老醫生出示其證件之後

，才把他釋放了。

原來這是理髮師計劃的騙局，接着他又來另外的

一套。

這回伯爵裝扮成一個音樂教師，到老醫生家裡來，禮貌十足地拜見老醫生，說是老琴師病了，要他來代課，教授姑娘的音樂。為免使老醫生的懷疑，他又呈上姑娘寫給伯爵的一封信，說是在伯爵的住寓裡拾到的。他假意獻出使姑娘明白受伯爵欺騙的詭計之後，還自我介紹他說，他自己是老琴師的高足。老醫生當然意外的高興，於是命姑娘進來學琴。……

理髮師到來，要為老醫生理髮刮鬍子。老醫生給他鎖匙，讓他去取領圍布，他却把鎖匙偷放在陽台上，藉備以後的應用。當這時候，這位真正的老琴師走進來了，假琴師的伯爵，乃提醒老醫生說，這是他們計劃欺騙姑娘的計策。老醫生不悅，馬上就要老琴師離開。在莫名其妙的情況下，伯爵順手遞給老琴師一個錢包，他恍然大悟，才裝做通達事理地走了。

當理髮師在替老醫生刮鬍子的時候，兩個情人便計劃怎樣私奔。理髮師則為老醫生修容，在抹肥皂水的當兒，故意把肥皂泡弄進老醫生的眼睛，使他自顧不暇，無從看穿騙局。最後，老醫生抹去了眼睛的皂水，不勝煩厭，站了起來，走近那兩個情人的身邊，才發現自己的被騙，憤怒之際，只見他們對他挪揄大笑，退了去。

老醫生並不因此而死心，相反地，竟被迫而作最後的攤牌。他把那信拿給姑娘看，還說，她所愛慕的

新琴師，就是騙她給伯爵的詭計。她聽了大怒，決定馬上和老醫生結婚，又洩露他們私奔的計劃，要他在新琴師和理髮師依計來到的時候，把他們拘捕。老醫生乃離家去找警察和結婚經紀人，準備結婚。他去了不久，伯爵和理髮師用偷攜在陽台上的鎖匙開門進來了，姑娘以盛怒之容迎接他們，譴責新琴師假意愛她，想把她當做犧牲品呈獻給無恥的伯爵。……伯爵反而高興，乃表白自己的身份，解釋計謀的真相。於是兩人在理髮師的祝福之中，互相擁抱起來。

這時候老琴師進來了。他原是從結婚經紀人之處受派回到這裡，為姑娘和老醫生作結婚的撮合的，不料情勢欠妙，他竟被迫而不得不為姑娘和伯爵辦理結婚的手續。當老醫生回到屋裡來不久，警察接着也到了，但已太遲，因為結婚證書已簽好了，使得老醫生不得不勉強同意，這場喜劇便從此結束。

全劇分為兩幕。第一幕有兩個場景，就是街上和老醫生的客廳。第二幕係同上的廳景。顧名思義，這Opera是歌唱的戲劇，劇中人的說話，都是以歌唱表達的，全無對話。而且，獨唱、二人合唱以及多音合唱，都配合得各盡其妙，構成全劇的優美情節和場面。伴奏的是組織完整的管絃樂隊，位於劇台前，先來一個序曲，然後開幕而導入正劇，台上台下，都由指揮者依樂曲而指揮，其傾重音樂之處，可以說是音樂藝術之一高深的門類，因為奏樂者和演劇者都必具精深卓越的多樣藝能。

最引起我注意的，就是樂隊之中有兩具豎琴，由

女樂手司奏，顯得更其古香古色。這種豎琴是鋼琴的前身，彈奏起來，具有鋼琴的音色，只是沒有那麼銳促，更沒有鋼琴那麼複雜，但優美韻暢的音色，則為鋼琴所不及。

每一幕終，觀眾無不鼓掌讚美，該幕中的要角亦必出台施禮致謝，常一謝再謝，接連謝了好多次，直至掌聲停歇。台上的施禮是一種禮貌，台下的鼓掌也是一種禮貌，却已變成享受。尤其是劇終的時候，更為這享受而延長了許多時間，似乎誰也不想離開劇座。那種熱烈的興奮，和我們東方僅是「意在應酬」而已的情況相較，也實在有天淵之別。

十三、巴黎的歌舞

離巴黎之前的第三天，周慶陶先生約我到一家餐館用午餐，談談我到巴黎遊覽過的所在，和一些擬去參觀的地方。他聽了之後說，這樣已經差不多可以了。但依他的意見，還必須看一次歌舞，那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即使是有，也不如巴黎的好，到巴黎而不去歌舞，簡直是一個大損失。於是餐後即刻到附近的旅遊機構定票，準備晚上兩人一同去看。

和周先生從旅館步行到達歌舞院的時候，門外已排着一隊等待購票的長蛇陣，走到院內，却已將告滿座。巴黎的歌劇院或音樂院裡，有許多穿着制服的女職員，從事引導顧客找座位，照例都必給些小賚。當座位告滿之後，還有許多買不到票位的，都一樣的購

票進場，却是挨在廊邊站着觀看，滿座擁擠，實在熱鬧，周先生說，凡到巴黎的外客，都必到這裡來看一次，才會感到心滿意足。他們在巴黎通常也只住得三幾天，其他的名勝儘可以不去，但這種歌舞是不能不看的。所以即使是站在旁邊看着，也絕對不會埋怨於心。尤其是美國人，更是把看巴黎的歌舞引為光榮的盛事。他們每年一度到法國來旅行，主要就是爲了看一次巴黎的歌舞。回到家裡，有的就把入門票的票根裝進玻璃框裡，懸掛起來，作爲紀念性的明證，使親友們看了羨慕不置。因此，這個歌劇院，就實行每年換一次節目，藉求適應他們每年一度的旅遊。這樣不但可以保持經常的興旺賣座，而且在編導、排練、佈景以及服裝道具上一年只換一次，也經濟了許多。他們就把省下來的金錢，精益求精，花樣百出，竟爲其他國家望塵莫及。

爲什麼美國客那麼的醉心於此呢？開幕之後，就不難明白。原來這裡大部分是裸體的歌舞，一啓幕，演員們就載歌載舞，從四方八面紛紛進場，有的盛裝，有的裸體或半裸，更有一些是從天花板上乘秋千板降下舞台前的地上，彷彿就是仙女下凡。舞台上既有美麗逼真的佈景，台前觀座的半空上更設有透明的舞道，從台上兩旁的二樓之處，沿着樓上廂座的前方，構成個半圓環狀。舞女們成隊在透明舞道上歌舞，一隊走過，又來一隊，台前的觀眾仰首而觀，幾有目不暇給之慨。

這情況使我憶起卅多年前看過的一部歌舞片「普

天同慶」(Hoopoe)來，那歌舞的場面倒和這裡很有相像之處，也許好萊塢的製片家是以此爲藍本的。不過以舞台的裝置而能够和電影片不相上下的演出，已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了。這裡舞藝優越，姿色美妙，陣容浩大，都極顯出繁華熱鬧的氣象。每一齣節目，常有一百以上的演員參加演出，她們不但都具有優越的歌唱或舞蹈的藝技，且須具有標準的體格、美麗的姿容，才够入選的條件，對於每一演員的認真羅致，倒不是普通的湊够角色而已，演出的那麼吸引觀眾，確非沒有理由，實在不能一味以「大腿舞」目之。

佈景和換節目，不但克服了有限空間的弱點，而且也絕無閒歇的拖延時間。全場四十來個節目，除了中間休息之外，幾乎都是接續不斷的，有的時候連換佈景的時間，也不會感覺到。所演的節目，大都於歌舞之中，常有故事的情節。演到高山流泉的時候，佈景中的瀑布、水流，都是真的水在流着，瀑布奔激，泉流潺湲，水聲淙淙，加以燈光的配映，效果的穿插，簡直就和現實的自然景色一模一樣，可謂巧奪天工。當演到地下火車站爲背景的時候，在幽暗的地下室裡，隆隆然，嗚嗚然，由遠而近，接着出現了一列地下火車來，停車之後，又轟隆隆地開行去了。那情景又是那麼現實而逼真。

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在一齣「郊遊」的節目裡，薄雲一陣陣地掠過飛繞持傘郊遊的仕女，似是坐在馬車上一面歌唱，一面欣賞景色，却是高高地出現在一個圖畫圈裡，就像一幅圈邊圖畫的樣子，畫裡表演的

人物和掠過的景色，以及繞繞的薄雲，就和電影片裡一模一樣，其角度的巧妙和走過景色的變幻，就如實地拍攝的彩色片一般，却是舞台上的現身演出，可以說是巧妙之至。我們常常對於風景美麗的地方，形容為「風景如畫」，又對於美麗的圖畫，則又說是一生動如真；要是把這說法來形容郊遊的舞台場景之美，也是十分適切的。

這裡有許多裸體的演出，但絕不是色情的胡鬧。她們的裸體或半裸，都是基於故事情節的需要，而且有時雖然只是裸着玉體，却是披上其他的膚色，如褐、棕以及較淺淡的膚色，視所表演的民族，而作不同膚色的化扮，即使是羅漫諦克的意味，也莫不以情節為依歸。至於那些穿著服式者，舉凡雍容的貴婦，風流瀟灑的紳士，嬌豔的宮女，以至於車夫、走卒、娼妓等，也都莫不盡其妙肖。論起節目的題材，雖有各國古典及風俗的故事，也穿插一些低層社會的生活情景，儘管形形色色，但總致導入繁華的歌舞場面，令人心曠神怡。如其中節目之一的「娼婦」，更是穿插得很妙。

這個節目起先以巴黎的地下火車站為背景，火車抵站開行之後，有個娼妓在兜引僱客，被警察阻難，雖然得以脫身，但頃刻之間忽傳來一陣教堂的鐘聲，使她在惶惶之中立刻現出懺悔的樣子，却又立即轉入美麗的夢想，表示她也希望總有一天，得到美好的歸宿。就在這一瞬間，變換為豪華的府第場景，教堂鐘聲頻響，這娼婦穿着高貴的結婚禮服，在眾侍女及貴

賓擁擠之中，步往教堂舉行結婚典禮，載歌載舞，儀態萬千，終以高貴繁華的熱鬧，結束了這一悲苦的節目，可謂曲盡妙緻。

在許多歌舞的節目之中，更來一次變換口味的點唱穿插，是輕鬆，也是另一種的樂藝表演。這節目由一位中年女歌唱家出台，她穿着白西裝褲和夏威夷上衣，一面奏着手風琴，唱出各種不同的民歌。接着便要求觀眾點歌讓她演唱，只要點出了歌名，她馬上就演唱起來。這一來，可高興了那些好事的觀眾，於是你點一首，我點一首，誰都想考一考她的本領。她一點也沒有難色，從容自若地一連依照點定唱了幾十隻短歌，引得掌聲雷動。

最後是由一位少女，出來點選四位觀眾，要他們登台表演。這可使我和周先生覺得有點為難了，要是被她點中了，將怎麼辦呢？周先生說：「我定座位之際不敢定得太靠近台前，就是提防這一套，要是被點上了，真糟糕呢！」

結果在眾目睽睽之下，點中了前座的四位男士，其中二位已頭髮光禿，鬚毛雪白。我和周先生雖已寬心，却很替他們難為情。豈料他們倒很高興地站了起來，一點也不為難；登台之後，那位女郎立刻搬出四個盒子來，要他們從盒子裡取出衣服來穿。他們都照做了，都是女裝舞服，於是觀眾們鬨堂大笑，並大大地鼓掌。他們穿了之後，就在台上胡亂地跳起舞來，觀眾愈笑得熱鬧，他們愈舞得高興。最後那位女郎端出四件禮物來給獎，本來就可以結束了，不料仍不

肯休罷，他們連忙走下台來找取照相機，各請同伴們拍照，竟認爲時機難得，非拍照留念不可呢。

十四，從巴黎到倫敦

在巴黎的最後兩天裡，接到周慶陶先生爲我代轉的家信，信中除了報告家人平安，欲我安心之外，還說，新加坡英國文化協會要我於前往倫敦之前，先通知倫敦的英國文化協會，告以抵倫敦的日期和時間，他們準備派人到飛機終站迎接，且將招待我遊覽參觀，更安排與幾個畫家會晤。這消息真使我高興，於是在離巴黎的前一天，打個電報給倫敦的英國文化協會，告以行期。不料這封電報因爲只寫該會的電報掛號，沒有地址，當天退了回來，立即加上詳細的地址，再打一通，大約是可以收到的，並不見退回來。在這之先，我也曾寫信給在倫敦研究美術的陳潮光君，請他代我預定旅館。潮光君是新加坡女畫家陳城梅女士的令弟，當我在新加坡出發之前，城梅女士特別給我的住址，更還寫信給他，預告我的行期，誠摯周到，我真感謝她的美意！

這天清晨，我從巴黎飛機終站乘巴士車赴奧萊機場，乘九時十分起飛的英國飛機前往倫敦。在這一小時航程的飛機裡，和一位愛爾蘭太太鄰座，她是偕同丈夫及三位男女公子從巴黎旅遊回國的，聽得我是來自新加坡的，顯出分外高興，忙介紹她的丈夫跟我認識，接二連三地問新加坡的種種情況，似乎十分感到

興趣的樣子。她說：她真希望有機會去到新加坡，那是一個滿有趣味的地方，可不是嗎？她要看一看那裡的黃梨樹，也要看一看華人街市，……我告訴她，黃梨不是長在樹上的，它是一種長葉子的草本植物，就只有三尺多高罷了。她更加覺得新奇起來，更又一連串尋問着黃梨的形狀和種植的情況，最後掏出一枚愛爾蘭的辨士銅幣，贈給我做紀念品。

飛機於十時十分鐘抵倫敦機場，辦了入境手續，領了行李，又換些英鎊，然後乘巴士車入倫敦飛機終站。到達終站的時候，陳潮光李錫君二君已在等候，李君也是在倫敦研究美術的新加坡青年，握手談叙之後，領了行李，我留心看看，站中並不見有英國文化協會的人員，只好僱輛特示，偕同陳李二君逕到潮光爲我預定的旅館。不料到了那裏，旅館女主人以原住客抱病不能遷出爲理由，要我另找別的旅館，經交涉的結果，才由她介紹到 *Queensway* 的 *York Hotel* 住下。這地方相當利便，就在肯新頓公園旁邊，隔街有許多餐館，其中更有一家以「熊貓」爲標名的華人飯店，就近還有 *Bayswater* 和 *Queensway* 兩個地下電車站。吃飯利便，出門也很利便。

安頓停當之後，於是打電話給英國文化協會，不料一時打不通，因就攔住着。後來聽說英國文化協會確會準備招待我，真是抱歉。這一時的疏忽，直到現在，我還時時刻刻覺得對不住他們的一番好意呢！倫敦的景物，晚如巴黎的風光綺麗。街道狹隘，也沒有像巴黎那麼的寬大舒暢而遍植樹木。但街上的

人們却特別熱鬧，而且大都衣著頗為隨便，總不像巴黎人的考究。建築物的外表，常見是黝黑的，樣式參差，顯出樸素的嚴肅。有些地方，在街邊走着，倒彷彿覺得有點像是新加坡。大文豪蕭伯納曾於戰前到過新加坡，看了新加坡的景色，當時曾對記者發表觀感說，他覺得新加坡的景物，有些地方倒像是英倫呢。蕭的意思是說當時的市郊，尤其是武吉知馬律和東陵一帶，和我所說的對象自是不同。但倫敦究竟是在廣大的，不但偉大，且富雄渾的魄力，雖然在廣大的市區裡，樓屋緊擠，却有幾個大公園的調配，使八百餘萬人口，很有遊息喘氣的餘地。那些公園的遼曠廣大，滿植淺草，更是其特出的所在。原來英國人之於公園，是未如法國人的求其華麗美飾，雖然也有花園、樹木以及其他配置，却是以草坪為主體，而顯出單純的偉大。無論是誰，只要步入公園，準會立即胸懷為之一暢，把市街中的塵囂氣氛，忘得一乾二淨的。

最使遊人感到悅目的，就是泰晤士河畔的景色，巨橋橫跨，樓層高聳，尤其是威斯敏斯特寺和國會大廈的附近一帶，更是氣象雄偉，風光秀麗，極顯出這世界大都府的雄姿。泰晤士河面是廣闊的，其中有往來的汽船、汽艇，也頗熱鬧，顯示着工商業大動脈的姿態，倒不只是供人遊覽觀光而已。

這天午餐之後，陳潮光李錫君二君特地伴我到特拉法伽廣場走走，參觀其處的國家畫廊。特拉法伽廣場是倫敦的市中心區，地勢稍高，似是一個小山崗，國家畫廊就在崗上。廊前場地廣大，立有一高聳的巨

圓柱，上置納爾遜將軍的巨像，稱為納爾遜圓柱（其實是紀念碑）。柱基是長方形的，四壁有浮雕，疊置的基部漸次擴展，及至地面的四角之處，各有巨獅的雕刻雄踞其間，至為壯觀。坊中又有兩座大噴水池，噴水四濺，遊人圍觀者甚衆，鴿子羣集飛繞，爭向遊客索食飼料。我們在這場上徘徊了一會兒，並拍了幾張照片。然後參觀國家畫廊，但只參觀一半，因為時間已晚。

握別了陳李二君，回旅館晚餐後，忙打電話給李谷君，他很熱情，馬上駕了汽車到旅館裡來，並帶我出去遊覽。李谷君是我的鄉親李季白兄的公子，留學倫敦多年，研習建築，卒業之後，在倫敦都市建設部門服務，担任建屋發展的設計工作。他原是新加坡公教中學的高中畢業生，愛好美術，其作品甚為超脫，我曾在新加坡當地作家展覽會裡見過，其天分甚高。據說他就學倫敦之前，曾私下在巴黎研習兩個年頭的美術，足見他於藝術興趣的濃厚與過人的觀點，因為打下了這麼的藝術基礎，對於建築的設計，確具莫大裨益的。

我們略為談叙之後，便驅車出發。他先帶我看倫敦中心地區的許多重要街道，並一一加以介紹，然後至白金漢宮、唐寧街（首相府）、泰晤士河畔、大學區，看看這些地方的風貌，又至馬來亞大廈，參觀其中的各室。後來到一處黑社會勢力的酒店區走走，看倫敦另一角落的夜生活情況，又到一家酒店裏喝牛奶，看顧客們消遣取樂。（下文轉四十六頁）

WILLIAM
ALLINGHAM

的
詩



A MEMORY

by William Allingham

Four ducks on a pond,
A grass bank beyond,
A blue sky of spring,
White clouds on the wing:
What a little thing
To remember for years —
To remember with tears!

回 憶

四鴨浮池上
前有芳草岸
青天春色瀟漫
白雲相與往還
一片平凡景物
多年令我難忘
想來未免悲傷

英詩研讀
33
111

(作者 亞林漢 (William Allingham, 1824—89) 是愛爾蘭的詩人，十四歲時就去做一家銀行的書記，後來又做稅關史。離開家鄉到倫敦去，便交結了當時的文人 Leigh Hunt 等，後又加入拉飛爾前派運動，與 D. G. Rossetti 成爲好友。並與 Browning 及 Carlyle 諸人往還。到 1870 他做了 Fraser's Magazine 的副主編，1874 年成爲主編，主持筆政。他在 1850 年出版了處女詩集 (Poems)，四年後的 1854 年，以「晝夜之歌」(Day and Night Songs)，而確立了他的抒情詩人的地位。他最大的力作爲 1864 年出版的「愛爾蘭的勞倫斯·布冷非爾德」(Laurence Bloomfield in Ireland) 一篇長詩，也是他成名之作。他死後曾出版了他的全集，共有六卷，詩以外還包含故事及劇本。

(研讀) 詩歌中常用得着那些表示顏色的字眼，白朗寧在豔麗的南歐意大利久住過的原故，不免受到意大利畫家的影響，所以他詩中染有色彩的地方很多。基茨也用得很多金黃，深紅等表示強烈的色彩的字眼。年輕人是喜歡色彩的，詩人也是一樣，這首詩只有短短的七行，但其中有青 (blue)，有白 (white)，有芳草的綠色，有池境的水色，大自然的燦爛的春光，洋溢在這首小詩中，堪稱這詩的第一特色。其次，此詩的節奏非常的優美流利，非常悅耳。各行用弱強調 (iambus) 及弱弱強調 (anapaest) 的二步格 (dimeter) 寫成，只有第五行是用的弱強三步格 (iambic trimeter)，行首缺少一個弱音的音節 (syllable) 而已。這是 metre 上的變則，爲防單調，極具效果。脚韻 (rhyme) 是一、二行押韻，三、四、五行押韻，六、七行押韻，即 a a b b c c 的形式。這種押韻的辦法，作爲一種難忘的回憶，使復活了的自然的景色，在音樂悠揚聲音重新浮現出來。這詩雖短，却是一首完美的詩，包括了一切，未說出的盡在不言中了。

Four ducks | on a pond,
 A grass | bank beyond,
 The blue | sky of spring,
 White clouds | on the wing:
 ()
 () What | a lit | tle thing
 To remem | ber for years—
 To remen | ber with tears!

中國詩的「春江水暖鴨先知」，「桃花流水鱖魚肥」等等，都是畫家的好題材。亞林漢的這首小詩，也像印象派的畫家所畫的一般，水上的鴨子，綠草的岸，青天白雲，一片春光，一幅自然的景物，何等簡潔有力地給我們一個深刻的印象，真是銘刻於心，令人怎也忘不了。讀過中國書的人，都記得馬致遠的秋思：「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一種偶然接目的景物，當時看了並沒有什麼，可是過後回想起來，就不勝今昔之感，而使詩人不禁悲從心來，要為之揮淚。孔子看到一泓流水，也不忍住要嘆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詩人是容易感動的，更為傷感的一種極其尋常的經驗，他也會感觸得大發詩興，熱淚沾巾。這種可尊貴的情感，也許正是詩的泉源。

(附注) on the wing = flying 飛行中，普通指鳥正在飛，如 birds on the wing (飛鳥)，此處指白雲在飛。a little thing 「微不足道的事物」。for years 多年，表示長期間。with tears = with grief 或 with sorrow。「悲傷地」這個 tears 用複數的具有很強的 sorrow 的意味。

（上文接四三頁）

李谷君問起我在倫敦的日期，我告訴他，因為想到西班牙走一趟，西柏林林教師會招待的日期又已安排定了，所以決定只在倫敦五天。他說五天太少，最好多住幾天，在這裏過一個週末和星期天，讓他有招待的機會。因為這裡的海德公園是應該去的，却須在星期六的午後，才能看得演說家的演講場面，那是英國特有的民主風氣的表現，到了倫敦不能不看的。還有，英國人的下午茶也應該作一次的領略，雖然是喝茶談天，實在富有高尚的生活情調，也只能在星期日安排到一個英國朋友的家裡參加。……我因為飛機票才在巴黎改定，又不好意思多打擾他，只好謝謝他的好意。最後他約我明天晚上一起去參觀樂劇，然後才作其他的安排。我答應着了，深感他的盛意。子白兄有這位令郎，真可值得驕傲，不但精明能幹，且熱情而有禮貌，實在可敬！

回到旅館，已是十一時半。當躺下床的時候，不禁高興地意味着：畢竟已從巴黎到倫敦來了，也已在倫敦看了許多的景物了。

龍引四十一年

一、驚鴻一瞥

一九五〇年初，我接到賴家球兄從峇株寄來的一封信，他告訴我：目前他在峇株華僑中學教英文，兼教英校的中文，約我有空去玩。他是我的大學同學，有一個時候還同寢室。我叫他做江西才子，因為他的中文很好，書法尤其秀麗。他又是讀英文組的，在孫大西教授的薰陶下，對於莎士比亞有相當的深度。我記得他常常躺在牀上讀英文，我勸他要注意眼睛，他那時已戴上近視眼鏡，不要再加深了。

家球兄的信使我又驚又喜。驚的是爲什麼他也到



了馬來亞；喜的是老同學又可重逢了。這時我正在芙蓉中華中學教高師班，這高師班剛開辦，只有我是專任，又兼級任，也可說是高師班主任了。可是，我是第一次教書，有些高師的課程我自己也不甚了了，每天都得準備功課。有閒暇我就寫點文章寄到報館去，一方面是練習寫作，因爲我已停筆多年；另一方面是想做點與教書有關的工作，來把我的放心收攏。因此，我相當忙碌，連周末也抽不出時間作峇株之行。

一拖又是好幾個月，直到我想離開芙蓉另謀高就時，才去拜訪家球兄，也許是想一舉兩得。於是，某一個周末，我南下赴峇，走到蕪坡河邊，我驚愕起來

。那美麗的流水，那美麗的房屋，那美麗的遠方的海，我沉溺於那媚人的景色，幾乎忘記了一切。

峇株的風景，似乎比不上蔴坡，我也無心欣賞，我急於要會見我的老同學；在海外第一次會到老同學。我們見面之後，有講不完的話，工友催了好幾次才去吃晚飯。在飯桌上，會見了當時的校長夏宗湖先生和幾位老師。飯後也閒聊了一會。夏校長一直不停的介紹他的學校設備和他的辦學計劃，雖然我很感興趣，我仍想和家球兄重溫我們大學的舊夢。

第二天的早餐和午餐，我髣髴也不是客人了。大家談得很投機，很坦白。他們也毫無隱諱的討論他們當時所面對的一些學生方面的麻煩。夏校長還抽空開車陪我去游泳池等處參觀。下午要離開時，他又開車送我到渡口，再要家球兄陪我過河。

踏上渡船，家球兄告訴我：夏校長誠意約我來教書。我立刻同意了，因為我對這間學校和這位校長有很好的印象，加上又可以和老同學一起工作。據說要設法把學校對面一棟房子租來給我做宿舍，真是有心。我帶着頗有收獲的心情，回到芙蓉。可是，後來由於郵件的遺誤，家球兄又離開馬來亞前往美國，我便與峇株華中無緣了。我既已決定離開芙蓉，又不曾受聘約的限制，一時會想在蔴坡寄住下來，再作打算。想不到一個偶然的機會，那年七月，我竟去了霹靂，做了和豐興中中學的校長。

我在馬亞來只教了半年書，忽然做起一間有千多學生的中小學的校長來，實在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

我既已立志獻身於華文教育，每一件事我都做得很起勁，而且非常有興趣。講老實話，我的確有許多事情都不懂。我必須有些經驗豐富的助手。訓育主任錢愛華先生是董事長王振相先生推薦的。我們一見如故，竟成莫逆之交。他本來可以做校長，而且年齡比我大得多；可是他一直很尊敬我，人前人後，都稱我為校長先生。後來我去龍引，又約他做校長室秘書。

組成興中的班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時的小學教師都很難找，更不必談中學和英文教師了。當時的總視學官吳毓騰先生來校視察，就曾向我提出這個問題。我記得他來時，我還鬧了笑話。他問我：多少學生，多少班，多少教師，多少學雜費……我一概茫然，全不記得。急中生智，我請他在校長室坐一下，趕快去教務處搬出所有有關的簿冊來。那知道竟成了我的弱點。我在龍引做了十四年校長，如今在培中又是第三年了，我仍不記得學生的圖體雜費的數目。我也不易記住學生的姓名。

聽說馬來亞的緊急法令，便是因為和豐附近膠園附近發生鎗殺事件而開始的。開學那天，董事長來校之前，便有他的礦場自衛隊來警戒，他自己也有自衛左輪。第一天他上台訓話便有所不滿，因為禮堂中沒有孫中山先生的遺像。事實上是教育局不准掛了。我全不知情。

我全家住在校內，宿舍在教室的上面。有時候，清早起來，校內便會有些傳單標語。而這些東西，必須撕下來送與董事會轉交警察局。某一次的傳單，竟

寫明不准撕下。這可使我們爲難了。

某一個黃昏，有一些董事在咖啡店商談建校的事，還被炸彈炸傷。我們真是在風聲鶴唳之中。當局有時調閱學生作文簿，有時要點名簿。我自己也被傳去怡保政治部問過話。

有一晚，愛華兄從禮堂台上跌下來。（全體教師在禮堂兩側辦公，校長室、訓育處、教務處都在台上。）他爬回宿舍，驚動了全體老師。於是，風風雨雨更加多了。

學校裏面，也不時有些小麻煩。我身爲校長，首當其衝，要說不恐懼、不緊張，那是違心之言。不過，每天我仍舊若無其事的執行校長的工作，間或去怡保住一夜，第二天一早回校。有一晚，風聲很緊，我會到街場的華商公所借宿。其實，這也是神經過敏的措施。在那個時候，誰都有些緊張。有時政府官員來，也是要約我到街場華商公所去晤談。

我與振相先生言語不通，免不了有些隔閡。雖然兩人之間，沒有鬧過甚麼意見，但我覺察到他對我已有些不信任了。內在外在的麻煩，已使我疲於應付；董事長再如此，我立刻準備讓賢。聽說繼任已有人選時，我便決定離開了。

當朱毛的校長被謀殺之後，我立刻下了決心。因爲他的公私情形，有許多與我相似之處；他已提出辭職而且已經離校，又被董事會請回來；我也是一樣，去了檳城，又再回來。他的太太快要臨盆了；我也是如此。還有一些其他的瑣事，竟都巧合。

十一月初旬的一個週末，像往常一樣，我們全家去怡保渡假。我和視學官王宓文先生商量，我要辭職。經過了一番解釋，他很同情我的遭遇。再和幾位朋友商量一番，我決定不幹了。星期天晚上，由梁森元兄開車送我回和豐。當晚，拜候副董事長施坤林先生。他雖然想挽留我，也有莫可奈何之感。

第二天週會時，我宣佈我要離開，而且表示我的意志非常堅定，請他們不要挽留，也挽留不住。同時我謝絕任何方式的歡送。中學部的高班同學，堅決而誠懇地留我多停一小時，匆忙中開了一個茶會，正像我離開笑中一樣。

當我獨自提着兩個口袋，緩步走下山崗時，我情不自禁地摸摸頸頂，忽然感到一陣輕鬆。不過，我也感到我對不起和豐街場的一些朋友們，如張永立、何昌榮、施坤林、余天送諸位先生。

我失業了！

太太仍在和豐執教，小孩們也留在那裏。我寄居在怡保三江公會。公會的阿祥哥對我很好，替我煮食，那算是很大的面子。（他年歲已長，烹飪工夫極其高明，卻不輕易爲人下廚。幾年之後，無疾而終。我對他至今仍有懷念。）

想不到我又被政治部調去一次。經過了一小時解釋之後，主管杜先生還答應替我介紹工作。我好不容易才辭謝掉。我內心實在感謝他。

這時，我有兩位老朋友也在失業之中。我們三人同病相憐，時常聚在一起，談天喝酒，還不時遠遊，

真是窮快活了。

我離開和豐不久，四女孝祐在怡保出世。一週之後，她們母女又回和豐。我竟有妻離子散的感覺。好在我有一點積蓄，並不急於要找工作。有許多朋友在替我奔波，都未成定論。

有一天，曹徵與兄來。突然對我說：

「你不是要去峇株華中教書嗎？現在請你去做校長了！」

真正要我去做校長，我倒是要考慮。因為夏宗湖校長目前告假，我乘人之危，實為不義。徵與兄告訴我：峇株視學官董天成先生拜托孔翔泰兄介紹校長，他推薦我。不管怎樣，我可去峇株看看情形再說。

我去了，才知是離峇株廿二哩的龍引，要辦一間中學。第二天一早，我坐巴士到了龍引。我走下巴士，看見那間學校校舍甚好，操場也大。剛好對面又有巴士來，我沒有進到學校，又坐上回程巴士了。

我問明了有自來水，晚上也有電，我答應了。董先生告訴我：多兩天董事會開會，才能作最後決定。我想等兩天看結果。董先生要我先回去。回來二天之後，電報就來了。

與中中學放假，我全家搬到五哩之外的沙叻，因為曹徵與兄在這兒做校長，在他的隔壁替我租了一棟房子。

太太問我龍引學校和街場的情形，我一點也答不出來。我只知道有水有電，校舍很堂皇而已。她也只好笑笑。

我第二次去龍引，是由董天成先生陪着，仍舊沒有去街場，只到學校斜對面的中華公會。剛坐下來不久，一位身體健壯的中年人，扶着一輛腳踏車，笑嘻嘻地走進來。這便是新文龍中華中學董事長鄭振中生。

校長與董事長之間，算是沒有言語的隔閡。我們只是很客套的交換了一些意見。

我與董天成先生在龍引勾留不久，我匆忙趕回沙叻家中。學校也好，董事長也好，都只是驚鴻一瞥而已。

那年年底，我們包租了一輛大型汽車，攜帶着簡單的行李，在孝祐滿月之後，搬到龍引。

那天正逢大雨，一部份行李都淋濕了。學校為我租了一間民房，放下行李不久，振中先生從峇株趕回來；他在峇株渡口等了兩個鐘點，不知道我的車是走昔加挽那條路。我的心中，不免有一絲溫暖。就憑着這一絲溫暖，我竟在龍引住了十四年。

歡迎長期訂

閱本刊



鵠立於

寒意

之上

瑩 淡 □ □

透支金字塔似的希望後
我鵠立於電話盤
候六十英哩長的電流
發射一些憧憬，一些燦然

我的軀幹乃希望所架起
當阿波羅的金車自銀氈輾至金氈
即翻翻於將至的鈴聲上
震懾全屋宇的聽覺：
我去販賣初中奴了

於是往山上的市場，帶着收據
出售一班又一班的小黃奴
書桌從此長不出繆斯了
銀元冰冷，如產婦的手足

自六十英哩外傳來的電流
電殛一切憧憬和燦然
我鵠立如昔，却垂翼
只望寒意高疊在眼前

我的軀幹乃失望所架起
每根骨骼皆患上嚴重的癌症

王潤華 ■

認識卡謬

和

他的「黑死病」

「他不是任何人的信徒，他是卡謬，是太陽、痛苦和死亡的兒子。」法國作家莫洛瓦（A. Maurois）不但最了解卡謬，同時也是最早就「對的一面和錯的一面」及「婚禮」散文集中發現卡謬（Albert Camus）非凡的才華。這位在一九五七年以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年輕一代的良知，不論在文學和哲學上，都是具有獨特色彩和發展道路的大家。存在主義的虛無，成爲好些人的死巷，但站在這塊荒謬的荒原上，卡謬卻驚人的開始起飛，捉住「自我」的衝力。他突破了荒謬的封鎖線，越過了黑暗的死谷，勝利地像西西佛（Sisyphus）痛苦而快樂地活着。

這位尤其在現代小說中，像卡夫卡、紀德等公認爲最具獨立性的小說家，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七日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康斯坦丁省的孟多偉。母親是西班牙後裔，父親是法籍德法爭取的阿爾薩斯人，他在第一次大戰死於馬恩河畔的戰役中。卡謬是一個決不向貧窮和疾病低頭的頑童，半工讀地從小學唸到大學畢業。在阿爾及利亞大學唸哲學系的時候（畢業於一九三三年），教授們很欣賞他哲學及文學的天資和努力。



他從小至三十七歲期間，流浪在陽光強烈的北非海岸，和原始純樸的阿拉伯人間的經驗，後來都反映在他的散文、小說和戲劇裡。

一九四〇年當希特勒的納粹軍蹂躪巴黎時，身為維護社會正義、肯定個人生存價值的他，投入火熱的戰鬥隊伍。一九四二年偷渡入巴黎，組織抗德地下工作，並創立著名的地下報紙「戰鬥報」。這時的他，對於宇宙人生的荒謬的體驗，社會正義的追求，都在慘痛的生活過程中觀察得很澈底，於是獨立地表現於創作上。「異鄉人」及「黑死病」是他的代表作，也最能表現他的思想蛻變過程。

卡繆死於一九六〇年一月四日巴黎南方的一次車禍中。五年後的同一天，我們這時代的詩人艾略特病逝於倫敦。

卡繆的「黑死病」是現代人類精神世界中，現代小說國度的重鎮。這個本世紀以來新獨立的國家，最早是陀斯妥也夫斯基等心理分析小說家，以虛線把它畫在現代文學世界新版的地圖上。緊接着，紀德、喬哀思、亨利·詹姆斯他們，分別在世界精神思想的要港，把它建立起來，且宣佈了獨立。

而卡繆，先後完成了「異鄉人」(一九四二)、「黑死病」(一九四八)與「墮落」(一九五六)等開埠於法蘭西國土上的重鎮，且表現了對整個世界各地的精神港口有着顛慄性的影響後，終於在十年前，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日，瑞典京都斯德哥爾摩的瑞典文學院諾貝爾獎臺上，向全世界播出美麗且榮譽到頂點的歡呼：卡繆的思想及作品，啓發人類良知和表現人類不屈不撓的人道主義精神，且產生深遠的影響……

於是原子彈下受傷得將近陷於癱瘓的世界在迷朦中醒來，還發現她的良心還完整的在法蘭西共和國裏跳躍着，失落一代的人也高興的看到，在戰火一切都焚毀成廢墟後，人類最高貴的財產竟然有部份被鑄鍊起來，這些就是：「異鄉人」、「黑死病」、「西西佛的神話」(一九四二)、婚禮(一九三八)、叛徒(一九五一)、圍城(一九四八)等卡繆不朽的小說、散文與戲劇。

卡繆是年青一代的良知，而「黑死病」呢，便是現代人類精神世界的重鎮中，最接近其良心的重鎮。不，這重鎮的位置，簡直剛好建造在良心之上的胸膛上。

現在讓我們打開被傳統偏見緊鎖的鐵門，登上建立於西方學院高高的牆外，西方舊文化、舊價值與觀念廢墟上存在主義的瞭望塔，看看「黑死病」這座城的內在街景：奧蘭(Oulan)是北非阿爾及利亞的一個商港。在那裏「沒有鴿子，沒有樹木或花園；那裏，你永遠聽不見小鳥飛翔的聲音，或樹葉颯颯的響聲……春天的降臨，只有從空氣裏去感覺出來，或從來自郊外的小販的花籃才能找到春天。」

慢慢的，出乎「人類盲目的自信心」意料之外，整個城市的老鼠，從陰暗的角落，走出光亮的地方死掉。於是黑死病（鼠疫）如野火般到處蔓延，死亡一天比一天的豐收。象徵都市文明的市政府，既沒法幫助市民將日漸陰暗與顛慄的人心明朗化，更無法用市政局的大卡車將「死亡」如死老鼠運到焚化爐焚掉，最後只好把奧蘭的城門封閉，斷絕一切交通，甚至連市民精神上與外面的交通——通訊，電話也禁止；把每個人禁錮在絕望的死的困境中，死亡如老鼠，會隨時出現最光亮的地方，最熱鬧的街道上行人的脚底，甚至電車上。

這時人們才發現，都市的文明機械的手，既挽救不了他們，而神與上帝的手，也是傳染上瘟疫的，無法給他們伸出來，這時，物質的麻醉比一切可觸及而現實。可是在絕望與茫然的渾沌中，到底還有人死抱住痛苦的，存在不放的，他們就是領導全城抵抗瘟疫的李哀醫生和後來放棄逃出圍城的蘭伯。因為現實迫得他們承認痛苦的生存是最後唯一可保持和依賴的事物，折磨和痛苦不是罪惡的代價，瘟疫的到來，不是因為潘勒洛神父說的：上帝扭轉身，生氣我們了。他們只承認現代人的精神是悲劇的，人活着是痛苦的，但我們還是必須活下去！「我反抗，因此我得以存在！」

讀「黑死病」，就如在鄉村生長的人，第一次闖進現代鋼鐵的大城市，一切都感到新奇且令人迷惑。而都市的設計人與工程師卻說，現代的科學與物質文明，塑造了這樣的都市。所以「黑死病」是一篇宣言，一部現代小說的演變史，卡繆似乎寫「黑死病」來對現代小說提出新手法，和支持更早期如紀德所指出的新技巧。

首先我們發現自從現代詩人登上哲學家寧靜高深的大廈與哲學家打交道，然後沉思的坐在旋轉椅上寫詩後，卡繆是第一批現代小說家，坐在詩人同一排和同一方向的位置寫小說了。這就是說小說也要學現代詩人從藍波開始那樣，企圖描寫人類潛意識各層了，發掘前輩小說家未曾發掘的人類內在真實。而「黑死病」正如最近「荒謬劇場」的劇本，完全楊棄對白、結構、情節與主角，以前傳統劇本的精粹，全劇只流貫着一個「詩的意象」(Poetic image)，同樣的象徵性的場面(Symbolic Scene)，成為本書最重要的部份。那些富有象徵性的意象，引導我們跌入由具體的領域到無形的世界，現實生活的人物而變形為象徵性人物。

本書一開始關於奧蘭城的描寫，便把一座現代「荒原」似的城市呈現我們眼中——「只有在小販的花籃裏才能找到春天」啊，同時既沒有白鴿，連樹葉颯颯的响聲都聽不見的，真是蕭殺荒涼極了，今天鋼鐵的大都市還不是這樣？最熱鬧的城市連白天裏，也有從陰暗的角落出來大街的老鼠，是一個沒有時間性，最無限廣大的象徵。最簡單的解釋便是：潛伏性的城市的骯髒、罪惡與虛偽，而且象徵着佛洛伊德發現潛藏在下意識低下那惡的慾望，如今已完全逃出無意識底層，支配着現代人了。這隻大老鼠的頭尾伸展在二百七十八頁裏，尖細的頭頂着第一章第一頁，長長的尾巴捲着最後一章的最後一行。瘟疫是永遠不會死亡或隱退的，它可以長年醜態

地隱藏在傢具和籐包袋裏；它在臥室、地窖、木箱和書櫥中耐心地伺候時間的到來，爲了人類污穢與文明，它會再次叫醒老鼠，且遣派牠們前往快樂的都市死去。

李哀醫生他們住的公寓大樓（注意每個人物都是住在樓上的），便是現代人類精神的外形，室內的人物與情況便是象徵精神的活動，這座人類精神立體大樓「最高的一層，被一些西班牙舞女租住着，」被所有被慾望控制而又緊緊擁抱物質享受的人包租了。走上自殺者臥室「被裂不堪，罅縫處處，臭味撲鼻的樓梯」，便是現代人回去他們純粹自我的生命裏邊，因思想貪乏而造成精神與靈魂白癡狀態的唯一道路。「光亮，但空蕩蕩，陳設簡陋的臥室」，爲了搶救自殺的人，李哀醫生推開了人一向不敢全然暴露的外表光亮整齊，但空洞的精神與心靈的內景。在虛無的圍困下，高達怎不自殺？

而人類精神思想內在世界的國防部長，卻是年老的米柯，那個守門人。年老的，他已看透與了解人生的一切問題，因此他一百巴仙自信他守着的內在世界是乾淨的，「不會有老鼠」的，因此肯定是外面的壞人丟進去的，在他的監視之下「不會再有的」。可是事實証明，帶傳染病菌的「老鼠」如弗洛依德所發現潛意識底層控制人的慾望。對於這些如「頭飢渴的野獸，衝破道德而奔向都市尋找物質的慾望，個人既無法自衛，更抗拒不了集體的屠殺。因此守門人死得最早，下場悲慘如要人殺死以求早點結束痛苦的老鼠，病症奇怪一如現代社會的荒謬現象。只要我們的思想有着「一星之火，「黑死病」象徵的場面，詩的意象，不管小到一筆（如人出入的「樓梯」與「樓梯口」，或李哀醫生迷失與堅決時所投下的象徵：「他的臉還在背光的黑影裏」與「他黷出光亮的燈光下。」），或一些如潘勒洛神父（注意神父出場的象徵，他扶着半途病倒的老人回去），瘟疫，自殺，圍城，醫生等沒有時間性的，歷史性的象徵——都像黑暗，一層一層把我們思想微弱的光顯得更亮。

卡繆把傳統小說的強調線整個扭曲了，以前小說中只屬於次要的，或無關宏旨的場景與事件，在這現代小說裏，具有強大生長力與永恆性的象徵主義。

「黑死病」的時間是最精巧且透明的。在死亡面前，死抱住血淋淋的存在的人，被卡繆捉住放在裏面後，更見立體化了。這是日記體小說，共分五章，一切事件發生在十二個月內，每章每節的篇幅與時間長短不一，一如我們生活裏所感受到的。時間在「黑死病」裏，交叉成急激的漩渦，一羣失去過去、未來以及現在的人類失足其中。譬如第二章篇幅最長，瘟疫猖獗，這是一個已經停頓，已經死亡的時代。進入第三章，黑死病把一切以及每一個人完全吞滅，篇幅最短，就像那些急躁的脚步，受傷中的嘶喊，人類快樂與安定生活的喪鐘。最後一天的時間最短促，就瘟疫消失後，城門開放時人們的笑容那樣一閃即逝。

正像紀德所預言的，「黑死病」這部現代小說，外在逼真的描寫已被攝影機的各式鏡頭搶去了（它同時也

打搶了繪畫的逼真)；以前寫實派最拿手的敘述性的對話，也給收音機等高價收買去了；至於人物的描寫，離奇曲折的情節，事變等更被電影徵聘去了——當然現代文學的國度，也不會發出護照，讓他們「紳士」入境的。於是「黑死病」剩下的，便是人類生活中有所感受後，所發出夢幻似的獨白。這便是日記的敘述者李哀醫生（一小部份是達羅陳述的）支離破碎的內心的獨白（以第二人稱）。第二章那些便是標準的最能把小說帶進意識外廣大的無意識世界的無聲的獨白（Silent Monologue）。

所以在「黑死病」裏，指引與拯救人的上帝的手臂是浮腫的，在沉重的詩的意象下，傳統小說的骨架完全崩潰，在其他現實主義國度觸目皆是綠化作用的樹葉，與點綴作用的白鴿都絕跡了。只有一種在潛意識門外道德倫理老人死去後，從潛意識底層傳出來的聲音，就是這種夢幻式的獨白及其象徵性的和音，嚴密的統治了全書，一座現代小說的重鎮。

這種喃喃獨白的聲音及其象徵性的和音，在都市的喧鬧聲中，你聽到嗎？你辨認出來嗎？

作者註：關於「黑死病」之在中文介紹方面，夏志安他們所辦之「文學雜誌」裡，有翻譯 Germaine Brete, Charles Rolo, J. Corg 等人有論及「黑死病」的論文，一九六〇年之「筆匯」雜誌曾連載許國衡之「黑死病」中譯，可惜譯了一些就中止了。去年台灣「現代文學」擬連載鄭桓雄之中譯，可能目前已登出過半了。

傳記文學 第十卷 第三期

三月出版 定價一元

- 黃興評傳(一).....左舜生
- 杜月笙傳(三).....章君毅執筆
- 海外羈情(記率師入越的經過(二)).....黃杰
- 前塵往事憶武漢(舊事新憶之二).....胡耐安
- 童年的回憶(回憶之五)李抱忱
- 「一個女人的自傳」英譯本書前.....楊步偉、趙元任
- 袁世凱的妻妾子女.....沈雲龍
- 湯恩伯與陳儀(一).....劉道平
- 勝利後接收的經驗.....張茲閣
- 光緒卅三年十月四川起義的歷史.....黃季陸
- 意義(中).....金問泗
- 舊國聯如何受理我國對日本的聲訴(四).....吳崇蘭
- 獻身中國三十餘年的郝瑞滿教授.....蔣君章
- 亡弟煊洲抗日殉難事略.....孔祥熙原著
- 西安事變回憶錄(中).....孔祥熙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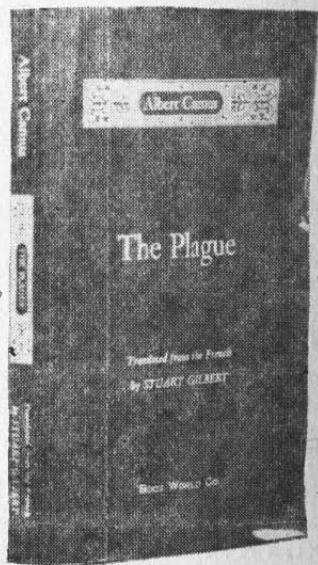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469, North Bridge Road,
S'pore, 7. Tel. 23733

華精著名代現界世

病 死 黑

法 · 卡繆 著
王潤華節譯



第一章

這記錄中所敘述可怕的黑死病，發生在一九四幾年的奧蘭城。

我們得承認，這城市是醜陋的。由於它的外貌怡然和寧靜，你需要長久的觀察，才能發現它與世界上其他商業城市不同的地方。譬如你怎樣能够想像出它的景象？一座城市，沒有鴿子，沒有樹木或花園；那裏，你永遠聽不見小鳥飛翔的聲音，或樹葉颯颯的響聲——總之，它是一座完全變相的城市。在那裏，只能從天空的變化去辨認季節的容貌。春天的降臨，只有從空氣裏去感覺出來，或從來自郊外的小販的花籃裏才能找到春天。夏天，酷陽把房屋晒得乾焦，在我們的牆上撒了一層鼠色的灰塵，你只好被迫得在門窗緊閉的屋內，躲過火熱的日子。相反的，在秋天，我們又要面臨泥濘的泛濫了。只有在冬天啊，才有個好天氣。

四月十六日早上，從手術房出來的時候，李哀醫生腳底觸到一個軟軟的東西。原來是一隻死老鼠，陳屍在樓梯口中間。順勢一脚把他踢到一邊，他就下樓去。剛要走出街道時，他突然想起樓梯口不可能有死老鼠的，於是回頭叫守門人去看看，而且把他丟掉。等到看見老米柯對事情的反應，他才了解死老鼠的發現，的確有點不尋常。在他個人來說，他感覺到死老

鼠的發現，令人莫名其妙而已；然而，那個守門老頭却相當光火了。他一口咬定：「這裏不會有老鼠的！」醫生一再告訴他，二樓的樓梯口的確有一隻老鼠，而且是死掉的。老米柯都不相信，「這裏不會有老鼠的！」他一再堅持，認為一定是誰從外面弄進來的，很可能是那些小傢伙搞的鬼。

當天傍晚，上樓回去寓所，當李哀在樓梯口伸手進褲袋掏門鎖鑰匙時，他瞥見一隻大老鼠，從樓梯黑暗的盡頭向他走來。牠要倒要倒的走來，毛濕淋淋的。牠停下來，好像要支持住身體的平衡，然後又朝醫生那邊走去。牠再次站住，旋轉了幾下，小聲尖叫一聲，便倒下去。從牠微開的嘴，血迸流着。醫生出神的看了一陣子，便上樓去。

他沒有一直想着那死老鼠。血迸流的一瞥，使他想起那些整天縲迴在他腦海的事情。他的妻子足足病了一年，決定明天搬到山上的一間療養院去休養。她合適的在臥室躺着休息。當醫生跟她提起明日疲勞的旅程時，她向他微笑。

「你應該知道，我現在感到比以前好得多了！」她說。

醫生低頭仔細的打量，在檯燈的紅光中，朝向她的臉。她正好三十歲，長年的病痛在她的臉上留下痕跡。可是凝視着她時，李哀醫生的心裏却覺得：「她的面貌多年青啊，簡直像一個小女孩！」也許就是因為那朵微笑，把她臉上所有的病容抹掉了。

「好好睡吧，」他勸道：「護士七點來，你要搭

中午那班火車呢！」

他吻她微微潤濕的額頭。她以微笑送他出去。

第二天，那是四月十七日了，八點鐘醫生外出時，守門人叫住他。「一些年輕的飯桶無賴，」他說：「把三隻死老鼠拋棄在客廳裏。一看就知道，牠們是被彈簧極強的捕鼠機打死的，因為牠們通身泌血。」於是，守門人在門口巡視了好一會兒，倒提着老鼠的脚，虎視眈眈的瞪着路過的人。在這大好機會裏，惡棍們根本嬉嬉地笑着，或做着鬼臉，大搖大擺的走開。他的監視完全等於零。

「我終會把牠們捉到。」米柯滿有信心地說。

迷惑中，李哀決定到市郊走走，那一帶是貧民病人的住宅區。這一帶地區，清道夫要在將近中午才做好清掃工作。所以，當他開車打那些筆直的、塵土滿天飛揚的街道經過時，總是望幾下路邊行人道外的垃圾箱。單單在一條街上的垃圾箱，在腐爛的蔬菜與其他廢物上，就有成打的死老鼠。

在一間俯視着街道，飯廳與臥室合用的房裏，他的第一個病人躺在牀上，患着長期的哮喘病。病人是一個滿臉皺紋的西班牙老人，在他面前的被單上，放着兩個罐子，盛着乾豆。當醫生進去，他起來坐着，頸項往後彎，吁吁地拚命喘氣。他的妻子端着一碗水。

「哦，醫生，」正在打針的時候，他說：「牠們都出來了，你有發現嗎？」

「他是說老鼠，」他的妻子解釋：「隔壁房發現

了三隻。」

「牠們都出來了，你可以在所有的垃圾堆看到牠們。餓死的吧！」

於是，李哀發覺老鼠結果成了市民議論紛紛的中心。病人診視完畢，他便開車回去。

「先生，樓上有你一封電報，」老米柯告訴他。醫生問他沒有再發現老鼠。

「沒有，」守門人說：「不會再有的，因為我一直監視着牠們。只要我在這裏，那些小鬼就不敢亂來！」

電報通知李哀，他母親將於明天到達。她來幫忙她的兒子料理家務，因為他的妻子不在家。當醫生走進他的寓所，護士已來了。他打量着他的妻子。她穿着一件男裝上衣，而且塗了口紅。他對着她微笑。

「真不錯，」他說：「好看極了。」

幾分鐘後，他把她送上有臥室的車廂，她朝車廂的四周掃了一眼。

「這個對我們來說，太豪華了吧？」

「這是需要的！」李哀說。

「到處都出現老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說不出什麼原因，的確很奇怪，不過這現象會很快消失的。」

接着，他匆匆的請她原諒他。他覺得他實在應該更體貼的照顧她，他委實太疏忽了。當她搖搖頭，似乎想叫他不要這樣說，他又說：「不管怎樣，當你回來，一切會好得多，我們一定來一個新生活。」

「是的，」她的眼睛充滿光輝：「讓我們來個新生活。」

可是她把臉轉向窗外，望着月台上擁擠的人潮。火車頭噓噓的聲音傳進他們的耳朵了。他低聲的呼喚她妻子的名字，當她轉過頭來的時候，他看見她的臉已被眼淚滴濕了。

「別難過！」他喃喃地安慰。

微笑又在淚水後面出現了。她深深呼吸一下。

「回去吧，很快就痊癒的。」

他擁抱她，然後走下月台。現在他只能從窗口看見她在微笑。

「親愛的，」他說：「請你多多珍重啊！」

可是她聽不見了。走出月台，在出口處他遇見警長歐桑，他挽着他小兒子的手。醫生問他是否要到別地地方去。

歐桑先生身材高大，膚色很黑，有點像我們通常所說的蓋世英雄，或企業家的助手。

「不，」警長說：「我是來接內人的，她回去省親來。」

火車的笛子響了。

「那些老鼠，現在……」警長開始說。

李哀往火車那方望了一下，馬上回過頭朝向出口處走。

「那些老鼠，」他說：「沒有甚麼嗎？」

過後，在月台出口談話那刻所留下唯一的印象是一個鐵路工人從他身邊經過，拿着滿滿一箱的死者

鼠。

當天的午後，當李哀開始看病時，一個青年人來拜訪他。醫生記得他早上會過來一趟，他名叫蘭伯，是一個職業記者，個子很矮，肩膀寬闊，臉孔很有果斷的性格，眼色尖銳，充滿智光，使人掀起他是一個能在任何環境裏站得住腳的人的印象。他穿著運動裝。他一開口就直截了當的說，他的報紙——巴黎第一家第一流的日報，派他來採訪一些阿刺伯人的生活狀況，尤其在衛生狀況方面。

李哀說，這些情況都不好。同時在他進一步分析時，他問那報紙是否允許記者發表翔實的報導。

「當然！」蘭伯回答。

「我的意思是說，」李哀解釋：「你是否會被允許刊登一些對現况毫無保留的，無情的譴責？」

「毫無保留的？哦，不行，這點我做不到，情況難道真的這樣惡劣嗎？」

「不，」李哀冷淡地說，實况才沒這樣壞。他這樣形容只是想知道蘭伯是否能把實情毫不諱忌的翔實的報導而已。「真情要被刪掉的，那我告訴你也沒有用。」他再說：「所以，我何必給你供給資料呢！」

記者笑笑。「你在講耶穌的道理。」

李哀還是聲音低沉的說，他才不懂得那一套。他所用的語言是真正屬於一個對他生存的世界感到惡心和厭倦的人所應該說的——雖然他還是熱愛着他的同胞。——而且決不與不公平妥協，永遠站在真理的一邊。

他聳聳肩膀，蘭伯定神望着他，好一刻大家沉默着。「我想我了解你的。」說着，記者站起來。

醫生陪他走到門口。

「這樣做對你也是好的。」他說。

「是的，是的，我知道。」蘭伯重複的說，聲音顯得有點不耐煩了：「對不起，打擾你了。」

握手的時候，李哀提議如果他要出去為他的報紙採訪一些珍聞的話，最好留意一下目前街上發現數目不尋常的死老鼠。

「啊，」蘭伯叫起來：「我最感興趣。」

五點鐘作另一次出診的時候，他在樓梯上遇到一個矮胖的青年達羅，他的臉孔寬大且多皺紋，眉毛濃密。他們會在公寓樓頂相見過一兩次，那最高的一層，是被幾位西班牙舞女租住着。吸着煙，達羅低頭看着前面梯級上一隻垂死的老鼠癡癡地掙扎。他抬起頭，以灰色的眼睛定神地望了醫生一刻，才向他打招呼，說奇怪得很，牠們都如此從陰暗的地方出來死掉。

「實在奇怪，」醫生也說：「這樣的死，可使我們的神經緊張。」

「是的，醫生，我們從沒看過這樣的事。不過，

我却感到很有趣，實在有趣。」

達羅用手指把他額上的頭髮往後一掠，再向那老鼠投一眼，牠已停止走動了。他向李哀笑笑。

「不過，醫生，這次看門人真的頭痛了。不是嗎？」

「真湊巧，李哀接着又遇到守門的。他正斜靠在樓

底大門口的牆壁，滿臉倦容，平日通紅的臉色完全消失了。

「是的，我知道。」當李哀告訴他目前老鼠嚴重的死亡，老頭子回答說：「我一次又一次的發現兩隻或三隻。可是這條街上其他的樓房也一樣發現呀！」

他看起來很沮喪，憂鬱，精神飄忽的搔着鬚子。

李哀問他身體是不是不舒服，他說不過不覺得自己真的病了，雖然總是感到不適。他認為這是由於過份担心的，那些他媽的死老鼠給他帶來「打擊」似的。當牠們都完全死掉，不再出現的時候，他就會快樂的。

第二天，那是三月十八日，當醫生從火車站把他母親接回來的時候，他發現老米柯臉色更難看。從地下室到頂樓的樓梯，橫陳着許多死老鼠，恐怕多到有一打。街上每間房子的垃圾箱都堆滿了死老鼠。

醫生的母親對這些事情很冷淡。

「用不着管牠，」她很籠統的說。她的身材很矮小，頭髮銀色，眼睛深紅且慈祥。「我真高興，又能跟你在一起了，柏勒！」她接着說：「那些老鼠不會礙事的，管牠！」

他點點頭，真的，只要她在這兒，甚麼事都容易辦了。

可是他仍給市政局一個電話。他認識主管撲滅有害動物部門的那個人，他問對方是否有聽到有關老鼠都從窩裏出來死掉的事。莫西知道很清楚，他靠近碼頭的辦公室發現了五十隻老鼠。老實說，他心裏很惶恐：「醫生，你認為這會嚴重嗎？」李哀不能給予肯

定的意見，他只覺得衛生局應該採取某些行動了。

莫西同意。「同時，如果你認爲真正值得煩勞一下的話，我就立刻發出一個命令。」

「確實值得的！」李哀說。

他的女傭人剛來告訴他說，她丈夫工作的工廠打掃出幾百隻死老鼠。

這時，我們的市民開始露出不安的神色了。因爲自四月十八日以來，工廠和倉庫發現大量已經死或垂死的老鼠。有時候那些東西需要人打死牠，才能解脫臨死掙扎的痛苦。從郊外到市中心，在每一條醫生出診時經過的小巷，每一條大街，老鼠高高的堆積在垃圾箱裏，或是被拋棄在水溝裏，堆成一長排，一長排。當天的晚報刊登了這件新聞，並且質詢市政府官員們是否將採取行動？有甚麼緊急措施來清除這些極端可憎的東西？事實上市政府還沒策劃着任何行動，現在只不過正召開一個會議討論那形勢，下令衛生局每天凌晨清除死老鼠而已。當老鼠都收集起來，市政局的大卡車才把牠們載到市區焚化爐去。

可是過幾天形勢更惡化。街道愈來愈多死老鼠，每天早上，清道夫需要更多的卡車。到第四天，老鼠一大批一大批的出來死掉。牠們從地下室、地窖、陰溝，如長長的浪湧到日光下，絕望地顫抖着，然後用趾頭旋轉一下，倒在惶恐的旁觀者的脚下死掉。夜晚，在大街或小巷，牠們細小尖銳，死亡的叫喊，可以清清楚楚的聽見。第二天早晨，水溝也填滿了一隻隻，在那尖細的嘴上，凝結着一小灘血，就像一朵小

紅花；一些膨脹到開始腐爛，一些僵硬，鬍子仍翹立着。甚至在最熱鬧的市中心，你可以看見一小堆一小堆的陳屍在樓梯口或後院。一些孤零零的偷偷爬到辦公室和學校的運動場死掉，一些甚至死在咖啡館的露台上。更令我們的市民迷惑的是，連最多人的場所，如戰鬥廣場、大街、海濱的散步的地方，到處都橫陳着令人作嘔的小屍體。每天太陽出來時，總算把牠們清掃掉，可使人輕鬆一下；可是一會兒以後，老鼠又開始多多少少的出現，數量隨着時間在增加。人們晚上出去時，常常會感覺到脚下觸到吱吱叫着的，圓圓的，仍然溫暖的東西。這好像我們房屋建在上面的地球作一次液體的大清除，把組成它內臟的膿汁與凝血挖出，堆積在地球的表面。你可以想像到我們這一個寧靜的小城的驚恐，現在它的內心顫慄着，彷彿一個相當健康的人，他突然感到體溫上升，血液的沸騰，就如野火燃燒在血管裏。

情況急轉惡劣是預想不到的。新聞部（詢問任何事情，它都會迅速且準確的答覆）在電台公開性的新聞自由談節目中，一開始就先報導在四月廿五日一天，一共清除和焚化了六千二百卅一隻死老鼠。這項新聞在我們的眼前呈現一幅更廣濶更精確的每日的景象，這個驚人的數字震亂了衆人的神經。一直到目前爲止，人們對這無聊的、令人嘔心的上帝處罰世人的災難只是怨三怨四而已；可是現在他們了解到這個奇怪的現象——它的起因既沒法探討出來，它的嚴重程度也無法測量——會帶來意料不出的威脅了。只有李哀主

沿着患哮喘病的西班牙老人，繼續搓着兩手，嘻嘻自笑：「牠們出來了，牠們出來了。」

四月廿八日，當新聞局報告說，死老鼠的數目已增加到八千，一股恐懼的浪潮淹蓋過整個小城。有人要求馬上採取挽救行動，當局被責備太怠慢，在海邊有屋子的人議論紛紛地說要馬上搬去避難，雖然這時離到海邊吃風的時節還遠着。可是到了第二天，新聞局報告說，那現象突然消失了，衛生局一天只清掃出為數甚少的老鼠。於是，每個人都輕鬆的透一口氣。

當天中午，當李哀在他住的那棟樓門前停車時，看見守門人從街尾向他走過來。他一拐一拐的走，低垂着頭，手臂跟腿都傾斜在一邊，大搖大擺的走起來，簡直像一個上鍊的玩偶。那老頭子斜靠在醫生也認識的神父的肩膀，他就是潘勒洛神父，一個學識豐富、刻苦清修的耶穌會教士。醫生在偶然的機會認識了他，城裏的人，甚至非宗教圈子裏的人都很尊敬他。李哀停住等他們走過來。老米柯的眼睛高燒得發紅，很急促的在喘氣。他說由於精神不好，所以出去走走。可是突然感到週身骨痛——頸項，胙肢窩，外陰部——因此迫得要倒回來，而且請了潘勒洛來助他一臂之力。

「只是浮腫，」他說：「我一定過分勞累了。」傾俯着車窗，醫生把頭伸出去，用手按按米柯的頸子；一個硬瘤，像樹木上的結，生在上面。

「回去牀上躺着，快，測量你的溫度，我下午回來看你。」

老頭子上樓後，李哀問潘勒洛神父對老鼠的怪事有什麼看法。

「哦，我猜牠們發瘋瘋。」

神父的眼睛在他圓大的眼鏡後笑咪咪。

午餐後，李哀正第二次閱讀他的妻子從療養院打來的電報，說已安全抵達，這時電話响了。這是以前的一個病客打來的，他在市政局做事。他以前患了很久的大動脈收縮症，由於貧窮，李哀免費為他治療。

「謝謝你，醫生，你還記得我，這回是別人。隔壁的房客出了事，請你馬上過來好嗎？」他上氣不接下氣了。

李哀馬上想了一想，是的，他可以回來再看守門的。幾分鐘後，他便走進郊外花還白路的一間小房子。走到破裂不堪、罅縫處處、臭味撲鼻的樓梯當中，他看見書記克蘭匆匆下來迎接他。他的年紀已將近五十，高而有點駝背，肩膀窄小，四肢瘦長，留着黃黃的鬍子。

「他現在好些了，」他告訴李哀：「剛才我以為他真的會完蛋。」他緊張地呼吸。

上到最高一層樓的第二間房，李哀看見門上的左邊用紅色的粉筆潦草的寫着幾個字：進來，我已吊死自己。

他們踏進房，一根繩子繫在吊燈的旁邊，一張椅子倒在地上。餐桌被推到了一個角落。繩子沒吊着什麼。

「我及時的把他搶救下來。」克蘭好像很難才找

到適當的語言，雖然他的話總是簡單明瞭的。「正要出去時，我聽到乒然一聲。當我看到門上的字，我想這是開玩笑罷了。就在那刻，我聽見一種怪難聽的呻吟，它使我的寒毛都豎立起來。」他搔搔頭：「一定是痛苦，才會這樣呻吟，我想。因此，我便推門進去。」

克蘭推門，他們站在一間光亮但陳設簡陋的臥室的門檻上。靠着牆擺着一張銅牀，一個小胖子在那兒，急促的在喘氣。他用佈滿血絲的眼睛望着他們。李哀站了一會。在那個人沒呼吸的一刻，他好像聽見老鼠尖細的叫聲，可是臥室的角落沒出現什麼東西。他走到牀邊，很明顯的，那人是沒有一下從很高的空間跌下來，因為銷骨沒折斷。自然他會窒息昏厥，需要照X光。醫生給他打一針鎮定劑，安慰他說，幾天內就沒事的了。

「謝謝您，醫生。」那人囁嚅地說。

當醫生問克蘭有沒有將自殺一事報警。

「哦，那我沒有。第一件事，我應該是……」

「是的。」李哀打斷他的解釋：「我會去辦。」

可是病人顯出慌張的樣子，起來坐着。他好得多了，他說，根本用不着麻煩。

「不必怕，」李哀說：「這只不過是一種必要手續而已，無論如何，我是要去報警的。」

「啊！」那人癱瘓地倒在牀上，開始的抽抽噎噎地哭了。

當他們談話時，克蘭在捋着鬍子。這時他走到牀

邊。

「高達先生啊，」他說：「你應該明白，如果醫生不去報警，人家會怪他的。」

高達流着淚向他保證，他不會再自尋短見了；剛才只是一時神經錯亂，現在沒事了，他現在只想一個人靜靜的休息。李哀在開藥方。

「好了。」他說：「現在我們不要再說了。兩天以後我會再回來看你，千萬不要那樣傻了。」

在樓梯口，他告訴克蘭說，他必須去報案，不過會求警方延遲幾天才來找他問話。

「不過，今晚應該有個人看守他。」他補充說：「他有沒有甚麼親戚？」

「據我知道，沒有。不過，我可以好好陪他，我雖然談不上跟他很熟，但是一個人應該幫助他的鄰居，你說應該嗎？」

下樓的時候，李哀一直望着黑暗的角落，他問克蘭這一帶老鼠是否已差不多絕跡了。

克蘭不知道。說真話，他曾聽人談論過老鼠，但是他從未用心去聽。「我有很多別的事情要想。」他說。

李哀趕着要回去，未待他說完就跟他握手。他要回去給他的妻子寫信，同時也要先去看那守門人。

報販大聲叫着最新的消息——老鼠絕跡了。李哀的病人斜靠着牀邊，一隻手按着肚子，另一隻手扼着頸部，向着髒水桶嘔吐淡黃色的胆汁。嘔吐了一會，那人又躺下去，拼命喘氣。他的溫度一百零三度，他

頸部跟四肢的神經節都浮腫起來，大腿上腫起兩塊黑肉。現在他叫着髓內的痛苦。

「這跟火一樣，」他抽噎地：「他媽的在裏面把我焚燒。」

他被高燒焚焦的嘴唇使他幾乎說不出話，他定神看着醫生，眼睛充滿了淚水。他的妻子焦急的望着李哀，他沒說話。

「請問醫生，」她說：「這是怎麼回事啊？」

「這可能是——很像是……這還不能斷定，少給東西他吃，讓他多喝一點水。」

病人一直因為口渴而叫苦連天。

回到寓所，李哀給他的同事李察一個電話，他是本市其中一個最好的醫生。

「沒有，」李察說：「我是不能說，我注意到有異樣的病情。」

「沒有什麼身體各部腫脹且發高燒的病例嗎？」

「等下，我有兩宗神經節紅腫的。」

「這樣變態嗎？」

「是的，」李察說。「那看你所說的『正常』是指什麼。」

那夜，門房高燒到一百零四度，一直陷於昏迷，不醒人事，常常喃喃說着「那些老鼠」。李哀試探一塊凝固的腫瘍，當他感受到松節油的刺痛時，老人破口大嚷：「雜種！」

神經節腫得更大，觸摸起來像一塊纖維質的硬瘤嵌在肉腔裏。米柯完全倒下去了。

「小心看護他，」醫生說：「如果必要，就叫我。」

第二天，四月卅日，天空一片蔚藍，有淡淡的薄霧。

和暖的風輕輕吹拂，帶來附近郊外鮮花的芬芳。清晨街上的喧鬧更大聲，比前些日子熱鬧些，因為這天為我們小城裏的每一個人帶來新生活的希望，籠罩着他們整個星期恐懼的陰影，現在消失了。連李哀走下去看門時，心情也有點異樣；他更高興，因為第一班郵送來了她太太的信。

老米柯的溫度降落到九十九，雖然癱瘓無力，却有很好的笑容。

「他好轉過來了，醫生，你說是嗎？」他妻子探問。

「哦，等一下，現在還不能斷定。」

中午老人的體溫突然飛昇到一百零四，一直在昏迷狀態中，而且又開始嘔吐。頸項上的神經節已惡化到不能用手撫摸，老人企圖把頭部推離身體，似乎要把頭扯得離身體愈速愈好。他的妻子坐在牀下，手放在被單下輕按着他的腳，哀求似的望着李哀。

「注意，我們要把他送到醫院，試試給他特別的救治，我會打電話叫救傷車來。」

兩個鐘頭後，醫生和米柯的妻子在救護車上，扶着老人躺下去。他張開嘴巴，咕嚕咕嚕的不知說些什麼，舌頭長滿了奇怪的舌苔。他一直咀咒：「那些死老鼠，那些他媽的老鼠！」臉色如土，嘴唇慘白無血，呼吸變成急促地喘氣，四肢攤開，深陷在担架上，

好像要把自己埋葬在裏面，或是地底下有一種聲音在召喚着他。最後，可憐的老人好像在一種隱形的壓力下窒息了。他的妻子啜泣着。

「還有一點希望嗎？醫生！」

「他死了。」醫生說。

米柯的死，是第一階段的休止符，同時也是災禍的預兆，和另一個更難捱的日子開始，這次過去的困惱，成爲大恐慌了。……現在我們社會裏其他階層的人（不單單全是低賤的人或窮人）已步上米柯所走的道路了。

因黑死病而死亡的人數達到三十的那天，李哀醫生接到地方行政長官拍來的公報：「宣佈進入瘟疫狀態，命令停此與外界來往。」

第二章

城門關閉後一項最嚴重的結果，是預想不到的人突然蒙受的損失。母親和兒女，愛人，丈夫與妻子，他們在幾天之前剛剛答應只作幾天短暫的離別，在月台上，他們相互吻別與殷殷祝福，他們完全相信幾天或至多幾個星期後，就能朝夕相聚了。可是不久以後

，都被我們人類盲目的信心欺騙了——他們發現，一點預告都沒有，就絕望的被隔開，禁止相逢，甚至無法聯絡。

連通訊那最小的滿足也被禁止。它是這樣的：不單這城停止與世界各地的交通來往，而且根據第二項通令——爲了避免書信遞帶病菌的可能，通訊也被禁止。……最初外地電話還打得通，可是有電話的地方都擠得人山人海，幾天後它又被禁止了，它只限供給「急用」，如死亡、結婚和生產等。……

在其他的情況下，我們的市民很可能會尋找更多的社交活動來發洩，可是鼠疫迫得他們的生活如一池死水，一切行動被限制在街上那沉悶的小圈子裏面，和他們記憶中錯覺的慰藉。在閒蕩的散步中，他們在同一條街上走去又走回來，由於市區狹小，在快樂的日子裏，他們會牽着現在失去聯絡的人在那些街上散步。

因此，黑死病最先給我們的小城帶來失落。毫無懷疑的，失落感——空虛的感覺一直困惱着我們，極荒謬的追循過去的道路，回頭重找過去的一切記憶，或幻想時間超速而過，那些記憶的電光就像野火一樣，把我們焚傷。有時我們與幻想調戲，使自己焦急的等待，想念的人回來按响的門鈴，或者樓梯上熟悉的腳步聲；雖然我們會特別在乘黃昏那班火車的旅客通常到達的時間內留在家等待，雖然我們會強制自己忘記那班火車已禁止通行，可是這些自我欺騙的幻想不會永遠陪着我們的，常常都想起我們面對的現實——

不會再有火車開進城了。於是，我們又醒悟起命運註定還要繼續各散東西，毫無選擇的，只能挺長頸子盼望前面的日子了。總之，我們還是回到我們的囚室去，我們身邊唯一的東西就是回憶，就算有些人想活在未來的幻想裏，他們也得盡早放棄這種想頭，愈快愈好——一旦感覺到現實與幻想在他們身上衝突時所留下傷痕的痛苦。

這是值得注意的，我們的市民很快就斷絕每個人都很容易有的幻想——如去打探封城可能解除的日期。理由是這樣的：相信了一個最長的日期，譬如六個月吧；當他們預先想過這六個月等待的苦楚，已鼓起最大的勇氣準備承擔這辛酸——當他們心裏已作了準備時，可是後來遇到一些朋友或看到報上一篇篇文章，懷疑和另一種想法又會告訴他，沒有理由傳染病會在六個月內完全撲滅，恐怕要一年或更長久呢！

在勇氣、意志和容忍突然崩潰的那刻，他們感覺到，他們永遠也不能從失足陷入痛苦的深淵爬起來。因此，他們強迫自己不去想能解脫的一天，低着頭，不去瞭望將來，走一步才算一步。可是很必然的，以這種深知世故的謹慎和虛偽的態度，來對付他們的困境，拒絕戰鬥到底，到頭來也是很慘的。因為抑制住他們無法忍受的感情的激變，他們同時也被剝去那些暫時能夠解脫的一刻——譬如想像着團聚的景象，他們可以忘記黑死病啊！因此，在高山與深淵之間的路上，他們飄流而過生活的地方，不是定居在那裏，無目的的生活的犧牲品和瘦瘠的回憶，就像流浪的影子

，就有被豎立在他們苦難堅實的土地上，才能求得安定。

同時他們也開始明白所有囚徒與被放逐者絕望的悲哀，只能與破舊沒用的記憶一起生活啊。連過去的，他們不斷聯想着的，也只有一種遺憾的滋味。他們後悔沒盡力去做完的事，他們想去彌補過來，尤其是對他們等待回家的男人或女人；就算在身爲囚徒的時候，在所有的活動中，甚至一些很快樂的，他們還是無望的想離別的人兒最好也在一起。總之，他們的生活中，一直缺少了些什麼。不滿意過去，目前的不能容忍，以及未來的欺騙，我們更像那些被人類的正義或仇恨驅逐進監獄的人了。因此唯一逃脫然法忍受的無聊的方法，便是再讓火車在幻想中開進城來，讓想像中叮叮的門鈴填滿無底的寂靜。

譯者註 本文所譯方法如下：第一章第一節節譯，第二節全譯；第二章所譯者只是開始的幾段。所譯的文字全忠實原文，沒刪改過。這樣做，無非想讓讀者從這背影中，想像「黑死病」的原來面貌與身段。

更正啟事

一七二期「我的生活」專欄，「向理想邁進」一文作者李建先生在新加坡大學擔任的工作實係 Research Assistant (研究員) 兼 Tutor (助理講席)，特此更正。

基隆羅的「殺欲皆人世」

在暨南的教授羣中，以新月社一夥人佔最多數，除了胡適、徐志摩、陳西滢、凌叔華、顧一樵、聞一多、陳銓等人之外，如羅隆基、梁實秋、葉公超、劉英士、余上沅、饒孟侃、蒯淑平、潘光旦、彭基相、衛聚賢、沈從文、顧仲彝、梁遇春、余楠秋，都在暨南教過書；至于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在上海被殺的左翼作家胡也頻，他初期的作品，「鬼與人心」和「聖徒」等也是在新月雜誌發表的，甚至還在新月書店出版過幾本集子，也可以說是新月社的朋友之一。然而那時新月社這一夥人是被人號為「新月派」的。但依照梁實秋先生的說法，「辦這雜誌的一夥人，常被稱做『新月派』，好像是一個有組織的團體，好像是有甚麼共同的主張，其實這不是事實。……『新月派』這一頂帽子是自命為左派的人所製造的，後來也就常被其他自命的人所使用。當然，在使用這頂帽子的時候，惡意的比較多。以為一頂帽子即可以把人壓個半死。」不過，在外人看來，新月社這一夥人當中，有三個人最為特殊。一個是胡也頻，後來因為參加了左聯而被捕槍斃。另一個是聞一多，因政治問題被暗殺。還有一個是羅隆基，後來也走上政治的路途，成了中國民主同盟的要員，被人目為左翼政團宣傳家，為朝野所側目。梁實秋先生在「論羅隆基」一文的結尾，便有「世人

■ 温梓川



皆欲殺，吾意獨憐才」的話，並不是無因的。

大約是在一九二八、九年間，羅隆基夫婦自海外返國，路過星加坡時，登岸拜謁他的丈人翁，因此在星加坡逗留過一個短暫時期。原來他的髮妻是英國留學生，是星加坡華僑資本家張永福的千金。羅隆基原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送美留學，他的為人急于功利，而性格又異常倔強。他因為要著博士論文，「以英國選舉」為題，遣赴英倫，搜集材料，從英儒拉斯基請益之便，而致結識了張小姐。他之追求張小姐，由相戀而結合，原以為髮妻方面，既是有資產人家的千金，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潤多少的。誰知道他的丈人翁，雖然是苦工出身的華僑資本家，却是一位有真實信仰的老同盟會會員，並且是中山先生不折不扣的忠實信徒。他原是廣東饒平人，十多歲南來星加坡謀生，因種植胡椒樹膠起家而致成為鉅富，並且因為少年失學，而勤苦自修，尚能作詩寫文，晚年還自費印過一冊詩集「孤園耶許聲」行世。星加坡最有名的歷史勝跡的晚晴園的主人翁也正是他。一九二五年曾任廣東國民政府參事，翌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後，他任汕頭中央銀行分行經理，不久，調任廣州中央銀行總行副經理。同年十月間，國民政府發表他當汕頭市長。那時他不過五十多歲。一九三七年日寇侵華，汪精衛降敵，他因為與汪精衛最接近，感情最好，因此從汪任偽府中央監察委員及國府委員。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十月間張永福被捕，被判入獄一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廿八日獲釋，年已九十餘，一年後以病在九

龍住宅去世。他早年在星加坡時，常常接待國內的客人，總以他的信仰為標準；如係黨員，便立予優惠招待，臨行還致送豐厚的盤纏。可是羅隆基在星加坡逗留期間，却和這位丈人翁的思想格格不入，致目的不達，大失所望，只得戢羽而歸。回到上海以後，由於他最尊敬的張君勛和胡適的介紹，夫婦倆才到光華大學、中國公學和暨南大學來教幾點鐘書的。

他的這位髮妻，當年還寫過一部「楊貴妃」的英文作品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她在暨南教英文時，也是採用這部書作課本的。

羅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經濟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學，他對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議會制度」，表示非常欣賞。他雖則是口齒伶俐，辯才無礙，但聽他課的同學却並不十分踴躍。迨他一連串在新月雜誌發表了好幾篇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與個人主義，使得「新月」有了更濃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風波，又因同學的口碑載道，方陡然驟增了不少旁聽的同學，而我也其中之一。可惜為期不久，大約是教了一年光景，便離開了暨南，到天津做益世報的主編去了，這都是後話。

這期間，不知怎的他對於張小姐不對口味，生活自然也不大協調，大概是為了急于功利的原故。後來他看上徐志摩的離了婚的夫人張幼儀，也就是張君勛的妹妹。他偽裝張君勛的信徒，加入國社黨，滿以為近水樓台先得月，殊不知張幼儀對於羅隆基，避之唯恐不及，他對她追求，不但徒勞無功，簡直毫無希望

。他追求張幼儀之不能成功，他懷疑是因爲有髮妻的關係，遂決心擺脫。可是又怕她受律師的挑撥和教唆，向他提出贖養費的要求。他只得學楊杰的手段，決定離之前，就每天抓住太太沒頭沒腦地亂打亂搗，打得她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死去活來，什麼養費，簡直連想都不敢想，便自動下堂求去。張小姐本是生得弱不禁風的千金小姐，那裡經得起羅隆基每天的拳腳，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

羅隆基和她分手以後，他的第二位太太就是有名的王家右。她當年在北方給國民黨做婦運工作。他自己時常對人說他對王家右非常好，但王女士不原諒他。他還說他和髮妻的離婚，完全是爲了她。想不到現在結果如此。他對她好，而她却要分離，這也許可以說是最早造成的錯誤——猶如他後來在政治上一樣，但他一直不承認王女士和他已經離婚，她後來却嫁了已故電影明星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作了他第五任的太太。

羅隆基是以大學教授和學者資格，崛起于政治舞台的。但一般人對他具好感者極少。他在天津主益世報筆政時，即因事飽受人恐嚇槍擊，可是他却因此而享大名。他在政治上的投機，則素爲人所深悉厭惡。他唯一的本領，即一方面罵，一方面又捧，甚至在前面罵，在背後捧；或者當面捧，而背後罵，自以爲站在超然的第三者地位。結果却爲人所不滿，說他是政治捐客，到處以第三者爲貨色出捐，可是又捐不出好東西來。當第一屆國民參政會舉行時，羅隆基與張君勱，以代表國社黨而爲參政員。他以舌鋒銳利、辯才

特長著稱，在會中非常活躍，稱爲參政員四辯士之一。但他的言論並不完全代表國社黨，甚至與黨魁張君勱的意見相抵觸。當時有人問他，他回答的話却很耐人尋味，他說：「政治家之于黨，好似行路者之找一所屋宇，藉以避蔽風雨。國社黨並非高樓大廈，僅不過是一所茅屋；但在未得到高樓大廈之前，這所茅屋雖然簡陋，也可聊蔽風雨。」

羅隆基的話，說得很坦率。他當時要是沒有國社黨，就不能當參政員，以後有所謂三黨的國社黨、青年黨、第三黨、三派的職教派、救國會派、鄉建派合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羅隆基以國社黨代表而當委員，成爲「民盟」的有力的發言人。後來他脫離國社黨，大概是找到比較滿意的房子，他的作風，也正是如此。

有一次，在國大會前的一個晚上，羅隆基會作了一番有意義的「夜談」，那晚的話是由在場的一位高級官員無意中偶然提起來的。他和羅隆基有着很厚的私誼。那時國大召開在即，第三方面態度不明，而他正是「民盟」的「準發言人」。他因爲提到國大名單，便顯得分外感慨。他批評到與國大有關的人物，如會琦，他就表示很不屑予，認爲蔣主席高與會琦完全是錯誤的。因爲會琦連一點派頭都沒有，見馬紹爾特使要帶翻譯，而「我羅隆基最少比他強一點。」他還批評繆雲台，說他沒有理由充任「社會賢達」。

他滿腹牢騷，說話未免偏激，但政治還是人的關係，人與人互相批評，原沒有什麼奇怪。後來他又談到他自己。只要和他見過面的人，必

定會知道他的口才。不過，在談到他個人時，他的口才却顯得很笨拙。他過去曾當過參政員。據說他任職不久，便和若干參政員一律被除名，因此他曾表示：「不要我做參政員，這並不稀奇，但也該換些比我好的。現在這些衰衰參政，算什麼呢？如果參政員是考選的，我考也考得上頭三四十名。」他這些話，無疑的是悲哀，而且是「懷才不遇」的抑鬱。從他的談話看來，也可以看出當年中國政治圈中一些準悲劇性文人的心情。

至于羅隆基在被除名後，才產生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這一組織。據左舜生先說：「它是一九四一年發起的，其直接的動機，係由于政府將若干不必除名的參政員一律除名了。大家覺得與團結抗日宗旨不合，與推進民主的政治也有不符，因此才發起這樣一個團體，以表示抗議。後來因為救國會分子沈鈞儒、張申府、史良、劉清揚、鄧初民等人的加入，而成都昆明的支部又先後成立，活動範圍加廣，盟員也逐漸加多，好奇者投機者，紛至沓來，盟員也一天天趨于複雜，中共想利用『民盟』作為工具的要求，也逐步的趨于明顯。這時主持昆明支部的爲羅隆基，聞一多、李公樸諸人，他們覺得以同盟而冠以『政團』兩字，對於以個人資格參加者頗感不便，因提議取銷『政團』兩字，改稱『中國民主同盟』。後來民言兩黨退出後，民盟也就命定的只好『一面倒』……了。」

在抗戰期間，羅隆基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還流傳了不少佳話。聯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

豐的，都被他追求過。有一次，他從圓通街經過，看見一位頗具風韻的少婦，她的姿色把他迷住了，他便使用他的慣技，一步一步跟隨着，並且沿途向路人探詢她的住處。這位少婦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走進街口一個小舖子去買花生米，想藉買花生米逗留一陣，待羅走過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也追進小舖子裏，從後面伸手替她付款。這樣一來，兩人當時便發生口角，把事情鬧大了。這位少婦控訴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同時她的丈夫也是某大學教授袁某。地方法院開庭的那天，聽審的人，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那天羅隆基沒有出庭，由他的律師代理，又恰巧袁太太聽覺不好，法官審問時有些聽不清楚，她便索性把羅隆基跟踪追隨起，到小舖子買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來。

當時羅隆基的代理律師，似乎也無法爲羅聲辯。唯一辯護的理由，就是：「羅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羅先生不會在外攪七捻三，尋花問柳的。」

後來這段公案，也由另外幾位大學教授出面調停，才算不了了之。但是那個小舖子的花生米，却因此而名聲昭著，每個遊公園的人，幾乎人手一包，稱爲「羅隆基花生米」。

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南京突然宣佈「民盟」爲非法組織。民盟大部分的要員，便開始遠走高飛，有的遠適異國。其中就只有素有「喉舌」之稱的羅隆基，却一直留在南京。事實上，不是他不肯走，而是當局想請他上杭州。恰巧羅本人那時也爲

了行動的不得自由而苦惱。於是由張群出面，替他在西子湖邊租妥一幢小房子。他離京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特別約了他的愛人浦熙修話別，羅浦兩艷事風傳已非一日，不過始終沒有完全公開。那晚浦小姐如約前往，兩人在梅園新邨民盟總部會面，情話喁喁，離情萬千，却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驅車趕到，因此演出了一幕動人的桃色案。

天下事真是無巧不成書，原來那天民盟內部因羅隆基即將離京，所以把所有的傳達侍役全辭退了。袁趕到門口，也沒有人攔阻，便一直撞進內室，而羅浦兩人却正在互相擁抱，這可把盛怒的袁子英氣壞了。他上前就把羅浦兩人一記耳光。羅浦也不示弱，聯合向袁反擊。後來這一齣全武行的悲喜劇，還是附近的警察所的警員調解之下而平息下來。羅袁雙方也爲了顏面關係，互作讓步了事。

不過，經過這次鬧劇演出以後，羅隆基和浦熙修的艷事到底揭開了。關於浦熙修這個人，可以說的是她當年正是四十二歲，和袁子英結婚也已十多年，有兩女一子，而且都快成人。她和羅的接近，還是在重慶做新民報採訪主任的時候，那時民盟在政治舞台上相當活躍，羅隆基又是政治紅人，浦因採訪之便和羅一見傾心；復員還京，再度相值，便種下了這樁不解緣。至于袁子英，則任經濟部華中礦務局副局長，素有「好人」之譽。他早就知道羅和浦開的關係，但是爲是名譽地位關係，不願傷面子。據說他幾次要子

女輩環跪浦氏膝前，苦苦泣諫，但終無法挽回。浦熙修的姐姐原是彭德懷的太太，當年傳聞羅浦之戀，還有政治背景呢。

這件桃色糾紛，當年的確頗喧騰一時，很使人注意。因爲三個主角中，一個是政客，一個是名記者，一個是現任官員。袁子英還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決定延律師和浦正式離異；而浦也寧願「爲愛情死」，不願受舊禮教束縛。「當中只有羅隆基也許還想自辯，但他的行動已受限制，嘴巴當然也不能自由了。中國大陸變色後，羅滯留在故都，行動自然更受限制，嘴巴也比較更不能自由了。幸而他尚能斂抑鋒芒，得以終其天年。前二年前去世時，也不過享年六十多歲。

羅隆基字努生，是江西人，有「江西才子」之稱。他在「新月」發表的有關人權問題的文字，一共有十幾篇，後來彙印成書，名曰「人權論集」，由新月書店出版，現在自然成了絕版書。新月社在今日自然已經成爲文壇上的一個歷史名詞了。當年這一夥人也正如梁實秋先生所說的：「除了共同願意辦一個刊物之外，並沒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數，各有各的研究範圍，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職業技能。彼此不需標榜，更沒有依賴，辦刊物不爲謀利，更沒有別的用心，只是一時興之所至。」觀乎羅隆基聞、一多輩的行徑，堪作這些話的註脚。當年新月社這一夥人，今日都已風流雲散了，有的垂老投荒遠適異國，有的已是快近古稀之年，而大多數老而彌堅，尙閃耀着他們本身的光芒。

獠牙王

■ 井 梅 ■

前 言

「獠牙王」(Raja Bersiang) 這故事係著名馬來古典文學之一。吉打王朝紀年「瑪隆馬哈旺沙傳」(Hikayat Marong Maha Wangsa) 一書中一段含有反殘暴及反專制意味的歷史傳說。該書所記述之吉打王朝開國君主「瑪隆馬哈旺沙」的建國年代相傳是公元前七百六十年。這一段故事所述的「獠牙王」，即吉打王朝系譜中排列第五的君王「翁伯列達特列達王」(Raja Ong Peria Derita)。

「翁伯列達特列達王」在位時，曾與當時蘇門答臘之亞齊發生聯繫，並從亞齊輸入優良的木柴、石塊與玻璃等，以建築皇城。他性嗜漁獵，但後來嗜生長牙，更因誤食人血而養成殘殺平民嗜食人血人心肝的殘酷習性。這種殘酷習性引起了朝廷上下的恐慌、憂慮與憤怒，終至在人民之間促成了反叛君王的意念。結果，在朝廷四大臣的領導下，不滿的人民會獲得心地善良的王后以及宮廷侍從官的協助，大舉進攻皇城，將獠牙王驅走。

根據報載，馬來西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已將「獠牙王」故事撰寫成一部文藝新作，是為渠繼「瑪蘇里」(Masuri) 故事之後的第二部作品。東姑首相已將這個故事的電影攝製權售與邵氏製片公司，並已於日前在新加坡隆重開鏡，拍攝電影。在影片的製作過程中，東姑首相還親自進行監督工作。由此可見，這部作品及其故事是如何地受尊重。

由於「獠牙王」這故事具有當地古王朝的歷史背景以及含有反殘暴反專制的意味，並帶有濃厚的古代馬來民族文化色彩，所以，東姑首相便把它引作一部可資證明馬來民族祖



先並非海盜民族的重要歷史傳說，但它還能適當反映古代馬來民族社會的本質。在今日來說，它顯然已形成馬來民間家喻戶曉的一段動人故事，事實上也還不失其文藝價值。正因為這緣故，筆者才根據「瑪隆馬哈旺沙傳」將它編譯過來，以便與讀者共同欣賞及瞭解其實在內容，並為大家於不久的將來觀賞「獠牙王」影片先鋪一條小路。

一、國王嘴裡生長牙

很久很久以前，馬來亞北部有個強盛的王國，叫做「吉打王朝」。統治吉打王朝的國王，名叫翁伯列達特別達王，他是個性情兇殘暴的君主。

平時，國王總是喜歡虐待國內的老百姓。無論是甚麼人，只要犯了罪，一概不問情由地捉進牢獄。因此，牢獄裡一年到頭都有不計其數的囚犯。當牢獄再也容納不下時，國王便索性下令將一部份囚犯帶到刑場去處死。至於彼此的罪狀輕重，從來都不加以考慮。

數的囚犯。當牢獄再也容納不下時，國王便索性下令將一部份囚犯帶到刑場去處死。至於彼此的罪狀輕重，從來都不加以考慮。

眼看國王的殘暴作為，全國的老百姓都感到悲慮，終日人心惶惶。尤其是當朝的四位大臣，更是憂哀與痛心。

王后，於是前去向王后投訴，要求王后設法阻止國王的專橫與殘暴行為。

「我何嘗不日夜為這件事擔憂呢？」王后對四位大臣說：「你們四位都是朝廷大臣，你們對陛下的勸說既然沒有效果，何況我是個女人呢？」

「不過，我們相信只有王后一人可以改變陛下的作為。」其中一位大臣說。

「噢，不！我與你們一樣，甚至我自己也保不了呢！」王后說：「你們知道，陛下命人從亞齊運來了無數的花崗石和堅固木材，要動員老百姓建築城堡。我有意勸阻陛下勞民傷財，但陛下拔劍相向，只要我多說一句，便把我刺死。你們想，我還能幫些甚麼呢？」

四位大臣聽後，知道王后實在也無能為力，只好失望地離去。

有一天，當國王上朝的時候，忽然提高嗓子對站立兩旁的四位大臣說：「請你們走到我身邊來。」

四位大臣一聽命令，立刻戰戰兢兢地走上前去，一齊在國王面前下拜。

國王於是又說：「我的牙齒很痛，兩個門牙之間好像又長出牙來了。你們給我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四位大臣聽說，其中一人便馬上走近國王身邊，朝國王嘴裡細心地看。他把國王的牙齒察看一番，接着奏道：「請陛下恕罪。據老臣看，陛下嘴裡所長的不是普通牙齒，而是一根長牙。」

國王聽大臣這麼說，不禁心裡一怔，答道：「我想這不該是長牙，如果這地方要生長牙的話，早在小時候就長出了。」

接着，其他三位大臣也輪流上前給國王察看那根牙齒，結果大家都認定那是畸形的長牙，不是普通牙

齒。

「那你們告訴我，甚麼原因會長出一根這樣的長牙來呢？」國王對四位大臣說。

經過一問，第二位大臣就上前奏道：「請陛下恕罪！老臣想請問陛下，陛下每天進餐時所愛吃的是甚麼菜？」

國王聽後，心裡覺得那大臣問得太離譜，差點兒就要發怒。不過爲了要知道底細，他暫且抑住怒氣，然後強作笑臉回答：「我最愛吃的是油煎的菜糊。此外，我喜歡吃菠菜。」

聽國王這樣回答，四位大臣便異口同聲地奏道：「請陛下恕罪！老臣們希望陛下以後不要再吃油煎的菜糊和菠菜，因爲這兩種菜都可能損害陛下的牙齒。」

「胡說！」國王咆哮說：「我從來沒有聽說這兩種菜會損害牙齒，況且我沒有它就吃不下飯了。」

無論四位大臣提供甚麼意見，怎麼勸說，國王仍舊堅持自己的意思，每天用油煎的菜糊和菠菜進餐。自從這件事發生後，國王嘴裏長出長牙的消息，便在老百姓之間傳開，大家都在背後稱國王爲「獠牙王」。久而久之，國王的名字再也沒有人提起，但是「獠牙王」的綽號却不脛而行。

二、味道絕妙的菜餚

有一天，天色已近黃昏，宮中的御廚正在準備獠

牙王的晚餐，忽然間見到獠牙王走入宮廷後邊沐浴，他心裏頓時慌張起來。他明白獠牙王每天黃昏時沐浴，沐浴出來便要進晚餐，如果不能及時準備好，一定要受責罰。

廚子看看天色，看看眼前的菜，知道時候的確不早了，於是慌慌張張地加快手脚切菜。誰知越是慌張，手脚越亂，廚子竟把自己的一根無名指切損，鮮血沾滿了菜餚。他想重切另一些菜替換，無奈時間已經太逼促，再也不容他稍事遲疑，結果不得不乘勢把那些切好而沾有鮮血的菜倒進鍋裏煎煮。

獠牙王沐浴出來，廚子幸好來得及把菜煮好，於是馬上為國王開晚餐。

獠牙王當晚的胃口特別好，他覺得那味菠菜的滋味比過去所會吃過的都美妙得多。飯後，獠牙王一面嚼柅葉板椰，一面抽出腰間的劍，命令侍從官去將御廚召來。

侍從官奉命後，立刻到廚房去，把國王的意思告訴廚子。廚子聽說國王有事要找自己，早已嚇得魂不附體，但不由不隨着侍從官前去朝見國王。

一見廚子到來，獠牙王便頓着腳喝道：「你今晚煮的菜到底滲了甚麼東西在裏頭？爲甚麼同樣是那種菜，我過去從沒有吃過那麼好吃的？你趕快老老實實地說，不然我這把劍就要落在你的頸項上。」

廚子聽獠牙王這麼說，更是嚇得臉孔發青，脚也軟了，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獠牙王有點不耐煩，上前用劍指着他頭部喝道：

「還不快說，我就砍下你的腦袋！」

這一下，廚子才戰戰兢兢地奏道：「請陛下恕罪，請陛下饒了小人一命。小人願照實稟告。事因剛才小人切菜時，不小心將小人的無名指切損了。」

廚子心裏非常害怕，他抖着聲音繼續說：「過後，小人用布將指頭包紮起來，滿以爲這樣就不會再流血。可是不幸得很，當小人正在煮菜時，忽然有一滴水從切損的指頭滴落菜裏。」

停了一停，廚子接着往下說：「小人本想重新煮過另一些菜，無奈天色已晚，又見陛下已經沐浴，而沐浴後陛下一定馬上就要用餐，結果小人急得無法可想，只好匆匆忙忙把菜煮熟，以免就誤陛下用餐。小人所說的都是真話，求陛下多多恕罪，饒了小人這一次。」

獠牙王聽完廚子的話，沉思了一會，然後將劍插回鞘裏，並自言自語地說：「原來菜上加些人血會變得那麼好吃！」

接着，他揮了揮手，命廚子離去。廚子好像死裏逃生，趕忙拜謝就過走了。

獠牙王在宮中踱來踱去，想了很久。突然間，他好像夢中醒轉一樣，命令左右，立刻去把四位大臣召來。

一會兒，四位大臣一齊匆匆忙忙地到來朝見。

獠牙王急不及待地說：「我的大臣們，我命令處死的那個犯人不是要在明早行刑的嗎？」

「是的，陛下！」四位大臣不約而同地應道。

於是，獠牙王取出一個杯子交給其中一位大臣，並命令道：「你們現在就帶侍從官去把那犯人處死，然後將他的血裝在這杯子裏帶回來給我。」

四位大臣聽後，彼此面面相覷，但不敢怠慢，只好立刻帶着侍從官前去執行命令。不一會兒，他們果然帶着一杯鮮血回來，奉獻給獠牙王。

獠牙王接過杯子，滿懷高興地走到廚房裏，親自將杯子交給廚子，並命令他用那鮮血煮菜。廚子自然唯命是聽。

廚子把菜煮熟後，就端到獠牙王面前。獠牙王嘗了一嘗，覺得味道比上一回好得多，簡直是絕妙的佳餚，於是就對廚子說：「從此以後，你每天用人血煮菜給我吃。知道嗎？」

「是，陛下，小人一定遵命。」廚子慌着回答。

從那天起，獠牙王天天用餐總缺不了混着人血煮成的菜餚。這樣一來，他的性情也一天比一天兇暴和殘酷，幾乎每天都以殺人取樂。久而久之，獠牙王不但喜歡吃人血，還嗜好烤的人心肝；爲了滿足他的食慾，有時候一天內就要殺幾個人。

國王殘酷成性，竟沒有一個人敢加以阻止。老百姓人人朝不保夕，大臣們也惟有暗自憂傷。

三、甘巴爾大鬧宮廷

當時，列椰山上有個術士，名叫甘巴爾。他是個專打抱不平的俠士，修練得一身法術，刀劍也傷不了

他的身體。

有一天，他聽到獠牙王殺人成習的消息，心裏十分氣憤，於是就下山到吉打去，準備爲受害的人們報復。

甘巴爾爲了要會見獠牙王，故意闖出亂子，讓武士們把他逮捕，並加以綑綁，然後帶去朝見獠牙王。獠牙王一見甘巴爾被解上前，便抽出劍來指着他。甘巴爾不但面無懼色，反而提高嗓子喊道：「喂，獠牙王！你瘋了嗎？怎麼殺人不用理由？我空着手並不能反抗，怎麼不解了我身上的繩子？告訴你吧，我是爲了要給你殺而來的！」

見到這種情形，宮裏的人全都震驚起來，紛紛傳報說有瘋人闖進宮廷。

甘巴爾雙手受縛，不可能施展法術進行反抗，但獠牙王又不肯解下縛着的繩子。於是當獠牙王的劍斬下來時，竟斬斷甘巴爾身上的繩子。甘巴爾並未受傷，他隨即搖身一變，變成一隻兇猛的野豬，一直朝獠牙王衝過去。

所有的宮中侍衛見國王受攻擊，立刻向野豬圍攻，槍啦、刀啦、矛啦、箭啦，一齊朝野豬打去。甘巴爾眼見攻擊的人衆多，知道自己寡不能敵衆，只好搖一搖身把自己隱藏了。

過了不久，宮廷中有人發現一條巨大的眼鏡蛇，在宮裏爬來爬去；可是牠並不傷害人，而似乎是在尋找獠牙王的蹤跡。於是，宮裏的人都紛紛傳說：「那瘋漢變成了一條大眼鏡蛇，牠要尋找獠牙王報仇呢！」

正當宮中傳說紛紛的時候，四位大臣也聽到宮中發生騷亂的消息而趕來了。他們一進入宮中，就發現那條巨大的眼鏡蛇繞在柱子上，於是一齊抽出劍來，不約而同地向巨蛇斬去。巨蛇把頭搖一搖，立即又變成一隻兇猛的大老虎，在宮廷中亂走和大聲吼叫。

聽到宮中發出一陣陣驚天動地的吼聲，宮外的老百姓都紛紛握着武器趕到王宮去看究竟。老虎見到成千成百的人羣向王宮趕來，以為他們是要攻擊自己，不得不大吼一聲衝出宮廷，一溜煙跑進了附近的大森林。

甘巴爾變成老虎跑入森林之後，王宮便恢復寧靜。然而，獠牙王並沒有因為甘巴爾這一番警戒而改變他的嗜好，他照舊是每天殺人，每天吃人血和人的心肝。

四、大臣們商議背叛

吉打王朝的四位大臣，眼見獠牙王變本加厲，民心惶惶，不得不暗地裏集合商議，以設法為老百姓解除痛苦，為國家帶來安定。

商議過後，四位大臣便一齊進見獠牙王，同聲要求他停止那種不人道的殘酷作為，好好地照顧老百姓與國家。可是，獠牙王非但不接受他們的忠告，反而吶喊道：「這是我的國家，我是一國之主，我要怎麼做便怎麼做。你們用不着多說廢話！」

聽了牙王這麼說，其中一位大臣竟哭喪着臉進諫道：「陛下！恕老臣多嘴。陛下的作為已經使國家白

白損失了不少的百姓，也已經引起全國百姓的不滿。如果陛下堅持不改，將來就可能只剩下一些大人物，不然的話，國家也勢必大亂甚至滅亡啊！」

「結果剩下一個人也罷，國家滅亡也罷，我不愛聽你們的廢話。你們還是回去吧！」獠牙王怒氣沖沖地說。

因為獠牙王堅持不接受勸告，四位大臣大感失望，終於商議採取最後的一個辦法，那就是號召民眾背叛。

獠牙王在宮中得悉四位大臣準備背叛，更是怒火沖天，忙下令所有的侍衛和兵士日夜把守城堡，以應付萬一。國庫中的武器和炸藥也全部被取出應用。城堡的四週更架起了火銃。

王后聽說四位大臣有意背叛，而國王又積極備戰，馬上就想像到可怕和悲慘的自相殘殺場面。於是，她派了自己親信的宮女去會見四位大臣，要求他們從長計議，不要再犧牲人命與破壞國家的安寧。

宮女會見過四位大臣後，匆匆忙忙帶着口信回宮朝見王后。她對王后說：「王后，我已會見了四位大臣，並將王后的意思轉告他們。他們說：他們背叛的原因，是不能再忍受陛下的人不道行為；他們背叛的目的，只是要殺陛下一個人。如果王后支持他們的正義行為，那麼人命的犧牲可以減少，王宮也必然可以避免受破壞。」

王后聽完宮女的報告，只是長嘆一聲，默默不語。過後，她召來了所有的侍從官，命他們取出架在城

堡四週的火銃的彈藥，以避免殺害許多將到來進攻城堡的人民。結果，侍從官們都同情王后的見解，大家也認爲那是唯一避免傷害更多人命的辦法。

五、獠牙王失蹤了

經過了若干時日的備戰，四位大臣終於發動攻打皇城的戰爭。四位大臣分別帶領人馬，從東南西北方面進攻獠牙王的城堡。雙方兵士一經接觸，嘶殺聲响徹雲霄，塵土彌漫戰場，簡直殺得昏天暗地。

在一片混亂的嘶殺聲中，獠牙王親自率領侍衛應戰。可是進攻的人越戰越猛，越打越多，反觀宮廷的衛隊與兵士，却越戰越退，越打越少。直到最後，獠牙王看看大勢已去，無法再打下去，只好單獨殺出重圍，逃入附近的大森林。

四位大臣好容易佔據了王宮，平息了戰事，可是他們找遍了王宮的每一角落，都見不到獠牙王的踪跡。接着，其中兩位大臣便帶領人馬追跡入森林，想結果獠牙王的性命，以免後患。然而，任他們怎麼找，總是連獠牙王的影子也見不到。

一切平定下來，四位大臣便宣佈由王后統治吉打王朝，吉打王朝因此恢復安寧。

獠牙王失蹤後，四位大臣認爲吉打王朝是不能永久沒有國王的，而王后又沒有兒女，那該怎麼辦呢？經過一番商議後，四位大臣和王后都同意，寫一封信給北部宗主國——暹羅的國王，要求他選派一名賢能者到吉打來任君主，以代替宣告失蹤的獠牙王。

至于獠牙王，他狼狽地溜出了王宮，逃入濃密的森林。他在森林中奔走了許久，終於來到一家農戶門前。農戶主人知道那是被趕離王宮的皇上，便殷勤地接待，跟着還把自己的女兒配給他，好讓他獲得更週到的服侍。不久，農戶的女兒就給獠牙王生下一個男孩子。

在遙遠的北方，當暹羅國王接到吉打王朝四大臣的書信後，便立即召卜卦師傅進宮占卜，以斷定獠牙王的生死，及誰人應繼承吉打王朝的王位。事後，暹羅國王根據卜卦師傅的占卜結果，回信吉打王朝四大臣和王后，命他們召喚神象「格瑪拉左哈利」進入森林尋找獠牙王的後裔，並將他帶回宮去繼承王位。後來，神象果然從農戶家裏將獠牙王的兒子領回吉打王宮。從此以後，吉打王朝又有世襲的統治者，國事日進，人民也就安居樂業。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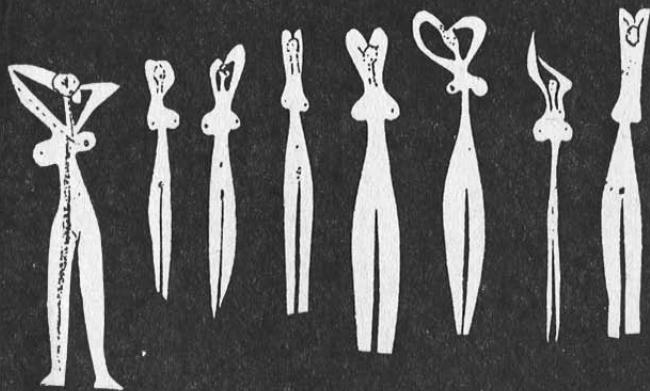
定閱本刊 辦法簡便

請將定費折合郵
票寄：

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平 夢

心底秘密



10.11.1976

外頭是大好天氣，陽光白得刺眼；我蜷縮在房間裡，靜悄悄的，空氣似乎也凝住了。

我躺在床上，閉目養神一陣子，心裡煩躁。

我確切後悔了。校假的第二天，倘若我答應跟素一塊兒到她的家鄉關丹去渡假，日子一定可以比現在活絡得多。何況，自昨兒開始，我便覺得有點氣痛，肚裡老覺得飽脹，怪不舒服的。我知道這又是常發作的膽汁消化不良症在作祟。素如果不返鄉省親，而知道悉我身子違和，她必然會急急忙忙地趕到我的寓所來關照我，時候我服藥，限定我不能吃油煎的食物，多吃蔬菜與水果……素就是這樣的小心備至、體貼入微的女性。難怪崔華姬曾對我說過：「素姐姐不知是你幾世修來的未婚妻！」

四五年來，我和素便一直相處得融洽、投契、寧靜——寧靜得幾乎有些平淡。這也許就是我逐漸失去初戀時的那份狂熱的原因吧？這回，她邀我結伴同行，我却堅持等到快開學的前三天才趕往她的家鄉接她來新山。

我送素到火車站，在月台看見火車開來之際，她嬌嗔地說：

「謝，你瞧吧，再見時，我才不睬你呢！」

如今，素已返抵關丹了。這時候，說不定她正在跟她的弟妹在直落尖布帶海浴場野餐呢，觀望那波濤

洶湧，海豚嬉水浮游的景象。而我呢，我却在這裡發愁。

我不善于整理自己的情緒，而且我是一個慵懶得不可理喻的青年。教書時，成天埋怨沒有空暇做自己想行的事。假期時，却不能按照原訂的工作計劃去實行，光會躺在牀上胡思亂想，美其言說是找靈感或構思，實際上是發痴勁，無所事事、自欺欺人。

適才，我跑到對街不遠處，原想到崔華姬的家裡去找她聊聊天、下下棋、玩玩橋牌，或是邀她去電影院看戲，藉以打發那無聊的時間。華姬是素的朋友，只有十九歲。我們三個人每週都有幾次晤面的機會，因此，我和華姬也很熟絡。她有一次還開玩笑地說，有一天她要我和素幫她物色男朋友。她確實是可愛風趣的女孩。

我走到華姬的家前面，便發現一輛「惹掛」S型的轎車。噢，我記起了，那是蔡任財的新車子。蔡任財高瘦駝背，嘴唇厚得出奇，跟非洲人的相差無幾。他原是華姬的同學，比她高兩班，後來由華校轉入英校，畢業後便協助父親在商行裡經營汽車業。他對華姬蠻有意思，常給她寫信。可是，華姬一點也不喜歡他。

今天，蔡任財正在華姬家裡作客，我當然不便進去造訪她。我折回原路。這當兒，我突然覺得我心裡有一份強烈的妒意。我莫明。我憑什麼嫉妒他呢？

此刻，我想起這件事來，心忖：「華姬會不會受不住任財的慫恿，結果坐他的新車子跟他到哥打丁宜

「眺望瀑布和去傑遜灣玩樂了？——因為那兒有更好的海浴場，而華姬一向是樂水者。」這麼一想，我愈覺得心裡不是味兒。

我覺得好笑：我已有未婚妻，華姬是大家閨秀，我和素一直當她是妹妹看待。她有一幅李菁型的臉蛋，稚氣未脫，妙齡佳麗，更宜於披着青春色彩的外衣在交際場中迴旋，接受人們的讚賞，甚或選擇對象。我只是她的好友的未婚夫，壓根兒就犯不着爲她多所思量。

跟着，我又想：我有這種心理，許是由於我是獨生子緣故吧。獨生子多數有一些不太正常的心理觀念。「別想啦！」我心裡叫道。

我在床上轉側了一下，腹部正壓住一本書。我向喜歡把一些書刊散擱在枕頭邊，然後信手摸探，摸到哪一本就閱讀哪一本。此刻，我從腹下拉出來的是「香港影畫」，便開始翻閱它。

一會兒，我便被那些彩色的影屏圖照吸引住了。彩色圖頁的第一張就是李菁的照片。她的臉兒總帶着幾分稚氣，顯得更加清秀可愛。我猛然又聯想到崔華姬。是的，她們二人的臉型有六分相像之處。

兀的，我萌生了一個奇怪的念頭：「假如我沒有素的話，我一定不會放過追求華姬的機會。」我又翻動幾頁，視線遂又被兩張香豔的圖照吸引住了。哇，有兩個男女在沙灘上躺着擁吻，標着「西方美女擁吻唐菁」等字樣。

凝視那圖照，我的心震盪一下。多迷人呀！青春

的外衣，愛情的色彩，幸福的昇華，無上的享受，人生的避風港……一切在我也是熟悉的，可是，素呢？

二

這是漲潮時刻，海水又推着一道長長的波痕衝激到我們露在水面的胸膛，一陣震盪，力量並不大。跟着，波痕帶着稍弱的衝力爬上沙灘，一瞬間，又帶着水痕退下來。

我們一下水之後，便像浪花一樣樂開了，笑波盪漾開去。海水清涼可喜，我們三個人泡在水裏樂趣無窮。不久，素便說要上岸去休息。我和華姬都捨不得這麼快離開那裏。於是，我和她游到較遠的海面去。麗都海浴場是熱鬧的，何況今天是假日，又是漲大潮的日子，海面也盡是人頭在鑽動。華姬的泳術進步得很快，今天她在海浴場就活潑得如同一條美人魚。她游的自由式及蛙泳都相當熟練了，在那一羣女性中，華姬該是頂特出的一個。我爲她感到光榮。

後來，她要我教她「蝶泳」的游法。我告訴她：蝶泳是一種新的游水姿式，游時兩臂向上舉，動作像展翅的蝴蝶，速度比蛙泳快。華姬就是這麼聰敏靈慧的女孩子，只消學了五六次，蝶泳的游法她便行了。我和她在表演仰泳動作時，有幾個人正賊溜溜的把雙眼盯住華姬。我們停下來休息時，我對她說：「妳相信嗎？假如我還沒有愛人，我一定要窮追

妳。」

「是麼？」她露出潔白的貝齒，攏了攏濕貼在臉頰上的髮絲，說：「我一定要逃避你的，你休想追得到。」她的大眸子深沉地睇了我一下。

我撇開她的目光，徐緩地問：「爲甚麼？——難道我不配，一點也沒有資格做你的男朋友？」

華姬端詳着我，那神態很多味。我又趕忙移開視線。她說道：「我才不要你這種人做男朋友。你想，你有了素姐還要花心，誰敢保證你以後不會亂去愛其他女孩子？」

她說着，雖然帶着開玩笑的意味，但我却臉紅了。半晌，我找話題問她：「妳覺得素有甚麼好？」

「這個該問你自己，才知道得比較確切。」她輕輕不重的刺了我一下。「如果素姐姐不是有許多好處，她怎能成爲你的未婚妻？」

她看看我。我沒有出聲。我跟她是在閒聊，她倒蠻像回事兒似的，叫我受窘。我撥了撥海水，把視線投向遠處的蘇丹嶼。良久，我平靜地說：「華姬，我剛才是在想：素不像妳這麼健美，她太瘦弱了，而且她沒有妳活潑。」

華姬輕微地「唔」了一聲。「你應該說：我孩子氣還很重。」她又咯咯地笑了起來。

我們回到堤岸上，素正在一棵椰樹下坐禱。這時，整片沙灘都被清潮擁在懷抱中了。素替我們準備麵包，她正在麵包上塗抹菓子醬。她的游泳衣已換去了，穿回那件反領的寶齡恤。

我說：「素，妳今天好像對游泳沒興趣？」

華姬緊接着說：「我們一直在等着妳再去呢。」

「我忽然有點兒不舒服。」她平和地說。

「真的？」我和華姬異口同聲。我又補上一句：

「妳應該告訴我，我們可以提早回家。」

這時，有一位印度籍少女跑過來找華姬，她們是同學。於是，華姬向素和我揮揮手，扭着細腰，只那麼輕盈地一飄便如同海燕似的跑開了。

素的視線仍停留在我們的臉上，淺笑地說：「我看是不緊要的。這幾天，我常覺得腹部不舒服。」

我底心禁不住震盪一下。我想到了甚麼，便抓住了素的手兒，急急地問：「會不會是——」

她掙脫我的手，扭過臉，害臊地說：「我怎會知道？」

沉吟半晌，我說：「我是歡迎的。我們趕緊組織小家庭不就得了。妳不必介意。」

跟着，我的疑慮遂被興奮衝散了。素會瞭解我的，我是獨生子。父親在三十八歲那年才有了我這個兒子。由於家人少，過去我一直孤獨的。我跟素說過，在我們未來的家庭裏，最少要有兩個兒女，我決不能讓孩子像我童年那樣的孤單。

歸途上，我悄聲地對素說：「明天我陪妳去看醫生——放心！」

第二天素到中央醫院檢查，照X光後証實素的腹部生瘤，需要及時開刀。

下午六時，我獨個兒去看素。灰黃的暮色貯滿了整座病房。素平靜地躺着，她告訴我，她整天不能飲

食，明早就要開刀了。一說完，她眼角又湧出淚珠了。我的心猛地一酸，勉強牽動了一下唇角，說：「妳放心！我們不是有好多朋友動過手術嗎？他們照樣健康康的。」

後來，她用悲愴的嗓音囑咐道：「謝，萬一我不行了，只要你記得我就好了——」

「別說，別說……」我阻止她說下去，但她仍執意地說：「那天，我在岸上看見你和華姬游到遠處時，你們有說有笑，我忽然覺得你跟她很相配。如果我不幸先走了，希望她能代替我照料你……」

我真不喜歡聽她這一套話，虧她倒很寬大。老實說，換作我和她易地而處時，我一定沒有這種度量。我想。

素平安地渡過這一個關了。我十分欣忭。華姬也爆出清朗的笑聲。素却平靜地躺着，連喘息也是有氣無力的。她只牽動變唇，裝裝笑，却不自然。

有一天，我去探訪時，發覺素變得格外沉默。兩眼是茫然的、疲乏的、無神的，似乎還含有落索與絕望的神情。我大不以為然，這對一個病人是不利的。我安慰她，她竟然伏在我背上哭泣了。我莫明。

素出院後，藉口說要有清幽的環境休養身體，便搬到兩哩外她堂姐的家裡去了。此後，我和她三幾天才會一次面。

奇怪！她每次見到我，神態變得冷漠異常，以往的热情似乎一落千丈，甚至比我開始追求她的時候更加無情似的。我一直在反省：「我得罪了她？」「我

對她關照不週？」但我的答案仍是否定的。

一天，放學回來，意外地讀到素的信，信寫得很潦草，也很簡單，但却像有一千盆冰水潑倒過來，我全身抽搐。她的信這末寫着：——

「謝：

我走了。請你不要追蹤我！

你不幸，我更不幸！由於生瘤處太接近卵巢部份，所以叫醫生一起給割掉了。我不敢跟你去組織一個沒有孩子的家庭。愛是花朵，兒女是果實，花朵僅是美麗，而果實才具有希望。——我更瞭解你的。

華姬是美好的女子，她一向便欽佩你的才華。我恭祝你倆早日成功！

×月×日永遠愛着你的素
我整顆心絞痛了。素這麼決絕地走了。她走到那裡去呢？返鄉歸隱？企圖以大自然的景物來撫慰她創痛的心靈……我思想迷亂而混雜，茫然的麻木中注滿了痛苦。

三四天以來，我沒有見到華姬了。黃昏時分，她來看我，劈頭第一句便問道：「素姐完全復元了吧？幾天沒見她了，很想念她。」

「哦，素嗎？她完全復元了。」我漫應道。

半晌，她有所察覺地問道：「噢，你的神色不大對，怎麼回事？」

「是麼？」我裝出毫不在乎的神態，淺笑地說。

華姬坐不到一刻鐘，便站起來告辭。我提議道：「明天晚上，我邀妳到星洲去聽斯義理演唱會，希望妳答應。」

「素姐也去？」她把脖子一揚，巧俏的眼角略微向上。

「我看她不便出門，我們兩個人去好了。」我把視線投向窗外。裝着泰然地說：「我知道妳是音樂的愛好者。」

待會兒，她說：「素姐不能一起去，就沒有甚麼意思了。」她的聲音是低沉的。

我自忖：就是我們兩人去才有意思，素已經是多餘的第三者了。再說，素也看破了一切，她正希望我與華姬是一對呢。

以前，我們三個人也曾由新山驅車到新加坡去觀賞銀星藝術團、倫敦的交響樂團和舞蹈晚會等等。第二天下午，我開車去載華姬；她又搬出一些推辭的話，結果仍被我勸服了。

聽完了斯義理演唱會，我又執意邀她看半夜場的「西施」。電影散場後，我們吃了宵夜，車子駛上歸途時已是子夜一點多了。

車子在武吉智馬的大道上奔馳。夜風從車窗透入，涼意襲人；我乘機伸出左手攔在華姬肩上，正想把她的臉輕輕扳過來，可是我的手被她拉開了。

「謝哥，我不是你的素姐呀！」她客氣地說，顯然是想令我太難堪。

稍後，華姬肅穆地說：「你近來好像對素姐漠不

關心，我看不慣！」

我的心猛地一悸。後來，我透露道：「我同情素姐，素也瞭解我——我跟她的情緣已經完了。」

「你說什麼？」華姬勃然叫道。

我亮了車廂內的小燈，然後抽出素的留書，遞給她說道：「妳自己讀這張信吧！」

不消三分鐘，華姬楞住了。我不動聲色，良久才喃喃地說：「素希望我和妳……。」

「這是多餘的。」她苦笑地說。「我崔華姬不會這麼做的。」

我心底升起一縷悽愴的情緒。旋即，我又恢復信心，壯着胆說：「姬，素的看法不會錯的——我和她不能把家庭建築在美麗而沒有希望的浮樓上。如果你不嫌棄我，我們倒可以培養出更堅實的感情來。」

我用低沉而充滿感情意味的嗓音說了這些話。

華姬沒有出聲。送她回到屋前，車停之際，我立時抓住她的手，在手背上吻了一下。她使勁的掙脫了，連一句「晚安」也不說便逕自上樓了。

回到家裡，我像洩氣的皮球似地癱瘓在牀上，腦子嗡嗡作響，心裡迷迷糊糊，胸腔沉悶難受。素走了，華姬又不願接受我的愛情。我的想像肥皂泡沫一樣，一個破碎了，另一個也開始被風帶到高處，眼看就要爆裂了。

接着幾天，我每天踵崔華姬的家門。她對我蠻有禮貌，却很沉靜和拘謹。我再也難得聽到她那清脆而有彈性的聲音，和那爽朗的咯咯笑聲。以前我和素都

認爲她是稚氣未脫的少女，現在却冷靜得近乎呆板和可怕。我在她面前，也無法神態自若，談笑風生了。

「姬，我得不到妳的諒解，我痛苦得很。」我近乎哀求地說。「妳陪我去看一場電影吧？」

「不，我不能！」她斬釘截鐵地說。

「素走了，妳又不睬我，我會因此而墮落的。」我認真地說。

「我不能幫助你，因爲我忘不了素姐的偉大。」華姬莊重地說：「你別再勞神去胡思亂想啦，你應該清醒。」

我愧怍地告辭了。我並不責怪自己，因爲我覺得我沒有甚麼大不了的罪過。同時，我並未氣餒，所以嵌進我腦中的已是華姬的影子。

昨夜，我決意寫一封信向華姬表白我的心意，請她接受我的感情。

清早，我還在睡眠，華姬便叫她家裡的女工人送了一份報紙與短簡給我。我意料到不妙，打開信箋。

「謝哥：

我訂婚了，恭喜我吧！我的未婚夫即是蔡任財。

容我再說一遍：我沒有愛過任財。

我之所以會成爲他的未婚妻，是因爲他追得我緊，您和素姐又近乎要挾我——素姐前天來信也鼓勵我接納您的感情。

我說您是一位自私透頂的男人。您從未爲素姐犧牲一些甚麼。您也不想到

素姐的心在淒淒的滴血。她是偉大的。她是多麼沉着，現出超人性的鎮靜。您的人性弱點却因此而暴露無遺。

現在，我只好把自己的終身定下來

。唯有這樣，您才會死心，始能覺悟

。——快去追蹤我的素姐罷！

×月×日華姬字

女傭帶來的早報上，果然登了蔡任財與崔華姬的訂婚啓事。我兩耳轟響，雙眼發茫，我鬚鬚看見華姬的大眸噙滿淚水。

「華姬也爲我犧牲她的幸福了。」我想。我猛然覺得被人當胸敲了一記悶棍。我悲忿地把那份報紙撕個破碎。用力地頓脚。……

三

我的腳底下發出巨响。原來，我躺在床上，正做着夢。我醒了過來。心裡仍感到一陣寒凜。我在夢中撕破的正是攔在身上的那本「香港影畫」。我吁了一口長長的氣。隨即，我抓住「飲水詞集」，唸着「攤破浣紗溪」裡的句子：

「……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真箇悔多情。又到斷腸回首處，淚偷零。」

就在這當兒，房門下「唧」的飛進來一封藍信。是房東太太送進來的。我趕忙拾起來，噢，是素從關丹寄來的。於是，我心頭遂有了一陣解放的輕快。

論平兒

· 依藤 ·



平兒，是一個可愛的孩子。平者，和平也。紅樓夢中人物，上自主子，下至奴才，都帶點戾氣，只有平兒例外。她真正做到性平氣和的地步，從頭到尾，沒見過她發過一次脾氣。所以以性格論，她在賈府中是有資格考第一名的。

奇怪，像這樣一個人物，却做了鳳姐的丫頭。鳳姐的潑辣、兇悍，人所共知，即她的丈夫，也畏之如虎。但平兒却和她相處得很好。人人只知道襲人侍候寶玉是一樁苦差使，然寶玉對於女孩子，體貼尙未不及，那裏會有折磨之理？鳳姐則相反，興兒說她：「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笑着，腳底下就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要在鳳姐手下風平浪靜，談何容易？平兒却是唯一能够折服鳳姐的人，鳳姐儘管對別人不假辭色，對平兒却不得不另眼看待。或者我們是可以說，她雖奸詐，對待平兒倒是相當誠懇的。這一點，很使我們覺得費解。

曹雪芹並沒有告訴我們平兒的出身，打從鳳姐出場始，平兒已經做了她的助手。不過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平兒是丫頭而兼妾侍，雖然妾侍名份，始終未見正式確定。而以鳳姐之醋性，容得下平兒做屋裏人，也是十分奇怪的。

據我推想，平兒可能是鳳姐出嫁時的陪嫁丫頭，因此她們兩人，早有很深的關係。大體上，平兒對鳳姐忠心不二，明知鳳姐心地不良，她所能做到的僅是善言勸告，或是替她包瞞掩飾，却未嘗看見她公開反抗鳳姐的

事實。反之，鳳姐對平兒，可能爲了某種因素，表面上還是比較和善的。這一主一奴，我們不敢說是沆瀣一氣，却還不到「狼狽爲奸」的程度。如果平兒換了襲人的品格，那麼輔以鳳姐之深謀遠慮，兩人合作起來，可就十分可怕了。

大概雪芹寫此兩人，不是毫無用意的。這兩個人無論在性格行事上，都一正一反。一個扮紅面，一個扮白面，但日子久了，便不免顯出一點矛盾的痕跡來。甚麼矛盾呢？鳳姐有野心，志在吞嚥榮國府而自肥；這個事實，平兒是看得很清楚的。她固然忠於鳳姐，但她既做了賈璉妾侍，當然也須兼顧到賈璉的利益。否則賈璉倒了，她準備做甚麼呢？所以鳳姐希望賈府破滅，平兒却不作如是想。她雖未受過教育，但她並不希望用范倒賈府的方法來肥自己。於是兩人行事，便處處地顯出不能協調的現象來。不過，平兒是一個非常謹慎小心的女孩子，她做的事情，當然也是非常含蓄，不露痕跡的。她有她的一套處世哲學，在對待賈璉、鳳姐以及其他人物上，她真做到了八面玲瓏，無懈可擊。她的個性不容許她以僞善待人，而她又有一顆慈悲的心，所以地位雖低，却深得賈府上下人等的敬愛。

至少，下列幾點，乃是平兒維持她的地位於不墜的主要因素：

(一)有同情心。平兒的同情心本於自然，不像鳳姐，固然有時候也有小惠及人，但其用意是很顯然的。平兒也能够敬老濟貧，劉姥姥二次進大觀園，各人都

有餽贈，平兒以一個丫頭兼妾侍身份，並非富有，居然也整理了一包東西，「又悄悄說道：『這兩件襖兒，和兩條裙子，還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線，可是我送老了的。那衣服雖是舊的，我也沒大很穿；你要棄嫌，我就不敢說了。』」可知平兒不僅憐貧，而且謙虛。她從不盛氣凌人，更不會倚仗主子勢力壓迫下人。照理，劉姥姥雖窮，自有豪門去贖濟她，諸如賈母、王夫人之流，那怕萬金相贈，亦是情理中事。平兒與劉姥姥的關係既淺，她也不是一個有錢人，她却肯慷慨推食解衣，丫頭羣中有此精神，除了鴛鴦之外，殊不多見。所謂只有窮人懂得窮人的痛苦，榮國府中，有譏笑劉姥姥爲「母大蟲」的林黛玉，也有因劉姥姥吃了一杯茶而嫌茶杯醜賤的妙玉，至於其他小姐姑娘們，欣賞趣劇的是有份兒的，要想到敬老濟貧，就沒有她們的份了。再就主從關係論，鳳姐是主，平兒是從，但賈府男女僕役，却大半寧願捨鳳姐而從平兒，平兒能够使他們心悅誠服，至於鳳姐，動不動就是「打板子，攆出去！」

不過，平兒的同情心到底不是萬靈藥。因爲她的主子鳳姐太兇悍了，她沒有本事替個人起死回生。例如鳳姐誣尤二姐進榮國府那次，平兒明明知道鳳姐不懷好意，但不敢捋虎鬚，這是做奴才的悲哀處。她只能盡其能力所及，安慰二姐，減少二姐精神上的痛苦。第六十八回裏寫鳳姐折磨二姐，丫頭媳婦們仗勢欺人，只有平兒「看不過，說丫頭們『你們就只配那沒人心的打着罵着便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可

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過餘了，牆倒衆人推！」

恐怕也只有平兒，在鳳姐高壓力下，敢發出如此不平之語。唯平兒敢發此言，自然也因地摸得準鳳姐的心理。究竟是鳳姐爲甚麼獨對平兒垂青，似乎是一個謎。但鳳姐如果沒有了平兒，不僅沒有了心腹，也不啻失掉了一個得力助手。沒有平兒「運籌帷幄於內」，鳳姐安能專心對外呢？

(二)能識大體，不作小家氣。平兒對鳳姐是一種感情，對賈璉又是一種感情。此其一。紅樓夢第五十六回寫「敏探春興利除宿弊」，平兒周旋於探春、李執、寶釵諸人之間，一方面要爲主子——鳳姐掩飾，一方面又不想使探春等難堪，在此她的確發揮了她的罕有的說話藝術。榮國府中許多丫頭，論會說話，仍數平兒第一，下列一段，可作證明：

……探春道：「……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爲不可。」……李執道：「好主意！果然這麼行，太太必喜歡！省錢事小，園子有人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去賣錢，——使之以讓，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平兒道：「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奶——指鳳姐——雖有此心，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裏住着，不能多弄些頑意兒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寶釵忙走過來，摸着他的臉，笑道：「你張潤嘴，我照照你的牙齒舌頭是甚麼做的？從早起來直到這會子，你說了這些話，一套一個樣子，也不

奉承三姑娘，也不說你們奶奶才短想不到；三姑娘說一套話出來，你就有一套話回奉。總是三姑娘想到的，你們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個不可辦的原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們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想這話！……」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氣，聽他來了，忽然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撒野的人，我見了他更生氣了。誰知他來了，避貓處兒似的，站了半日，怪可憐的；接着又說了那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倒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話，不但沒了氣，我倒愧了……」

試想：探春寶釵是何等樣人，却在這裏極力稱讚平兒；鳳姐又是何等樣人，萬一平兒說錯了話，後果又如何？然平兒利用她那生花妙舌，使每一個人心平氣順，既不失鳳姐面子，又替探春等留了餘地。這不單說話藝術而已，簡直是平兒高度智慧的表现！平兒的平是名副其實的，四平八穩，雖善於挖剔別人過失如探春，也不能奈她何！

但平兒這種工夫決非天生，而是由長期生活經驗中磨練出來的。平兒的生活經驗告訴她：如果要在賈府中站得住腳，她必須具備適當的做人態度。太強橫固然不行，太懦弱亦易爲人欺。平兒剛剛介乎兩者之間，不強不弱，此乃她的制勝之道。

(下期續完)



屁股不可亂踢

·英培安·

給柯戈先生

三代以下無有不好名者。罵人最容易出名，因若要出名，最好找幾位德高望重的人，狗血淋頭的大罵一頓，重重地踢他們幾下屁股。不管你踢得對不對，罵得合理不合理，其結果，必也像謀殺肯尼迪總統的那位仁兄一樣，馬上聲名大噪，身價百倍起來；譁衆可以取寵，良有以也。出名亦有大者乃大的等量定律，倘若踢人屁股或被踢屁股的皆阿貓阿狗的話，其出名之程度便不亞於報屁股的「老頭子吊頸」或「少女失蹤」了。能聞其名者也不過小貓三隻而已，嚮往傾慕，更不必作夢矣！

出名不是件壞事，而且多半是作了好事才出名的，（幹了壞勾當而出名，「名不正則言不順」。總有點兒別扭吧！）所以罵人也不見得是件壞事。這世界偽君子與假道學先生如過江之鯽，若沒有幾個路見不

平的硬漢子挺身出來狗咬耗子，出來撕撕大人先生們的羊皮，出來分清楚鑽石和玻璃頭之異同；那麼，只會用手握笛子就鼓舌裝蒜的投機音樂家，便更明其目而張其胆了。

爲罵人而罵人者，當然也出名的。不過，其名聲勢必如跌落屎坑，惟路過此境者聞之，聞時必也皺眉蹙額，掩鼻而過焉。

柯戈撰了一篇洋洋大觀的「過去的烙印」，不知道自己感覺如何，我覺得他委實出了個小名。至少，在我來講，他是出名了！何則？因爲我學歷淺薄，其所見少，在未看「過去的烙印」之前，居然不知道世界上有一個人名叫柯戈；更令我對柯戈永世不忘的是：不但在蕉風裏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批評方法和態度，就算在其他刊物雜誌，亦鮮見之。物以稀爲貴，少

見未免就多怪了。

我覺得自己正在學走路，站得不穩。據說，初學者宜多聽，宜少講話，更不宜踢人屁股，但我竟沉不住氣地踢了起來，實在有違乖乖初學者的風度。

柯戈的那一篇大塊文章，裏面所舉出來批評的馬華詩人，他們的書，九十巴仙我沒有看過，所以柯戈對他們的風格、他們的著作的評價，我不敢表示什麼意見。我要批評的，是柯戈批評人的那種方法。我讀了柯戈所舉出的鐘祺的詩篇，再說他對鐘祺的批評和對別人的批評，我發覺柯戈的腳對鐘祺的屁股似乎特別敏感，頻頻踢之，樂此不疲。別的馬華詩人很少踢得如此厲害的，就算有踢也至多觸及褲子，無傷大體，亦無傷大雅，更無傷感情。踢起鐘祺就狠得多了，毫無根據，矛盾相攻不在話下，簡直強詞奪理，亂踩人頸項，猜猜然誠非批評家之姿。

這篇文章只論柯戈如何踢鐘祺的屁股。柯戈踢鐘祺屁股的地方，是在蕉風一六九期十四頁至十五頁，一七零期六十八頁以及一七一一期六十八頁。連其所舉的詩例加起來的用了三千字，墨水花得都比其他人多，當然亦費了柯戈不少脚力。

現在我們從一六九期十四頁「象牙塔上的吟風弄月」第二段（開始踢鐘祺屁股的那段）開始，逐段地分析，看柯戈踢鐘祺屁股的用心，及其如何獨特的脚法。

第一脚：

「反觀鐘祺，他大言不慚地自稱爲現實主義的詩人，而且自己撰文封給自己銜頭『愛國詩人』，實在

令人不但覺得他的詩是在鬧彘之下，而且捧腹大笑，因爲歷史上從來沒有一位詩人自己稱呼自己是愛國詩人。鐘祺倘要混水摸魚，也不應如此露骨、大胆。」（一六九期十四頁）

這段話連標點符號不上一百字，居然出了四個毛病來，實在是奇蹟，讓我們逐一分析之。

第一個毛病。胡適之先生曾說過：「拿出證據來！」誠然，罵人以及批評人的好壞，全要證據。否則，空穴來風，便是亂套帽子，刻意破壞別人的聲譽。柯戈說鐘祺自己撰文封給自己銜頭「愛國詩人」，卻沒有引出證據來。而柯戈以下批評鐘祺的詩有八首，用「愛國詩人」（不連撰文自封……的那一次）來嘲笑鐘祺，踢鐘祺屁股者凡五次，分別運用在這些詩評裏。

（一）：詩集中的「海洋狂想曲」、「出韻」、「夜未央」、「詩與詩人」、「樹蔭人」等都是犯到上述的毛病。假如寫這樣的詩的人，堪稱愛國詩人，那麼愛國詩人何其多！

（二）：「自然的頌歌」最大毛病還在於表現了一種頹廢的感情，在自稱爲愛國詩人的鐘祺來說，那不止是不對稱，而且是一種諷刺。

（三）：而且把人生的過程當作是「千萬年的一場夢境」，這種詩拿出來刊行，無形中把自己的頹廢感情傳染給別人，這一個對自稱愛國詩人的鐘祺分明是一種嘲笑。

（四）：鐘祺的詩，這種口號式及概念化的傾向十分嚴重，一直到了「土地的話」出版後，仍然存在。倘

若寫這樣的詩就可以大言不慚地稱爲愛國詩人，那麼愛國詩人的銜名滿天飛了，用不着鍾祺專有。

(四)：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爲什麼一個所謂愛國詩人竟這麼喜歡裝置這些感情在他的詩篇裏。」(一六九期十五頁)

當然使柯戈百思不得其解啦，因爲以上的批評都是沒有拿出根據。沒有根據的話，皆可當吹牛放屁論，不能稱之爲人話，誰又能解？

第二個毛病。柯戈說鍾祺「自己撰文封給自己銜頭『愛國詩人』，實在令人不但覺得他的詩是在周祭之下，而且捧腹大笑。」照文句中的意思，我們一看就知道，鍾祺之所以低於周祭，原來是鍾祺封了自己「愛國詩人」，除這個意思外，再也找不出他意來，這倒是真的令人捧腹大笑了。柯戈批評兩個詩人的作品誰高誰低，誰好誰壞，根本就不以詩人的詩作來分析比較，而是以有沒有封自己爲「愛國詩人」爲準。這方法很新鮮，又方便，且容易學，可惜嫌荒唐了些，自柯戈濫觴，柯戈以降，恐怕沒有人敢冒險引用。

第三個毛病。「因爲歷史上從來沒有一位詩人自己稱呼自己愛國詩人。」柯戈又故作驚人語來嚇人矣！我相信沒有人不自稱自己愛國的，尤其是詩人，更熱烈地在他作品中稱自己愛國，如我們的馬華詩人常常都有「我愛我的祖國，我愛我的馬來亞」等詩句，這是最直接的自稱了。很多詩人都是由於他在詩中表現自己愛國的情感而受人崇拜的：如屈原、辛棄疾、岳飛、文天祥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那位醉生夢

死、紙醉金迷的李後主，最受人歡迎的，就是他在亡國後對國家懷念依戀的詩作。就算出賣國家的好賊走狗們，也不會不自稱不愛國的。愛國不愛國是他的作品所表現的情感行爲是否一致。如果他是混水摸魚，我們拿他的作品和行爲對照一下，他便原形畢露了。不知道自稱爲愛國詩人的爲何會使柯戈捧腹大笑，不知道何以柯戈不敢自稱愛國，頗令人費解。柯戈真的不讚成自稱愛國的詩人嗎？也不盡然！這篇文章「過去的烙印」裏，他不是明明的在讚揚杜紅歌唱祖國嗎！這樣柯戈實在矛盾糾纏到極點了！說來說去，原來柯戈只准別人歌唱祖國，就特別不准鍾祺自稱愛國。

第四個毛病：「鍾祺倘要混水摸魚，也不應如此露骨、大胆。」

柯戈居然公開的損人名譽起來啦，他說鍾祺混水摸魚，而且摸得露骨大胆，即是說他不配稱愛國。可是柯戈卻沒有拿出一件事情來證明鍾祺當走狗，出賣國家，或者，至少拿出一件事情來證明鍾祺破壞國家，或不效忠國家等。沒有，他什麼也沒有拿出來，居然罵人混水摸魚，且露骨大胆。柯戈，這個不好玩，說得嚴重一點，你有蓄意公開毀人名譽，損壞他人獨立人格的嫌疑，當心法庭的傳票。

再看第二脚：「鍾祺的『自然的頌歌』在一九五六年出版，這本詩集很少描寫生活畫面，作者對於生活感到極冷漠。在那個動亂社會裏，有許多題材值得帶到詩篇裏，但是作者卻躲在藝術的象牙塔裏大唱風花雪月。他的『皈依』這樣寫：

呵！你這永遠可親而愛出思的大海，
在這颺着風砂的日子中，
你是我的靈魂唯一的護衛者，
我愛你比自己還甚，還深！

你壯麗的色彩是我眼睛的飲品，
鹹而腥的美味是我生命之羹。

呵！至高的聖哲，你萬彙的母親，
且讓我皈依於你，光榮地做你的僕人。

從這首詩看來，我們知道作者寫作之前，根本沒有真實的感情，只憑一個空洞的概念，因而充塞着虛偽的感情，這就造成作者寫下了許多生硬的所謂詩句，以及矯揉造作的虛假比喻，如「你是我的靈魂唯一的護衛者」，試想，海怎麼可以比喻為「我的靈魂唯一的護衛者」呢？更加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把海說是「我生命之羹」，這比喻是多麼虛假的，也許鍾祺是要表現他是多麼熱愛大海，但這正赤裸裸地表現他的虛假的感情，躲在藝術象牙塔裏發出夢囈。詩集中的「海洋狂想曲」、「出韻」、「夜未央」、「詩與詩人」、「樹蔭人」等都是犯到上述的毛病。假如寫這樣的詩的人，堪稱愛國詩人，那麼愛國詩人何其多！（一六九期十五頁）

且勿論柯戈用什麼來證明鍾祺的「皈依」是虛假的情感，是概念，因為柯戈的批評多半是「只憑一個空洞的概念，」（柯戈語，不敢掠美，完璧歸趙。）不憑根據。所謂生硬的句子，就是沒有意識（作者理

想通過實踐所發出的情感）而寫作。沒有意識，只好東拉西拉，矯揉造作地，把與自己當時情感無關的古典、形象，架牀疊屋地併合起來，刻意排偶，組不成一個完整的意象。這些句子都是無機的，與作者的情感無關的，喚不起共鳴的，這種句子叫做生硬的句子。「皈依」這首詩，技巧意境雖庸俗平凡，但沒有刻意的排偶，沒有無機的古典。柯戈說他的詩句生硬，不知道他是從那一個角度來觀看的。至於「你是我靈魂唯一的護衛者」、「生命之羹」，這是很平面化的比喻，柯戈卻故作張口呆目狀，認為不可思議，認為多麼虛假。哼！這種評詩的態度，泥菩薩也會動肝火的。柯戈，你沒有看看原詩嗎？柯戈評詩是不看詩的，那麼好，不看也罷，但是，最低限度也要看看詩的題目是什麼呀！「皈依！皈依！」鍾祺既然要皈依於海，海是他靈魂唯一的護衛者，是他生命之羹，那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這有什麼不可思議的地方。人們皈依宗教，便是說把他自己的生命整個的，包括靈魂和肉體全交給宗教，讓他保護。世界各國的民族，很多都是把山呀，海呀，天呀，地呀各種自然界百物當作他們的神，當作宗教的；他們膜拜神，皈依神，認為自己的生命是他們所掌握的，要靠他們保護的；而柯戈居然大喊不可思議。駝島如斯，盲目如斯，他腦袋裏藏有些什麼內容，真令人不可思議。

再看第三脚：

「自然的頌歌」最大毛病還在于表現一種頹廢的感情，在自稱為愛國詩人的鍾祺來說，那不止是不

對稱，而且是一種諷刺。讓我們看他的『生命的哀悼』：

多彩的暈圈圍着孤月，
像翡翠帶困住顆寂寞的心。

夜是如此的深如此的靜，
就是風的脚步也格外輕盈。

歡樂和悲苦有若馳過時間邊緣的騾驢，
輪迴的四時祇是各種不同的幻影。

呵！健安，沉睡，安息，
千萬年的一場夢境！

這裏且慢談到該詩的思想感情，單看詩句『翡翠帶』、『暈圈』、『輪迴的四時』，就可以知道作者只追求雕章琢句，不顧感情是否真實。但重要的是，這首詩究竟要表現什麼呢？它並沒有帶給讀者一種積極意義，相反的，把頹廢的感情廉價出售，他把人生說是『輪迴的四時祇是各種不同的幻影』，而且把人生的過程當作是『千萬年的一場夢境』。這種詩拿出來刊行，無形中把自己的頹廢感情傳染給別人，這一個對自稱愛國詩人的鍾祺分明是一種嘲笑。」（一六九期十五頁）

批評鍾祺這首『生命的哀悼』是雕章琢句的，我十分贊成。如『像翡翠帶困住顆寂寞的心』，不但雕琢，而且有流行歌曲式的肉麻，所以這首詩的意境不高，也難使人引起共鳴。但柯戈偏偏要故作驚人語，

把人似地擔心他會把頹廢的感情傳染給別人，這未免把鍾祺這首詩的感染力估量得太高了。這首詩的內容，只不過告訴我們時光易逝，人生如夢罷了。如果這也算是頹廢思想，搜遍天下古今，可能沒有幾個積極之士呢！『人生如夢』根本就是中國人的口頭禪，南柯太守傳，就是由於這種人生如夢的意識使他出名的，『南柯一夢』也成了『人生如夢』的成語。

『輪迴的四時祇是各種不同的幻影』，人生是『千萬年的一場夢境』。這種思想，不是起自鍾祺，中國的佛、老哲學，根本就有這種思想，而且過無不及。他們一直影响着整個中國的文壇，使詩歌更多姿多彩。明顯受佛、老思想的詩人們，我們不要談；積極如曾孟德，也會發出『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喟嘆。在外國亦不比中國遜色，莎士比亞說『人生如舞台』。此語除了表示人生的悲喜多變外，亦有短暫之意。雪萊有一首詩叫（Mutability）無常，中譯如下：

今天在微笑着的花
明天就要枯死

我們希望留下的一切東西
都令人喜愛但迅速飛逝
這個世界有什麼歡暢

嘲笑着黑夜的閃電
雖只片刻却很光亮

這首詩的題目是『無常』，不但有着『四時祇是

各種不同的幻影」和「生活是千萬年的一場夢境」的意識，並且把世界描寫得幾乎無甚希望。我們讀了，除了搖搖頭嘆一句「真是人生如夢呀」之外，一點不想活的衝動也沒有。

鍾祺的「生命的哀悼」只不過嘆嘆罷了，柯戈便急著道貌岸然地恐怕這種「人生如夢」的喟嘆傳染給讀者，使他們不積極。這種批評態度不能稱之為衛道者，而是比杞人還要杞人的杞人主義。並且，此詩即令有點消極的意思有向妨呢？每個人都有情緒低落的時候，都有意志消沉的時候。思愈積極的人，一倒下來，比誰都要消極呢！君不見愛國詩人屈原乎？他的生活熱情不能算不澎湃了吧，最後，居然披髮長吟「已矣哉」，抱石悵投「汨羅江」矣！如果柯戈讀到T·S·艾略特，讀到覃子豪，以及讀到很多現代詩人們的作品，他不難發現許多發自他們心靈深處，情緒低落的聲音。科學發展到了極端，原子塵的恐懼，更使某些存在主義、虛無主義、超現實主義者的心靈無望，他們根本就不把生命當作有意義呢。

文學是作者意識的表現，寫詩是要忠實於自己的情感的，無病呻吟固然不可，強說心上愁固不可；然而在情緒低落的時候，意志消沉的時候，大喊衝殺奮鬥，在痛苦中打滾，還堆笑臉歌唱世界如何如何春天。這樣，未免太違心主義，口是心非，掩耳盜鈴了。

綜上所觀，柯戈和鍾祺是五十步和一百步，都是死也不願走前一步，把眼睛睜大一點，望遠一些，都是矢志抱着「五四」的木乃伊藏頭露尾的駝鳥兄弟

；他們竟日高喊詩要寫生活，但卻只顧形而下的生活，而忘了形而上的生活；寫詩要寫積極的一面，而不敢正視絕望和痛苦。如此割地築牆，勢必把自己推進死巷裏的。柯戈比鍾祺更變本加厲，連慨嘆人生如夢也禁止起來，專制極權到無以復加，並還作岸然道貌狀，以為嘆句人生如夢便不是愛國之士所應有的。悲夫，天下愛國者勢必鳳毛麟角，可望不可求矣。迂腐若此，杞人亦拍案叫絕，大嘆弗如此公矣！

駝鳥如鍾祺，雖然天天詛咒現代詩，不分青紅皂白地統統冠之「毒草」、「歪風」等帽子，但他也不敢忽視戰後現代詩在馬華詩壇上所掀起的作用，他們的存在，他們的烙印。反觀五十步，不！只有兩步半的柯戈，居然處之泰然，視若無睹，根本就不把現代詩列入馬華詩壇中的一員。不過，即令他不承認現代詩的「烙印」，由於現代詩人的成績，現代詩人的才華沖激到他們的井邊來，在他們觀天的方寸小井飛舞翻翔，如不斷在南洋商報青年文藝發表詩篇的牧鈴奴，他的才華，使柯戈如鄉下佬看見鐵馬一樣，以劉姥姥的心情，寫了幾句不着邊際的話來批評他的樣子，說：牧鈴奴的詩「時常有些佛家語滲入，變成詩中很重要的警句。」這種批評，恰如洋鬼子看京戲時，拍手大喊：「啲、啲、啲，好啻！」的嘴臉。駝鳥修到如此境界，實令人嘆為觀止。這不是漏了一二作者或一二本書沒有提及的問題，而是根本漠視整個潮流的問題。如此坐井的詩歌發展，杜撰者柯戈，可以休矣！可以「羞」矣！

再看第四脚：

「鍾祺在『自然的頌歌』裏也想表現一些社會事件或人們關心的事，所以，他寫了『默迪卡』、『追求』、『五脚基上』、『新加坡，我的母親』、『削壁上』等。但是，由於作者遠離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對於社會變化感到極冷漠，因而這些詩篇並不能真實地描寫社會動態及生活面貌。這些詩歌多數有概念化的傾向和口號式的詩句，例如『默迪卡』中的一節：

不！不！天災的降臨也該有個限度，

何況那還算是有着良知的人性！

當羣衆的意志匯成一道血的狂流時，

便是純金鑄成的堤岸也不能夠阻止。

因為血比任何武器都要強，都要韌，

儘管核子武器，或者更具毀滅性的宇宙綫。

試想，這種語句與分了行的散文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就是散文也要講究藝術表現，絕不能如此說出

這樣淡如白水的論文式詞語。又如『舞蹈』顯然是一

行行口號，絕不是詩，這種所謂詩要去感動人，那是

談何容易。

鍾祺的詩，這種口號式及概念化的傾向十分嚴重

，一直到了『土地的話』出版後，仍然存在。倘若寫

這樣的詩就可以大言不慚地稱爲愛國詩人，那麼愛國

詩人的銜名滿天飛了，用不着鍾祺專有。

在『土地的話』中，『祖國進行曲』、『獨立橋

』、『八年』、『我愛』都是口號式及概念化的詩，

試舉『祖國進行曲』來看：

衝破漫長的黑夜，

祖國的列車在前進！

迎着燦爛的朝陽，

祖國的列車在前進！

前進，雄赳赳的列車，

是祖國新的生命！

它沐着一身芬芳的晨露，

穿過密茂的膠林……

穿過密茂的膠林，

在遼瀾的原野上馳騁……

在遼瀾的原野上馳騁，

還有我們跳躍着的心；

跳躍的心推動年青的祖國

向幸福的明天前進……

向幸福的明天前進，

是祖國新的生命，新的生命！

這首詩作者企圖要告訴我們，祖國已踏入一個新

時代，但作者沒有從事形象的描寫，沒有用最洗鍊最

能突出事態的詩歌語言來刻劃，却借助於表面的訴說

，羅列現象。這種詩怎能激起愛國的情緒呢？」（一

六九期十五頁）

柯戈說鍾祺的『默迪卡』淡如白水，我極力反對

。因為我覺得『當羣衆的意志匯成一道血的狂流』比

『汗流如決了堤的江河』更深了一些，（汗流如決了

堤的江河）更深了一些，（汗流如決了

堤的江河）更深了一些，（汗流如決了

堤的江河，是鍾祺的詩「拉」的句子。」柯戈認為：「汗如決了堤的江河太誇張，如白天夢囈」，這是柯戈所創造的大矛盾之一。現在我們拿他來和「當羣衆的意志匯成一道血的狂流」作比較，在研究第六脚的毛病時，我們可以再次的加以分析。

汗流如決了堤的江河，是一點也不誇張的。汗流和江河都是具象，這是最平常的具象比喻。意志是抽象的，作者把抽象具象起來，變成了「狂流」。「狂流」比「江河」更誇張了許多，這種從抽象變成具象，以及誇張的比喻都比前者高明得多，而柯戈所批評的剛好相反。柯戈創造的這個空前最偉大的大矛盾真令我萬分佩服，這矛盾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但決了堤岸的江河攻不破，就算狂流也淹沒不了，他將壽比南山，永垂不朽，與日月同在。

這首「淡如白水」的「默迪卡」，有些句子相當難懂的，這不知是否柯戈抄錯，如「宇宙綫」，怨我孤陋寡聞，不知他是何物，為何「更具毀滅性」？是否是一種武器？柯戈說淡如白水，他一定了解，請解釋好嗎？

柯戈說鍾祺的那兩首詩概念、口號，沒有錯。尤其是「祖國進行曲」，比「默迪卡」更加概念、口號一些。但是柯戈把它們罵得太苛刻了，簡直半文也不值，所以我便不贊成他的批評了。爲什麼？因爲他的批評相當概念、口號，說不出具體的理由來，（還造了個大矛盾呢！）並且，他的態度更不公正，如果照他批評鍾祺的詩的口號去批評他所謂的好詩的話，他

們統統都可以置之屎坑了。

不信，現在我舉一首柯戈認爲很成功的愛國詩：「馬來亞是我們的。」和前面兩首鍾祺的詩作一比較，他所謂的批評便原形畢露了：

誰生我們的

誰就是我們的母親

這話兒

誰敢反對！

我們生長在馬來亞

馬來亞是我們的母親

誰敢說

馬來亞不是我們的？

馬來亞的河流中流着的

是我們的汗

樹膠幹上刻着的

是我們的手迹

誰敢說

馬來亞不是我們的？

我們的汗滴

灌溉着馬來亞的土地

我們的力量

創造了馬來亞的繁榮

我們是多麼愛你呀

——馬來亞

我們甚至死了

也把骨頭埋在你的心裏

誰敢說

馬來亞不是我們的？

不信

請你問一問那割樹膠的

他會告訴你

他的家就住在樹膠林裏

每一棵膠樹

都刻着他生命的痕跡

他的生命

就藏在膠林裏

不信

請你問一問那洗錫米的

他會告訴你

他的汗

每天都滴在河裏

跟馬來亞的河水一樣地流

河水怎樣冷他們的身體也一樣冷

不信

請你問一問那建築工人

他會告訴你

在建築那一座屋子時

他跌壞了一隻手臂

他會告訴你

馬來亞的土地上晒着太陽

他的身上就有陽光

馬來亞的土地上淋着雨

他的身上就有雨水

不信

請你再問一問那種田的

他會告訴你

他用一家人的大小便

肥沃了他的田地

他養活了土地

土地也養活了他

他們會告訴你

土地是我們的

我們生長在馬來亞

馬來亞是我們的母親

讓我們

從馬來亞人民的心上

唸出馬來亞的名字

馬來亞是我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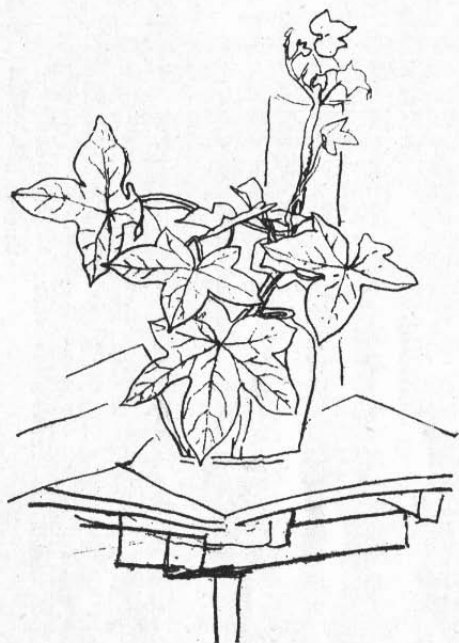
馬來亞是我們的！

（一七零期七十一頁和一七一一期六四頁）

——下期續完——

蕉風日記

黃 崖 ■ ■



二月十五日

黃潤岳兄自馬六甲寄來一疊照片，這些照片是周策縱先生來隆旅遊時，由潤岳兄為幾位參加歡迎宴會的朋友拍攝的。

看到照片中的周先生，使我又想起了他。

周先生的詩作，我很早就常拜讀，而且十分欣賞。這一次見到他本人，對他的印象至為深刻，很自然的對他產生敬意。（不少人，作品令人欽佩，但見到他本人却令人失望。）

周先生雖然是聞名國際的學者，但為人謙恭，態度誠懇，和他談了兩三句話，就可以撇開一切的客套，盡情

暢談，這實在是一件樂事。

周先生是個標準學者，他常常專神灌注的思想問題，對於瑣事一概不注意。在隆時，我們去酒樓吃飯，他把照相機丟在酒樓裏；送他回旅店，他的護照和飛機票全留在我的車上，我太太發現後送還給他，他還不知道自己丟了重要的東西。

但周先生對於討論問題却十分認真，記得他剛到吉隆坡的那天晚上，潤岳兄和我陪他去看一個東方問題專家，那時已過十二點，我們都急着要回去休息。然而，周先生爲了要向那專家澄清一個問題，竟談了兩個多鐘頭，連覺也不想睡了。

有些人或者會誤會周先生固執，其實，事實並不然。當我送他上火車的時候，他曾再三的對我說：「千萬不要死抓住舊東西不放，一切要往遠處想，想得越遠越好。作爲一個作家，必須要不斷的寫出新的東西，不要兜着老圈子！」

我很喜歡他的見解，可惜他在吉隆坡只停留短短的兩天。

二月十六日

收到一篇青年作者的稿子，同時，也收到一束他的集子。這是「投稿術」的一種，是老手法了，但仍編輯會上當。

現代印刷術發達，印刷方便，一般人都有能力花錢印書。於是，不少人把自己寫的東西，東湊西湊便印一本書；身上再有了幾個餘錢，就再印一本書。書的內容是什麼，不必去管；文字怎麼樣，更不用管；反正是一本書，書的作者也就名正言順的成爲「作家」了。

出了書，是相當唬人的；在社會上，可以以「作家」姿態出現；對編輯，可以以「書」施下馬威。有些編輯看到作者投稿附贈專集，連忙把他的稿子發表，不問他的文章寫得通不通。有些編輯看到文章的題目是「『××集』自序」，也會予另眼相看。

可是，我向來不吃這一套，管你是什麼手法，我要先看作品，才決定刊用或不刊用。有些作者喜歡用「人情」來對付我，寄了一篇稿子，便打電話約我吃飯。遇到這情形，我到了飯店總是先付賬，免得被「人情」的圈套套上。

近年來，我發覺「作家」這頂帽子越來越不值錢了。因爲出書太方便了，只要你能把文字連串成一篇文章東西，又有幾個錢，你就可以戴着「作家」的帽子滿街跑。漸漸地，使我覺得「作家」的頭銜實在不體面，所以，當有人介紹我是「作家」的時候，總令我不好意思，而且總要設法說明我的真正職業是

什麼。

馬華文壇的文學批評太脆弱，我們很少見到文學批評，我希望能有嚴正的文學批評家誕生。

二月十八日

今天接到瑪戈先生來信，他在信上說：

「就目前情形講，文藝小說常有受到冷落情形，我認爲這主要的是武俠小說流行所致。這種小說，著者胡拉胡扯，情節荒唐，倒擁有廣大讀者（據說各階層的人士都愛看，甚而大學教授也在其中），真令人氣憤不置！報紙大登特載，終年不停，也無非藉以增加報份，實在可憐！……不過，這些武俠小說，嚴正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已開始發生反感，希望日久之後能漸漸消滅。其次，教育工作者和文化界，也應有培養風氣的鼓勵，才得從暗黑的長夜裏找到曙光。談到這裏，又不得不令人氣煞！報紙的副刊是武俠小說的天下，其次是短篇趣味文字，文藝著作，只是一點點的點綴罷了。大部份學校裏的教師，最大目的是在乎如何教學生應付會考，課外閱讀也無形中受到剝削，確是所謂漫漫的長夜。但這是短暫的，我們希望受教育的人多了，自然會有研讀文藝風氣的蔚成。……另一感到奇怪的，則是戲劇。到目前爲止，此地大多數演出中國過去的劇本，英文戲劇界也如此，每年只演莎士比亞的名劇，我們確需要有關作家的出現。……消沉的時代確是可怕，不過，奮發有爲的成就，確是從這樣的時代裏產生的。……」

瑪戈先生的這一封信，把目前犀馬的出版界、文藝界、讀者界、教育界的情形，作了很中肯、很扼要的說明，同時，也說出了許多人心中想說的話。

二月十九日

今天去友邦大廈看一位香港來的朋友的畫展，在會場上遇見兩位商界朋友，他們拍拍我的肩膀，說：「喂，你還是改行畫畫吧，一幅簡簡單單的畫，就可以賣他六百一千。」

做生意的人說這種話，實在無可厚非，然而，許多文化界朋友也常有同樣的論調。

我先是唸工程的，以後唸商科，若爲了職業，我儘可以不進出版界，但我畢竟選擇了後面的道路。我之如此決定，因爲我發覺自己對文學的興趣濃厚；一個人如果能够從事自己興趣的工作，他才是幸福的，才是存在的。我之進出版界，從來沒有想到「錢」的問題。

我和出版界相處得很好，不會因爲版稅問題發生爭執。只要有空，常願意爲出不起稿費的刊物寫稿。稿酬越高的刊物，我越少給他們寫東西。「蕉風」革新後，稿酬提高，我就有兩年沒有在上面發表

作品，等到最近社方決定社內人員不發稿酬，我才又把作品交「蕉風」發表。

在我看來，如果把寫作和金錢混在一起，很容易把金錢作「主」，以寫作「賓」，換一句話說，就是以賺錢為寫作的目的，若是如此，還是趕緊改行為佳。在馬來亞，隨便開一個標條檔，收入都要比一個整個月埋頭寫作的作家多好幾倍。再說，馬來亞的報刊有限，一個作家到處找園地發表，充其量，每月的稿費收入，也不會超過一百五十元。有的人認為把稿子投到香港去，是一條出路。其實，香港的刊物若不是想銷馬來亞，才不會發表此間的作品，作為點綴。而且，香港若干刊物發給的稿費，比馬來亞報紙的「學生園地」稿酬還要低。

文藝作品是文藝作品，實在不應當作商品。

二月二十二日

香港來的一位朋友和我談起，一位我的舊同事胡君現在香港負責主編「明報月刊」，我沒有想到「明報月刊」是他主編的，頗感意外。十年前，我從未見過胡君寫文章，但事隔十年，他發表的文章確是令人刮目相看。

由這件事，使我想起在馬來亞的青年羣中一定隱藏着不少的寫作天才，只是他們未曾公開露面或未被人發現而已，這使我對馬華文壇增加樂觀。

二月二十五日

下午，有一個青年作者來找我，大談組織作家協會的事。我很少發言。

對作家協會，我的想法是矛盾的。

我最討厭搞什麼組織，討厭到痛恨的程度。組織對個人的存在是最大的壓力，組織越多，個人的存在便越少。

我會聽過很多馬華文藝工作者訴說他們缺乏社會地位，他們總是把原因歸結於「文藝工作者不能團結」，接下來，便倡導組織作家協會。假如作家協會能提高文藝工作者的社會地位，我當然願意盡我的力量去支持它。但我希望作家協會不要過份的剝削個人的存在。

以前，我也參加過幾個作家協會之類的組織，但我發現會中真正活躍的份子，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作家」，會員成了他們的政治資本，純正的文藝工作者只好逐漸退出活動，什麼聚會也不參加了。其實，文藝工作者是不擅於搞組織的，一碰到別有居心的人滲進組織，誰也沒有心思和能力去對付他們。